



# 史情

册 上

行 印 局 書 記 新 堂 文 會 海 上

# 序

情史。余志也。余少負情癡。遇朋儕必傾赤相。與吉凶同患。聞人有奇窮奇枉。雖不相識。求爲之地。或力所不及。則嗟歎累日。中夜展轉不寐。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或無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導之。萬萬不從。乃已。嘗戲言我死後不能忘情。世人必當作佛度世。其佛號當云多情歡喜如來。有人稱讚名號。信心奉持。卽有無數喜神前後擁護。雖遇讎敵冤家。悉變歡喜。無有嗔惡妒嫉種種惡念。又嘗欲擇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傳。使人知情之可久。於是乎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於澆俗冀有更焉。而落魄奔走。硯田盡蕪。乃爲詹詹外史氏所先。亦快事也。是編加評著斷。恢詭非常。雖事專男女。未盡雅馴。而曲終之奏。要歸於正。善讀者可以廣情。

不善讀者亦不至於導欲。余因爲敍而作情偈以付之。偈曰。

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絲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有情疎者親。無情親者疎。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誨諸衆生。子有情於父。臣有情於君。推之種種相。俱作如是觀。萬物如散錢。一情爲線索。散錢就索穿。天涯成眷屬。若有賊害等。則自傷其情。如覩春花發。齊生歡喜意。盜賊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聖亦何仁義。倒却情種子。天地亦混沌。無奈我情多。無奈人情少。願得有情。人一齊來演法。

吳人龍子猶敍

# 情史目錄

## 上冊

虞美人

范希周

盛道

祝瓊

天台郭氏

羅敷

李妙惠

盧夫人

金三妻

申屠氏

王世名妻

惠士元妻

從二姑

狄阿毛妻

泖湖謝氏

史正妻

王氏婦

徐君寶妻

鄧廉妻

獨腕尼

海昌董氏

章綸母

歌者婦

隨清娛

鄴中婦人

張寧妾

綠珠

戚大將軍妾

張小三

高娃

楊娼

韓香

關盼盼

李姝

沈眞眞

齊錦雲

王四兒

朱葵

魯陶嬰妻

虞氏

楚貞姬

張美人

濟南張義婦

皇甫規妻

黃帛

劍州民婦

吳金童妻

李眞童

趙簡子

賣鎚媪

鄭任

周六女

張二姐

張夫人

鄭中丞

劉奇

王善聰

吳江錢生

劉舉人妾

崑山民

趙判院

章汎

蘇城丐者

侯繼圖

顧協

崔元綜

韋固

孟光

絡秀 崔敬女

朱顯

程萬里

單飛英

徐信

王從事妻

黃昌

蕭匠

趙軍

楊公

紹興士人

崔英

玉堂春

張幼謙

晁采

范蠡

賈午

江情

薛氏二芳

梁意娘

章文煥

紫竹

莫舉人

王生

潘用中

劉堯舉

姚月華

扇肆女

阮華

狄氏

盈盈

王僧彌

阮咸

太史敷女

卓文君

紅拂妓

梁夫人

瑞卿

馮蝶翠

東御史妓 吳進士妓

婁江妓

沈小霞妾

邵金寶

董國度妾

嚴蕊 薛希濤

楊素

寧王憲

裴晉公

江陵刺史

京師兵官

于頔 韓滂

唐玄宗 僖宗

唐文宗

宋仁宗

袁盎 葛周

劉禹錫

開府

姜夔

嚴尙書

許俊

古押衙

虬鬚叟

崑崙奴

荆十三娘

夏履癸

商紂

漢靈帝

魏文帝

吳孫亮

東昏侯

陳後主叔寶

隋帝廣

唐玄宗

王衍

元武宗

元順帝 計三條

石崇

元載

宋祁

王太常

寇萊公

柳睦州

史鳳

凌延年

杜牧

謝希孟

俞大夫

韓汝玉

康海



楊慎

唐寅

鴛鴦寺

雙飛寺

餘杭廣

劉氏子妻

張俊

麗娟 李夫人

鄧夫人

蜀甘后

楊太真

吳絳仙

卓文君 再見

王元鼎

何恢 潘炕

程一寧

溫都監女

長沙義妓

王巧兒

南都妓

馬瓊瓊

李師師

樊事真

般般醜

正長儒

眇娼

啞娼

老妓

蜀王衍

陳體方

洛陽王某

樂和

傅七郎

王生陶師兒

北齊後主

後燕主熙

陳後主 再見

楊政

長門賦

白頭吟

圖形詩

織錦迴文

寄內詩

王孟端詩

寒梅

楚娘

鄭德璘

唐叵

齊饒州女

李章武

王暹女

羅愛愛

胡馥之婦

王文獻妻

僧安淨

胡氏子

曾季衡

杞梁妻

孟姜

湘妃

汰王灘詩

司馬才中

王生

娟娟

吳女盈盈

安西張氏女

沈亞之

張倩娘

柳氏女

石氏女

董子馬姬

觀燈美婦

吳興娘

賈雲華

楊太真 再見

許至雍妻

韋氏妓

眞眞

吳四娘

薛雍妻

勝兒

金山婦女

鬼國母

黃損

猪嘴道人

李月華

桂花仙子

赤丁子

陳壽

崔護

買粉兒

吳淞孫生

唐文喻

速哥失里

馬子

干寶

張果女

劉長史女

麗春

李疆名妻

祝英臺

季攸甥女

吳王女玉

長安崔女

周瑞娘

樓上童女

鄒曾九妻

解七五姐

金明池當壚女

李會娘

西湖女子

易萬戶

草市吳女

韋臯

李元平

楊三娘子

綠衣人

張越吾

李行修

楊玉香

王幼玉

嚴猛婦

王將軍

孟才人

白女

化女

石尤風

化火

化鐵

心堅金石

望夫石

連枝梓雙鴛鴦

雙梓雙鴻

雙鶴

連理樹

並蒂蓮

盧二舅

氤氳大使

潘德成

陳詵

趙汝舟

姚牧菴

馬光祖

西畢氏

聶勝瓊

穠芳亭

郭曖

趙令時

回回傷

馬仲叔

梁公肅

于祐

勤自勵

鄭元方

周商女

裴越客

大別狐

玄駒

下册

昭君

侯夫人

宮人張氏

杜牧 再見

吳氏女

建康龍生

楊闕兒

譚意歌

朱淑貞

宇文女

朱靜菴

非烟

南唐昭惠后

楊太真 再見

孫楚

元微之

傅若金

歐陽詹

朝雲

蔡確

竇鞏

周子文

張紅橋

楊幽研

顏令賓

馮愛生

薄少君

李仲文女

談生

王嬌

崔涯

秋胡

竇立妻

鶯鶯

班婕妤

潘夫人

飄風

杜十娘

韓玉父

戚夫人

唐王后

梅妃

驛亭女子

遼懿德皇后

戴復古

張麗貞

劉禹錫

韋莊

王承綱女

花蕊夫人

盧孝

周美成

王晉卿

趙嘏

劉翠翠

王瓊奴

阿襟

唐姬

柳鸞英

金山僧惠明

王武功妻

鉛山婦

智胥

蘇子卿

胡澹菴

林和靖

范文正

司馬溫公

趙清獻

張忠定

歐陽文忠

米元章

何棗

黃涪翁

廖道南

湖州郡僚

孫氏

榮陽鄭生

散樂女

王玉英

周廷章

李益

滿少卿

王魁

孫助教女

念二娘

嚴武

張夫人

陸氏女

睦州趙氏

韋英

劉自然

晉賈后

北齊武成皇后胡氏

魏靈太后

唐高宗武后

韋后

金廢帝海陵

元順帝再見

大體雙

館陶公主

山陰公主



安樂公主

統國秦國等 楊國忠附 公孫穆

四面觀音

張綵 徐之才 韓熙載

竇從一

兗州人 李將仕

陶穀

何郟 王鈇

柳耆卿

賈伯堅 邵御史

章子厚

蔡太師園 張灝

張蓋

楊馮客 三衢子弟

北山道者

并華 邱德章

楚兒

魚玄機 織女 婺女 須女星

織女 二條

杜蘭香 玉卮娘子

巫山神女

雲英 青童君

天上玉女

谷神女

書仙

白螺天女

洞簫美人

蓬萊宮娥

天台二女

后土夫人

地祇

張果老

劍仙

大儀山仙女

麻山神

漢女

洛神

遼陽海神

河伯女

蕩口仙姝

汜人

西湖水仙

洞庭君女

廣利王女

九子魔母

張女郎

蔣侯廟

康王廟女神

水仙祠

唐四娘廟

廣通神廟

柳林子廟

延壽司

土地廟判官

北陰天王子

南部將軍女

苦竹郎君

五郎君

西施

昭君 再見

張貴妃孔貴嬪 計二條

衛芳華

花麗春

鄭婉娥

越王女

李陽冰女

薛濤

劉府君妻

呂使君娘子

錢履道

玉姨女甥

長孫紹祖

皇尙書女

趙通判女

邵太尉女

桃園女鬼

翠薇

某樞密使女

林知縣女

符麗卿

任氏妻

縣尉妻

劉昭婦

張氏子遇女

崔少府女

崔女郎

田夫人

竇玉

秦女大聖

隋縣主

張雲容

李陶

南樓美人

城西處子

韓宗武

小水人

潘嫗

汝州村人女

狸精

白面狐狸

猿精 凡二條

猴精

狐精 凡六條 蛇妖附

虎精

鴛鴦白鷗

柳妖

桂妖

菊異

泥孩

石砧杵

牛骨等物

琴瑟琵琶

琴精 二條

王二

曹世榮

龐女

孟氏

鶴

雁

燕 三事

鴿

馬

虎二條

魚二則

夫婦花

情盡橋

元載詩

裴羽仙

陳玉蘭

洞庭劉氏

崔毬妻

江寧劉氏

吳伯固女

楊狀元妻

宜山鄧氏

竇舉

桃葉

永豐柳

絳桃

盧肇

張文潛

錢鶴灘

貞娘墓

試鶯

南唐李煜

程正伯

秦少游二條

毛澤民

盧疎齋

碧玉歌

孫夫人

魏夫人

寄鞋襪詩

易彥章妻

劉燕哥

開元遺事

舞金蓮

謝豹

選堦窗

郭元振

田田錢錢

---

情史目錄終

情史目錄

一九

# 情史上冊

簷簷外史編

## 虞美人

項王籍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名騅。常騎之。及軍敗垓下。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歌數闋。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和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項王泣數行下。謂姬曰。善事漢王。姬曰。妾聞忠臣不二君。貞婦不二夫。請先君死。項王拔劍背而受之。姬遂自刎。姬死處。生草能舞。人呼爲虞美人草。

卓稼翁名由。建陽人。題蘇小樓辭云。丈夫隻手拖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氣都休。余謂以籍之嗜啞叱咤千人。自廢而虞能婉順得其歡心。虞真可憐人哉。籍之雄心已先爲虞死矣。虞特以死報之耳。死爲舞草。爲誰舞耶。楊用修謂其柔細可愛。名娛美人。訛爲虞耳。龍子猶有詩云。陳平遽去范增亡。獨有虞。

兮伴劍鏖。暗啞有靈須訟帝。急時舞草變鴛鴦。

### 范希周

告祖成婚  
彬彬有禮  
全不是搶  
作壓寨

建炎庚戌歲。建州賊范汝爲。因饑荒。嘯聚至十餘萬。次年春。有關西人呂忠翊。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有女十七八歲。爲賊徒所掠。汝爲有族子名希周。本土人。年二十六。猶未娶。呂監女爲希周所得。希周知爲宦家女。又有色。性復柔和。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冊爲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正女不事二夫。君旣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勢必破。君乃賊之親黨。其能免乎。妾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急止之曰。我陷賊中。原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責。汝衣冠女兒。擄刦在此。大爲不幸。大將軍將士皆北人。汝旣屬同方。或言語相合。骨肉宛轉相通。又是再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無再嫁理。但恐爲軍將所擄。勢不再辱。惟一死耳。希周曰。吾萬一漏網。亦終身不娶。以答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辟呂監爲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見兵勢甚盛。急就荒屋自縊。呂監巡警之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方甦。具言所以。父女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師歸臨安。將改嫁。女不欲。父罵曰。汝戀賊耶。呂氏曰。彼名賊。實君子也。但爲宗人所逼。不得已而從之。在賊中。



賊中肯行  
方便雖婦  
人女子亦  
能定其品  
爲君子

實供不諱  
真君子人

常與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現今且奉道在家。亦足娛事。二親何必嫁也。紹興壬戌歲。呂監爲封州將領。一日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司。呂監延於廳上。既去。呂氏謂呂監曰。適來者何人。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趨走。宛類建州范氏子。監笑曰。勿妄言。彼自姓賀。與汝范氏子毫無相惹。呂氏嘿然而止。後半載。賀承信以職事復至。呂監廳事。呂監時或延以酒食。呂氏屢窺之。知實希周也。乃婉訴其父。因飲酒數熟。間問鄉貫出身。賀羞愧曰。某建州人。實姓范。宗人范汝爲首叛逆。某陷在賊中。既大軍來討。賊陷。舉黃旗招安。某恐以賊之宗族。一并誅夷。遂改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下。收楊么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先鋒。每戰某尤盡力。主將知之。賊平後。遂與某解縣。初任和州指使。第二任授合州監。以缺遠。遂只受此廣州指使。呂監又問曰。孺人何姓。初娶乎。范泣曰。在賊中時。擄得一官員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走。逃且約。苟全性命。彼此勿娶嫁。某後來又在信州尋得老母。現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爨妾一人而已。語泣甚悲。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引入中堂。見其女。留住數日。事畢。令隨希周歸廣州。後一年。呂監解滿。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呂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

范子作賊。呂氏從賊。皆非正也。貪生畏逼。違心苟就。其實俱有不得已者焉。既而繆贖相守。天亦

憐其貞而終成就之奇哉。

### 盛道

趙媛姜資中盛道妻。建安五年道坐罪。夫妻閉獄。子黜方五歲。姜謂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免矣。妾在何益。君門戶。君可同翔亡命。妾代君死。可得繼君宗廟。道依違數日。姜苦勸之。遂解脫給衣糧。使去。姜代爲應對。度道走遠。乃告吏殺之。後遇赦。父子得還。道雖仕官。終不再娶。

羊角死生之義。不謂見於閨闈。

### 祝瓊

德興祝瓊妻程氏。生二子曰萃。曰英。母子悉被姚寇虜去。瓊不愛重資。遣人贖之。寇不滿意。第許贖其長兒萃。而猶執程氏與幼兒。程氏泣謂贖者曰。吾終不辱吾夫。至盤田坐麥畦中。指寇大罵。寇怒而斃之。越三日。有族人過其地。見小兒走入麥畦中。就而視之。見程氏屍在。死且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兒三日無乳不死。族人歸報瓊。疾趨收其屍。抱其子歸。瓊亦終身不再娶。

### 天台郭氏

郭氏天台人。嫁爲某卒妻。殊有姿色。千夫長李某。心慕焉。會卒遠戍。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

然不可犯。夫歸。具以白之。一日李過卒家。卒憶前事。怒形于色。亟持刃出。而李已脫走。訴于縣。案議特刃殺本部官。罪當死。置之獄中。郭氏躬往餽食。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久之。有葉押獄者。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來。蓋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卒謂郭氏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以我色。致死我。又能再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兒痛泣而言曰。汝父行且死。汝母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倚。終必死於饑寒。今將賣汝以活生命。汝歸他家。非若父母膝前。仍自媯痴爲也。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富室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二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旣而曰。君擾葉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見君也。飲泣而別。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是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僕人有見者。報之。縣往驗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之。表其墓曰貞烈。宣撫使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富家遂還其子女。卒亦終身誓不再娶。

始以色采動人。累夫於死。卒能以節動人。脫夫於死。世之娶婦。每求美而不求賢。其自爲亦拙矣。長安大昌里人。有仇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

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喚隣家至。斷頭去。熟視之。乃其妻頭也。讐家痛焉。遂釋不殺其夫。此女不忍其夫。寧自忍也。鄭雍姬之見偏矣哉。

羅敷

邯鄲秦氏女。名羅敷。嫁邑人王仁。仁爲趙王家令。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其一解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我城南隅。青絲爲籠繫。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邊明月珠。綉綺爲下裳。紫騎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其二解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躇。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甯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三解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甲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置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質。鬢髮頗有鬢。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西廂傳奇  
關佛會曲  
傲此而作

一解。極慕已容色之美。未解。畫出一個風流佳婿。夫婿相愛之情。隱然言外。趙王聞之。亦不覺慙矣。

### 李妙惠

李妙惠。揚州女。嫁與同里舉人盧某爲妻。以下第發憤。與其友下帷西山寺中。禁絕人事。久無家音。成化二十年。有與同名者死京城。鄉人誤傳盧死。父母信之。居無何。歲大飢。維揚以北。家不自給。父母憐李寡貧。欲奪其志。強之不可。臨川鹽商謝能博子啟。聞其美且賢也。致幣請婚。李自縊者再。公姑患之。時李之父在外郡。訓鄉學。李母偕鄰嫗勸諭殷勤。防閑愈密。李日夜哀泣。聞者爲之墮淚。既知勢不可解。乃勉從焉。緘書與父訣。詞甚慘。及歸謝家。抗志益篤。謝之繼母亦揚州人。與李有瓜葛。李即跪請。願延斯須之命。終身爲主母執役。因堅持母傍不去。謝故饒婢妾。未及凌犯。居數日。李復懇請爲尼。母姑唯唯。度還鄉無復之耳。於時啓船先發。而母及李繼之。至京口。舟泊金山寺下。母偕之上寺。酬醮。有筆墨在方丈。李取題壁間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還從折桂郎。彭澤曉煙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欸其後曰。揚州盧某妻李氏題。盧後會試登甲榜。捷音至揚州。父母乃知子存。然無及矣。弘治元年。纂修

憲廟實錄。差進士姑蘇杜子開來江右探事。未報。復使盧促之過家知妻已嫁。恐傷父母。不敢言。然亦未忍別議。遂行道出鎮江。登金山。見寺壁題。不覺氣噎。問之。寺僧曰。先有姑媳過此。留題去矣。盧錄其詩以去。至江右密籌之。徐方伯。方伯曰。鹹艘踰千。孰從覘察。縱得之。聲亦不雅。盍以計取乎。乃選臺吏最黠者一人。諭以其故。令熟誦前詩。駕小艇沿鹽船上。下歌而過之。越三日。忽聞船中女聲。啓窗喚曰。此詩從何得來。吏前致盧命。李大驚曰。揚州盧舉人其死已久。爾欺我也。吏備述如所論。語叩父母及妻名。一一不爽。李遂掩泣曰。真我夫矣。始吾聞歌已疑之。恨未有問。今日商偶往娼院。母亦過隣舟。故得問汝。汝歸可善爲我辭。因密致之約。揮手曰。去去。吏歸報其主。依期舟來。遂接李至公館。夫妻歡會如初。商資俱付母。主其出入。母轉以委李。及商歸。檢視歷歷分明。封誌完固。嘆曰。關羽昔逃歸漢。曹公不追。而曰彼各爲其主。此亦爲其夫耳。貞婦也。可置之。時弘治二年也。

盧下帷發憤。不必絕家音。其父母且從容問耗。亦不必汲汲嫁婦。天下多美婦人。商人子亦不必強納士人之妻。全賴李氏矢心不貳。遂成一片佳話。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

示玄齡明無他念。玄齡愈禮之終身。

按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廻。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然實非酖也。夫人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尙畏見。何況玄齡。人謂房公爲怕婦。抑孰知感剔目之情也。

### 金三妻

昆山舟師金姓者。雅與楊姓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寢甚。將行乞。楊見而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也。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辟盤病死。三哭之甚哀。成疾。日漸尪羸。危。楊夫婦始悔恨。罵詈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帆行矣。三得枯枝。至泊所。失舟所在。知楊棄己也。慟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轉入林。行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爲之駭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問。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爲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溝中。再臨江濱。適有他舟經其地。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人許諾也。若兩人後甚毒前計而棄之。計甚高疾。見而收之。

既得盜賊  
三病亦愈  
三蓋害財  
病也

遂卽携八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密啓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值得如干。服食起居如故矣。既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僱其舟。去往湖襄賈。輻重業業。舳舻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壻。女不從。至是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窺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壻。母嘗之曰。見金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佯謂舟人。何不向船尾以取破甌笠戴之。蓋三寢時。初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若平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與較。尋同歸三家焉。未幾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闕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事載耳譚。

###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艷。申屠虔之女也。旣長。慕孟光之爲人。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灑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裏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候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爲虔所識。遂以希光妻昌。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



一婦人而  
手刃一家  
勇男子所  
未及也精  
誠所至鬼  
神助之

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唵。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陰誣昌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爲輕比。獨昌報殺。妻子幸無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身分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旣克葬。乃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于是希光僞爲色喜。遂入室。六一旣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驚。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下報董君。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死。此婦是謝小娥一流人。方知割鼻斷腕。尙是自了漢勾當。彼甄皇后巢刺王妃。朱氏輩。反面事仇。眞禽獸不若矣。

### 王世名妻

王世名武義人。父良爲其族兄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

王生有心  
人可敬亦  
可畏

心如義  
始盡凡  
所爲者  
難耳極

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譬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已而陰鑄劍，鏤曰報仇。佩之。其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兼抱子矣。始謂婦俞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待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值，及劍，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注。注君決之。注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視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不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暫歸別母。注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懲惠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階死矣。兩尹皆爲泣下。諸生哭聲振天。當生之飲恨於嘻笑，而誓必死也。他人不知。俞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節何易言耶？婦曰：安見女而非男者？生曰：已屬汝堂上懷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忍三歲，逾三歲，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旌其門，曰：孝烈。

他人不知。俞獨知之。俞必可與爲密者。俞知之而不止之，是能明大義而不爲情掩者也。夫忍五

載而死孝。婦忍三載而死節。慷慨之義。俱以從容成之。卓哉。

### 惠士元妻

惠士元病革。其妻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元。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卽從汝改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數日士元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愈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暖。調護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撫膺呼曰。天乎。無復望矣。遂自經於墓側。

其生其死。必不忙錯。或言貞婦不必死者。固也。顧死豈不貞者所能辦耶。昔有婦以貞節被旌。壽八十餘。臨沒召其子媳至前。屬曰。吾今日知免矣。倘家門不幸。有少而寡者。必速嫁。毋守節。婦非容易事也。因出左手示之。掌心有大疤。乃少時中夜心動。以手拍案自忍。誤觸燭釘。貫其掌。家人從未知之。然則趁情熱時。結此一段好局。不亦善乎。

### 從二姑

從二姑爲宣化里人。從必達女。適趙璉。兩家皆田舍兒。曾不聞誚讓語。乃其倡隨和睦。殆出天性。鄉隣賢之。越六年。璉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將毋以妾爲念乎。當與君同穴耳。於是璉目

始暝。二姑撫尸哭之屢絕。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囑一老婢密護之。二姑知姑意。爲節哀。既葬。瓊舍東隅。朝夕持漿飯哭奠焉。聞者爲之哽咽。未幾私告其婢曰。幸善視吾姑。吾夫待我。曠且旬日。今得以身與之飲黃泉。蔚蠖蟻死無恨矣。語畢。遂不復食。尋以他事給婢出。卽閉門解其帶。縊死室中。姑與婢破壁救之。無及矣。死之日。年纔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慟曰。婦死吾兒也。因舉其喪與瓊合葬。

### 狄阿毛妻

高氏。嘉定狄阿毛妻也。配狄一月。患癰疽。高吮之不愈。死。高抱尸慟哭。三日不內水漿。家貧火葬。火熾。高僂躍入火。姑救出之。高恨不得從夫地下。取夫骨齧吞之。父母驚異而謀疾嫁。恐遲之則死也。漏言於高。高歸舍卽斷髮。其夕竟雉經。

從二姑與高氏。皆田舍市井家兒耳。乃其捐生殉節。蓋世胄讀書知禮義者之所不能爲也。嘉靖間。有司奏請故相靳文僖繼夫人旌典事。下禮部議。曹郎與靳有姻媿。力爲之地。宗伯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家。自應如此。彼生受殊封。奈何復與匹婦爭寵典也。會赴直。入西院。過大學士徐階。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

聞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嗚呼。使吳宗伯之說得伸。從二姑輩必不泯沒於地下。而民風庶有興乎。

### 泖湖謝氏

泖湖謝氏。松江巨室也。被籍沒坐誅。有婦美色。給配象奴。婦給奴曰。待我祭亡夫。乃從爾。奴信之。婦携酒飯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象奴。自携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風滿帝都。遂拔劍自刎死。

### 史正妻

史正妻徐氏。定遠人。年二十八。元末正爲百夫長。至正十二年五月。暴兵至縣。正巷戰死之。明日兵退。徐氏求其夫於積屍之中。血漬身衣。衆莫能辨。徐氏因憶其夫。嘗佩一繡囊。於是細辨而得之。知其爲夫屍也。口吮手足。及繡囊上血。載之以歸。令匠氏治棺甚大。衆莫測其意。棺旣成。遂沐浴縗死。屍旁。鄉人義之。與夫同棺而葬。

### 王氏婦

至元十三年冬。元師渡江。至天台。有千戶掠得一王氏婦。夫家臨海人。婦有美色。千戶盡殺其舅姑。

與夫欲強脅之。不可。明年春。遂驅以北行。至嶧縣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吾知可以死矣。卽嚙指出血。題詩崖石上云。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二字實哀哉。寫畢。遂投崖死。後楊廉夫感其事。題詩云。介馬馱馱百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苦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月冷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

楊之詩意。但刻薄耳。非顯然毀謗也。而猶蒙幽責如此。况月娥星女。帝妃洛神。種種污讒。當得何罪。

### 徐君寶妻

宋末岳州徐君寶妻。被虜來杭。居韓斬王府。自岳至杭數千里。虜數欲犯之。而終以計巧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卽強焉。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

婦未晚也。君奚怒焉。虜笑而許之。遂嚴粧焚香祝畢。取筆題滿庭芳一闋於壁上。赴池水死。其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安在。空惆悵相見無繇。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 鄧廉妻

滄州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凡每日三上食。日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睡中不許。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咒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繞。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髮不理。垢面灰身。其鬼乃謝李氏曰。夫人柏舟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尙稱節婦里。出朝野僉載。

### 獨腕尼

播州宣慰楊應龍叛。贛兵楊炯陣亡。訃至家。妻柳氏。殮其衣帽。自縊者屢。皆爲人覺不死。豪家兒慕其姿色。爭委禽焉。柳不可。姑利厚資。潛許之。萬歷庚子六月。豪家來娶。姑逼使升輿。柳大詬曰。奴子

無知犯我。我豈爲狗彘行。豪怒自入牽其手。柳伴曰。姑徐徐俟我更衣行耳。乃跪向夫曰。吾實不幸夫死。吾腕爲人污矣。卽引利刃斷去其腕。豪驚遁。自此祝髮爲比丘尼。

### 海昌董氏

海昌董氏。二十嫁爲朱俊妻。三載夫亡。生子鑑。甫周歲。董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或勸曰。子在而殉夫。溝瀆之諒耳。乃強起飲食。晝夜哭不絕聲。聞者憐之。戴大賓字寅仲。莆田人。年十四探花及第。有詩曰。望夫歸。夫歸定何時。兒啼夫不聞。妻哭夫不知。此身不惜化爲石。汝兒無母當怨誰。芳草年年青。吁嗟夫兮歸不歸。又云。兒勿哭。兒哭傷母心。汝翁棄汝去。汝母愛汝不敢曠。何日兒當言。何日兒當步。母養兒兮苦復苦。吁嗟兒兮莫作潘郎負阿母。後鑑果能樹立。當道爲表其閭。曰慈節云。

### 章綸母

温州樂清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妊。而文寶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堅欲往。文寶一見卽逝。金氏爲棺殮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復遣就外傅。竟第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未上。金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諫死職。我雖爲官婢無恨也。綸遂上疏。忤旨。杖幾死。禁錮詔獄。金氏怡然。綸天順二年復官。終養金氏。



嘗自爲詩見志。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纒。空房夜夜聞啼哭。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後綸官至侍郎。

一見之情勝於百年，且不怨納妾而能誨子，閨中大聖賢也。

###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有歌婦，色美，與其夫自北而至。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袖中忽出白刃，擒帥欲殺之。帥驚逸，婦逐之。遇二奴闖其扉，乃免。旋使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

此女中高漸離也。漸離爲友，此爲夫。祖龍之殺荊卿也，宜也。歌者之死，不更冤乎？頸且可斷，豈珠翠所能媚哉。

金兀朮愛一小卒之妻，殺卒而奪之，寵以專房。一日晝寢，覺忽見此婦，持利刃欲向，驚起問之，曰：欲爲夫報仇耳。朮嘿然，磨使去。卽日大享將士，召此婦出，謂曰：殺汝則無罪，留汝則不可。任汝於諸將中，自擇所從。婦指一人，朮卽賜之。此婦亦大有意思，惜乎不肯拚一死也。然則爲歌者婦愈

仍是嫁人  
實無可取

難矣。

隨清娛

清娛姓隨氏。平原人。太史令司馬遷侍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遊名山。必以清娛自隨。後隨之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留清娛於知己。而遷陷腐刑。發憤著書。未幾病卒於京。清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葬之於某亭之下。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刺同州。清娛乃感夢於遂良。具言始末。云。上帝憫其年壽未盡。因命爲此州神。廟食一方。然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爲一代文人。求志其慕。光揚幽懿。遂良欣然從之。

長卿氏曰。清娛爲龍門姬。甚艷。十七隨龍門遊名山。甚韻。隨獨處同州。悲憤而死。甚冷。千百年而魂現於文士之手。甚香。清娛至今如生也。龍門於是乎不腐矣。

鄴中婦人

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募。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養之三日。而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命當更生。而我無家屬。可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事。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

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泉。已三百載。非竇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出神異錄。

自魏迄隋。幾三百年。此婦之齒長矣。而妍麗如昨。豈蓋棺乃却老方乎。他記載美娘事。鬼亦增年長成。又何說也。僕所謂失歸者歟。抑人妖與。獨其守竇公之節。涇涇不渝。是可錄耳。

### 張寧妾

張寧。字靖之。號方洲。海寧人。正統間進士。以汀州知府引疾歸田。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性。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悉聽之。嫁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不貳。幸及公未瞑。願錫一閣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靡他。公不得已。勉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通聲問。及公卒。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闔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錦旌曰。二氏語之曰。妾今犬馬之齒。已踰七旬。他日相從先公於地下。庶可無汗顏也。文英感謝。卽日令啓鑰而出之。則幡然雙老媪矣。親戚莫不憐且敬焉。遂爲奏聞。旌之曰雙節。

二姬之所難者有三。少艾一也。爲妾二也。無子三也。况聽嫁業有治命。前無所迫。後無所冀。獨以

生前愛重一念之死靡他。武之牧羝海上十八年，皓之留金十九年，遂爲曠古忠臣未有之事。而二姬禁足小閣，且五十餘年，其去槁木死灰，幾何哉。情之極至，乃入無情。天縱其齡，人高其義。寒而愈香，晚而益翠，真無愧焉。狐綏之歌辱其夫，艾緞之歌辱其子，明河之歌辱其年，以視二姬可愧矣。

### 綠珠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道地，秦象郡，漢合浦縣也。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粵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繇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礪中有金水，自木白源來，崇卽谷製園，館綠珠，綠珠能吹笛，又善舞，崇自製明君歌以教之，又製懊惱曲贈焉。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亭，臨清水，婦女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與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毅然作色曰：「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見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復返，崇竟不許。」秀怒，乃譖

自明君遠  
嫁漢人憐  
之爲作此  
歌卽昭君  
也避諱曰  
明

崇亦大有膽氣。但爲一女子死。不值得耳。

色美尙堪不朽。况才德乎。

暴殄如此。安能保有其人乎。

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王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緯。有國色。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中。

本傳云。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灘。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生女必多美麗。里間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邇後雖有產女端麗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豈非止水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云。不取往者成。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癢癩。又與不完具者同焉。原石崇之破。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沈毅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又燕集。合美人行酒。客飲不盡。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丞相勸敦使盡。敦曰。彼自殺人。與我何與。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崇心不義。過殺人。焉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千古。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太子妃。洛陽陷。石勒掠進賢。獲

文亦新

焉。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羞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中。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度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弦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飲醉玉杯。江總云。綠珠銜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姬侍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忠烈凜凜。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詩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忘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朝四暮三。唯利是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旻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而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糲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糲而卒。皆夷家族。

戚大將軍妾

大將軍戚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曉暢軍機。常分廳佐公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卽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恚。而妬亦天性。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扉牆磚砌於合縫。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某孝廉子。丐

將軍所全者大莫笑也

原是英雄手段

小三楊婦也。使楊妻不妬得佐中櫛玉山何至破家業子女亦何至失所然則妬者亦大愚矣

爲繼嗣。卽以孝廉處西席。夫人大安之。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卽屬一卒踰重牆報公。公召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迎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卽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篋撻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旣與姬絕。令盡篋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違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爲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擁其子。然諸姬子。夫人皆子之。亡恙。大將軍爲妾受杖。妾之篋撻爲不痛矣。能夫其夫。竟克子其子。節義亦何負於人哉。

### 張小二

楊玉山。松之商人也。性愛小妓。其丹帕積至數十。以爲帳。號百喜帳。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二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曰。能妻我當與之諧。楊以稅事入京。聞而懇求之。捐數千金。乃成婚。踰月欲隨之。還家。曰。奴固誓之矣。今不歸君爲妾。復何歸乎。楊妻妬。不敢許。約以半載爲期。及去。妓守志不渝。父母無如之何。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留旬日。所贈遺以千萬計。往來如家焉。久之。資日剝削。旣二十年。田產爲一空。男女未婚。薪水且不給。而日受妻子怨言。怏怏悔嘆。兩目皆爲失明。

有大經緯

立志不渝  
人不能強  
之彼失志  
者皆自敗  
耳

妓怪其久而不來。使使諗焉。盲矣。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之廬。登堂拜主母。捧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妾當爲君婚嫁。君幸無苦。悉出向所贈珠璣器具。以爲資粧。嫁其二女。又出儀物設筵之費。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鬱鬱心恚以死。妓又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污之誓。與主君交往廿載。名雖風塵。身固不異楊氏之少房也。且主君爲我而死。何忍背之。願從主母側。執庖漚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不嘆異。旣而其父母強之歸。不從。訟諸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外史氏曰。世皆云娼無實情。其情僞也。強也。今觀張卿事。豈僞與強所能哉。幼而知貞。長而守志。老而不渝。節卒以清白從楊。生地下。觀其推財恤患。有古俠士之風。豈特風塵中難之士君子或愧焉。昔房千里文楊娼。許堯佐傳柳氏。以爲奇節。然彼固失身於初者。豈瑩然全歸如斯人哉。南京妓女劉引兒。爲一商所眷。商死。劉爲之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盡哀。以女工自養。誓不交客。家人不能奪其志。商家後彫落。劉復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又屠寶石者。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逸東衛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



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讖如故。此亦張小三之亞也。

### 高娃

高娃者。京師娼也。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歲。娃閉門謝客。天順中。俊與范都督廣爲石亭所搆。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俊等坐視不救。爲不忠論死。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頸。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則娃也。楊顧謂曰。汝來何爲。娃曰。來視公死。因大呼曰。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娃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旣戮。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針綿紐接。著於頸。願楊氏家人曰。好葬之。卽自取練縊於旁。

高娃一滴淚。羞殺許多親戚故吏。

長卿氏曰。昌平至今不死。一時親戚故吏。及賢士大夫。無一往者。今何在也。噫。想死矣。

### 楊娼

楊娼者。長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冑。

約盟卽司  
晨之漸也  
而帥獨不  
聞乎

娼能從死  
帥又何以  
生爲哉

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死白刃下。帥幼貴喜淫。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間日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道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給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侍奉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姬。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至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鍛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湯。帥聞而大恐。促命止之。娼且至。帥曰。此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令家童棹輕舫。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振。不踰旬而物故。而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卒。將軍且死。安用生爲。妾豈負將軍哉。卽撒奠而死之。

房千里曰。夫娼以色事人者。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返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韓香

韓香南徐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葉父恚。授牒有司。集鏢軍於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欣然同歸。謂曰。夫婦有禮。若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行。香以所資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

韓香何以死乎。死葉氏之子者。死其志也。志匹夫不可奪。匹婦亦然。雖韓香在左。何粉在右。是耿耿者不昧。何況老卒。

### 關盼盼

徐州張尚書建封。有愛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餘有詩三首。其一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其二。適看鴻雁岳陽回。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珠網任從灰。其三。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絕。紅袖香消二十年。白樂天愛其詩。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香消拂臥床。燕子樓中更漏永。秋宵祇爲一人長。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細帶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起卽潛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箱空已十年。又贈絕句諷之。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

隨盼盼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我公薨。妾非不能死。恐千載之下。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乃答曰。公詩曰。自守空房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深人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

### 李姝

李姝者。長安娼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王宮。爲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祇事主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咸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頃於宴席見其人心動。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說而護焉。以爲籠中物。喜駭交并。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姝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調謔誘狎。輒莊色歛衽。餌以奇玩珍異。卻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欲力得之。乘其理髮窗下。直前擁抱之。姝大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刎。婢媵奪得止。繇是浸不合張意。張恥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姝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姝不幸幼出賤汚。鬻身宮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蒙同州憐愛。許侍巾履。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姝之面。偶因微譴。暫託於君侯。則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君侯乃欲持利見。蠱而又憑酒仗劍。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燥女子。此誠義烈丈夫所不忍聞。姝寧以頸血汚侯刀。願

昔季札使齊過徐徐君愛其劍季札口雖不言心已許之及使齊還過徐徐君已死札乃掛劍于徐君之墓而去今

速斬姝頭。送同州。雖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何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姝竟縊死。他日張晝寢。見姝披髮而立。曰。爲姝報同州。已辦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悶不食。數日而卒。時主山爲作傳。見筆奩錄。

其戲也可拒。其謝也可原。姝不多一死乎。死而爲厲又甚矣。此女有性氣。宜王愛之不終也。雖然。姝挾其素寵。王意必不終絕我。至挺刃相逼。而轉思昔日憐香惜玉之態。何可復得。悔而且怨。且怨則氣結。惟有一死以報同州而已。張受人之託。乃欲以私亂之。死其分也。何必厲。

### 沈眞眞

鄭還古元和初登第。寓東。與柳尙將軍同巷。鄭調西都。柳設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眷戀不已。柳謂曰。此沈眞眞。本良家女。頗能文辭。請公賦詩。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卽當送賀。公欣然賦云。冶豔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苧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大喜。俾眞眞拜謝。鄭至京。除國子博士。柳見鄭除。卽送眞眞赴約。及嘉祥驛。聞還古物故而還。柳嗟嘆。遂使別居。眞眞守節終身。

### 齊錦雲

鄭死使妓  
別居得毋  
類是

金陵教坊妓齊錦雲者能詩善鼓琴嘗對人雅談終日不倦與庠士傅春眷愛更不他接春受事誣繫獄錦雲脫珥簪爲餽給時或不繼售臥褥供之後調戍遠方錦雲欲隨行春恐中途反生禍端力止之錦雲因贈一絕云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錦雲旣別蓬首垢面閉門不出日讀佛書未幾病歿人咸義之

### 王四兒

濟甯李東以進士授知縣與妓女王四兒往來甚密及遷御史令王詐爲閹者自隨事露爲銓曹所黜王從之不忍舍久之東鬱鬱得疾終王日守其棺不去及葬自縊死

張小三高娃雖妓固處子也特不幸而墮落於市門然門如市心如水矣楊娼以下所謂露水司眷屬也乃情之所鍾死生以之不從一而死能從一而終醜以晚蓋卽品曰貞何忝乎豫讓薄於范中行而忠於智伯裴矩佞於隋而直於唐娼乎娼乎可少乎哉

### 朱葵

朱少姬名葵字心陽其先姑蘇人母夢人以羣釵投其懷感而孕乃小字犀生四歲父客宛洛間不返母又善疾值歲飢有富人王姓者與其母故中表稍周貸之已而富人又以資入京貧益甚母利

人金賣爲俞家姬。故又名俞葵。時姬年十二。玉膚雪肌。風骨媚人。喜閉戶焚香鼓琴。爲哀風之音。聞者莫不淒絕。久之乃入武林。閩鄭翰卿。方僑居西湖。夏日偕友人陳伯孺。坐長堤綠陰之中。見小艇載紅妝者。知爲葵。招與語。悅之。葵亦慕鄭名士。遂與俱歸。陳伯孺贈葵詩云。相逢剛道不魂銷。抱得雲和曲未調。蓮子有心張靜婉。柳枝無力董妖嬈。春風綺閣流蘇帳。夜月高臺碧玉簫。莫憶西陵松柏下。斷腸只合在今宵。居月餘。葵繾綣不捨。鄭乃出犀簪爲贈。葵見之曰。此吾母夢徵也。或者其天乎。鄭乃出重資聘之。葵旣嫁。遂屏去豔飾。親作勞工女。紅與鄭居吳山之麓。且半載。值月妓周麗卿者。以宅事被逮。周恐匿不出。翰卿與杭守令皆雅交。乃以二絕爲之。德史卒得脫。詩云。不掃蛾眉黯自傷。誰憐多病老徐娘。腰肢賸有梅花瘦。刺史看時也斷腸。妾家朱樓垂柳邊。聞人湖上逗春煙。使君打鴨渾閑事。一夜鴛鴦飛上天。及翰卿携家入若溪。俞之假父素無賴。窺鄭逆旅。乃募惡少數十人。邀諸途。奪姬歸。期閉之幽室中。葵斷髮矢曰。吾寧有死。不受辱。人卒不敢犯之。翰卿鳴之當道。檄下令治之。令曰。曩君爲它人居間。乃有打鴨驚鴛鴦語。不意遂成奇識。因捕治諸惡少。寘之法。而斷還歸鄭。斷詞云。俞氏良婦也。麗籍期年。願得好逑。而偕老。鄭卿才士也。傾資三斛。携淑女以御歸。何期梟獍之無良。幾致鳳鸞之失偶。相如滌器。臨邛市甚恥之。襄王行雲。巫峽夢不虛也。凌霄劍氣。使

逢合浦之珠。向日葵心。堪並章臺之柳。鴛鴦諧波面之歡。行堪比翼。鬼域潛水中之影。敢復含沙。任將一片雲帆。携作八閩春色。蘇長公原自風流。祇借數言爲三尺。韓夫子豈長貧賤。用聯雙璧以百年。後十年葵生三子。皆韶秀。徐曲公寄之詩云。秋葉何須倩作媒。西堂紅拂肯憐才。滎陽公子遺鞭過。湘浦佳人解珮來。繡戶星稠盃合。玉闈春蚤鏡安臺。祇緣十斛明珠換。掌上於今有蚌胎。蔘庵高太史曰。朱少姬。義不辱。卒歸鄭生。身名俱完。卽烈丈夫。奚愧焉。令君翩翩。有斐哉。其文之辭也。

情主人曰。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爲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爲節。婦。世儒但知理爲情之範。孰知情爲理之維乎。男子頂天立地。所擔者且咫尺之義。非其所急。吾是以詳於婦節。而略於義夫也。婦人自柏舟而下。彤管充棟。不可勝書。書其萬萬之一。猶云舉例也。云爾。古者聘爲妻。奔爲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爲情。則貞爲非情也。又況道旁桃柳。乃望以歲寒之骨乎。春秋之法。使夏變夷。不使夷變夏。妾而抱婦之志焉。婦之可也。媼而行妾之事焉。妾之可也。彼以情許人者。吾固以情許之。彼以真情殉人。吾不得復以雜情疑之。此君子樂與人爲善之意。不然。與臺庶孽。而不得達忠孝之性乎哉。



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況於其良。雖有賢雄。終不可重出列女傳。

### 虞氏

海寧虞氏董涓妻也。知書善吟咏。年十六歸董。兩月而涓卒。痛絕欲死。父母惜其年少。勸更他姓。女不應。作井上吟以見志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冰霜戴一天。以木刻夫象。晨昏奉事。全節而終。

### 楚貞姬

楚貞姬。楚白公勝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曰。白公生時。妾得幸充後宮。執箕帚。掌履衣。拂枕席。托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心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旣不忍。不能從之。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

遂辭聘不行。吳王賢其節義。號曰貞姬。

白公有此姬。可不朽矣。

### 張美人

後涼呂詒見弑。其所幸美人張氏。請爲沙門。張氏年十四。姿色壯麗。呂隆見而悅之。欲汚其行。遂親逼焉。張氏歛衽曰。欽樂至道。故投身沙門。恐一旦被辱。誓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於是升樓自投於地。二踵俱折。俄而遂卒。

錢簡栖曰。今人但知金谷。而罕知後涼。遂使美人不獲與綠珠並傳。香名寂寂。遺恨千古。夫豈貞姬烈女。亦有幸有不幸耶。

### 濟南張義婦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戍七閩。未幾午死。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生旣不見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旁。使無妾則已。妾在。敢愛生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爲聞於縣。給過所遺之。至閩。零猶在。問夫葬地。則榛莽日塞。不可識。張哀慟。

幾絕。夫忽降於童。與張言生前事甚悲。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異之。爲上于大府。請復其家。使零護歸濟南。

###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規更娶之妻也。善屬文。能草書。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甚美。董卓聘以駟轎乘馬。奴婢錢帛充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使海內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董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驅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軌。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其像。號爲禮宗。

長卿曰。妻之輕服詣門。詭自陳情也。其志豈望生還哉。寂寂寞寞。自經於溝瀆之中。而莫之知。不若死鞭撲之下。爲快也。至是而卓氣亦奪矣。

### 黃帛

黃帛。懿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業於韓子方。去家二十里。舟覆死。貞弟求屍。經月不得。帛乃自往。沒躬。

訪不得。遂自投水中。大小驚睨。積十四日。持夫手浮出。縣長韓子長嘉之。召帛子幸之。爲縣股肱。人名浮屍處。爲鴛鴦坊。

### 劍州民婦

建炎初年五月。叛卒楊勅。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屍所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溼。往來者咸嘆異焉。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地土。其跡愈明。

### 吳金童妻

成化年間。海康民吳金童。與其兄吳祈。避寇適新會。民劉銘。梁狗。賣穀還。附其舟。銘狗窺金童妻莊氏色美。留止於傍舍。祈出還傭。銘屢犯。莊氏不從。銘狗乃誘金童夜捕魚。斫其腦。投之江。時江濱民關道安。聞金童號呼。欲救不果。銘歸復犯。莊氏拒益力。居數日。莊氏出汲。見金童尸。浮於銘門。哭視之。創痕宛然。得銘謀死狀。願力不能報。乃偕幼女投水死。三尸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隣李逢春。收葬之。銘夜發尸。棄於海。吳祈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訴之官。儒生李啓。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有司具聞。詔旌表莊氏節義。梟銘狗。狗衆刑部尙書陸瑜。奏李逢春收葬三尸。誠爲義舉。今被發掘。

宜命有司。卽其處窆之。立石誌其夫婦姓名。以垂永久。報可。

### 李真童

李真童者。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簡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達秩滿赴都。且約明年相會。李遂爲達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州縣同知。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見青樓集。

### 趙簡子

卽此未免  
有情矣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怒將殺之。其女娟持楫走前曰。妾父聞君渡不測之淵。故禱江淮之神。不勝杯酌。遂至沈醉。妾願以微軀易父之命。簡子遂釋不誅。將渡。娟攘拳操楫而前。中流發激棹之歌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而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旣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楫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比歸。納爲夫人。

齊王納無鹽。孔明之婚黃頭女。皆以才德見重。遂忘其醜。此持楫女。似別有動人處。

### 賣鏹媼

唐馬周少孤貧。爲博州助教。以嗜酒忤刺史達奚。拂衣至京。停于賣鏹媼肆數日。祈媼覓一館地。媼

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代何草封事稱旨。太宗詢知周所爲。卽日召見。拜監察御史。媼之初賣。媼也。李淳風袁天罡常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當大貴。何以在此。及馬公旣貴。竟取爲妻。數年內。馬公拜相。媼爲夫人。

此媼能引人的非常品。又何必問相。然唐人最重門第。故婚嫁有老而未遂者。而馬公時以逆旅相得。終身魚水富貴共之。豈非天耶。

### 鄭任

李弘農令之女。盧生聘之矣。及吉日。女巫謂夫人曰。佳壻盧郎。信長髯者乎。夫人曰。然。女巫曰。是非夫人之子壻也。夫人之壻。形中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女今夕得適人乎。巫曰。得。夫人曰。旣得適人。又何云非盧郎也。巫曰。我亦不知適誰也。舉家怒。巫遂之。及盧親迎。見女。忽驚而奔。衆賓追之不返。李弘農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女容可人。盡邀客人。呼女出拜。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不觀面人。且以爲獸形也。衆皆憤歎。弘農曰。此女已奉見矣。如有能聘者。願應。今夕佳期。鄭任爲盧之

如此靈巫  
何處傳來

儻在焉。隨起拜成禮。家衆視其貌。卽巫之所言也。後鄭任逢盧。問其故。盧曰。兩眼赤。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口兩角。寧不驚而奔乎。鄭素與盧相善。乃出妻以示之。盧大慚而退。

相傳京師有女嫁日。臨牀便小遺。因退還。後再嫁亦然。遂爲棄女。女生平無此疾。母怪而叩之。答云。見女奴携朱紅餘桶至。誠不自覺其遺也。後嫁一客官爲晚妻。此官位至尙書。女封夫人。以恭賀事。隨衆命婦入宮。盤桓良久。偶腹脹。宮女引至便處。見朱紅餘桶。方悟其夢。

### 周六女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地名朦朧。左右前後皆沮洳藪澤。無田可耕。且爲人闢冗。不自振拔。唯刈芟蘆葦。織席以生。一女年十七八。略不識針紉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批神堰漁者劉五。爲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逐之歸。父母俱亡。無以糊口。遂行丐于市。朱從龍寓居堰側。時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久而欲爲擇配。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放肆落拓。棄父而出遊。至寄跡僧寺爲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疾。郡庠諸生容之齋舍。因相與戲謀。使迎周六女爲婦。假衣襦。具酒炙。共儻茅舍一間。擇日聘娶。儕輩集舉。以成一笑。意吳生知爲丐者。必將棄之。已而相得甚驩。偶鈴轄葛珥之子。富於貲財。拉吳博賽。吳僅有千錢。連擲獲勝。通宵贏幾百緡。葛不能堪。明日復戰。決辰之間。所得又十倍。吳由是敗質肆。稱貸不數年。利入萬計。其父呼還家。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六女開慧解。婦工不學。而能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有嚴老翁。善講解孝經。又能說相。見周六于丐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

貴果如其言。

周女之慧。若有待而開。向使在劉漁家已如是。則飢寒畢世矣。

張二姐

下邳朱邦禮家於宿。雇買小婢曰張二姐。雖無惡疾。而形體枯悴。肌膚皴皺。絕可憎惡。姑使執庖爨。舂汲之役。凡六七年。有游士劉逸民。叩謁喜其高談雄辨。留以教諸子。在館下。歷歲未嘗輒出戶外。朱極賢重之。每會親朋。必稱贊其靜操。乃命二姐爲供給洗沐。朱蓋以其寢陋。無所置嫌。久之。雇限已滿。告辭而去。朱亦不問所往。俄而劉亦謝退。後十餘歲。朱赴試省闈。因詣市肆。問有人呼聲。回顧之。原不識面。其人力邀至所居。具公服再拜。叙至曩契。乃逸民也。旣登科第。得京秩矣。方歡羨。次又一婦人著帔頂髻。拜於庭中。如初嫁。見尊長之禮。朱側身歛避。劉挽之坐。曰。固主翁也。何辭焉。細詢其繇。則二姐也。且言曰。自違離之始。無人負書笈。偶值此婦。遂與之偕行。念其道塗勤謹。存于家間。而溫良惠解。可共甘苦。故就以爲妻。恩出高門。不敢忘也。延朱置酒罷。出錢五百以贈之。時政和末也。

諺云。熱油拌苦菜。自家心裏愛。業已相得。卽王謝姬妾。弗與易矣。



## 張夫人

張相諱從思。其妻張氏。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技藝。十四五時。失身于軍校。爲小妻。泊軍校以吏番歸洛下。携與偕。至上黨。病痢。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病且甚。湯藥不能下。形骸骨立。臭穢狼籍。不可聞。軍校遂棄之道周而去。行路爲之傷嗟。道傍有土窟。衆爲舁至土窟中。數日痢漸可。衣服悉爲暴客所竊去。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詣市求丐。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有住處不遠。卽携以往。嫗爲沐體。日進粥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色艷麗。忽有士子過小紀。贈嫗綠絹五十匹。載之而去。偕往襄陽。會襄帥安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寨。張卽從思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數人。獨寵士子之妻。深厚之數歲。張之正室病亡。遂以繼室封爲郡國夫人。一應家事。上下男女皆屬指揮。治家甚嚴肅。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始否終泰。此女與滎陽生是的對。

## 鄭中丞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當庫官入宮也。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爲匙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二趙家最妙。時權相書吏梁厚本。有

當時審音  
故黃門輩  
亦能審音

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渭河。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六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粧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領巾。視之。口鼻之間。尚有餘息。卽移至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死。投於河中耳。及如故。垂泣感謝。厚本無妻。卽納爲室。善琵琶。其琵琶在南鄭家修理。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至夜分。敢輕彈。後值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幾曲。是時有黃門放鶴子過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也。竊窺識之。翌日達上聽。文宗始常追悔。至是驚喜。遣中官宣召問其故。乃捨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賜賚焉。

劉奇

鄭中丞旣以絕技取寵。一忤旨遂不獲憐。文帝亦太忍矣。不奪其偶。使得自遂。庶幾善補過者乎。

宣德間西河務劉翁夫婦業沽酒。家亦小康。年俱六十餘。無子。值雪天。有童子少俊。隨父投宿。及明。父病寒不能興。數日竟死。劉爲殯於屋後。此童遂留爲兒。因沒本姓。命名劉方。克盡子道。居二載。復值大風。有少年舟覆遇救。堅持一竹籠。哭泣不止。叩之則山東劉奇父以三考聽選。舉家在京。遭時疫。父母俱喪。無力扶柩。此籠中乃火化遺骨也。旣被溺。行李蕩然。無復歸計。劉翁惻然。爲助資斧。奇

雅操堅持  
有何慙色

有心人也

去月餘。復負籠而來云。故鄉遭河決。已漂盡矣。願乞片地埋骨。而身爲僕役以報。劉翁許之。奇與方遂爲兄弟。同眠共食。情愛甚篤。奇頗通文理。因教方讀書。方亦日進久之。劉翁夫婦俱歿。二人喪之如嫡。方復往京移母柩。至與父墳合塋。三家之墳如鼎峙焉。事畢。停沽酒。而開布肆。家事日起。鎮富民有來議姻者。劉奇欲之。而方執不可。奇不能強。一日見梁燕營巢。奇題一詞於壁云。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不尋雌繼。鷄卵巢成畢竟空。方見之。笑誦數次。亦援筆而和詞云。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已得雄願。自足雄兮將雌胡不知。奇覽之大驚。意吾弟殆木蘭乎。自同臥以來。卽酷暑未嘗赤體。合之題詩。情可知也。乃佯爲不悟。使方再和一詞。方復書云。營巢燕。聲聲叫。莫使青春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終。不識奇笑曰。吾弟果女子也。方聞言而亦未及對。奇復云。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隱諱。但不識何故作此裝束。方蹙額告云。妾家向寓京師。因母喪隨父還鄉。恐中途不便。故爲男扮。後因父歿。尙埋淺土。未得與母同穴。故不敢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葬事已畢。卽欲自明。思家事尙微。兄獨力難成。故復遲遲耳。奇云。爾我同榻數年。愛踰嫡血。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更娶之理。昔爲兄弟。今爲夫婦。恩義兩全。不亦可乎。方曰。妾壽之熟矣。三家墳墓。俱在于斯。棄此而去。亦難恕然。兄若不棄陋質。使侍箕帚。共奉三姓香火。妾

之願也。是夜兩人遂分席而臥。次日奇請鎮中年老者爲媒。擇吉告于三墓。遂成花燭。里中傳爲異事。因名其地爲三義村。

方之題詞。近于自衒。然主意實在奉祀。見識既高。作事又細膩。真閨傑也。○大劉雖曰端人。終是濁漢。小劉固然貞女。誠亦巧人。

### 王善聰

王善聰者金陵城中女子也。年十二喪母。姊亦嫁。父某向挾線香。行販江北諸郡。因此女幼而孤。僞飾爲男。挈之以行。後父死。改姓名曰張勝。遇鄉人李英。因合夥。仍以販香爲業。歲餘同臥起。但云有疾。不去衫袴。溲溺必待夜。亦不去履襪。英初不知爲女子也。弘治癸丑春。與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矣。往候其姊。姊不之識。且曰。我上無兄。下無弟。止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買販數年。音問不通。存亡未審。善聰哭曰。我卽是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與鄉人李英合夥營度。今始歸拜姊耳。姊曰。男女久處。得無私乎。乃入密室驗之。果爲處子。仍作女飾。越二日。英來候。善聰匿不出。姊強之。英一見。駭然叩得其故。時英尚未娶。遂自請婚。善聰羞默遽退。英旣歸。念之不置。旋遣媒往。聰堅拒之。曰。嫌疑之際。不可不謹。今日若與配合。無私有私。數年貞節。付之逝水。不畏人嘲笑乎。英服其有守。相慕

善聰真正  
有守

益切往復再四終不聽事聞三廠中官嘉其義逼令成婚且贈貲焉聰不敢違遂爲夫婦可惜絕好一件事卻被中官做去

### 吳江錢生

萬曆初吳江下鄉有富人子顏生喪父未娶洞庭西山高翁女有美名顏聞而慕之使請婚焉高方妙選佳壻必欲覲面而顏貌甚癯乃飾其同牕表弟錢生以往高翁大喜姻議遂成顏自以爲得計及娶而高以太湖之隔必欲親迎且欲誇示佳壻於親鄰也顏慮有中變與媒議復浼錢往既達高翁大會賓客酒半而狂風大作舟不能發高翁恐誤吉期欲權就其家成禮錢堅辭之及明日風愈狂兼雪衆賓俱來慙慙錢不得已而從焉私語其僕曰吾以成若主人之事神明在上誓不相負僕唯唯亦未之信也合昏之三日風稍緩高又固留錢不可高夫婦乃具舫自送僕者掉大舟疾歸報信顏見風雪連宵固已氣憤及聞錢權作新郎大怒俟錢登岸不交一語口手并發高翁聞而駭然解之不能乃擊叩之于旁人盡得其實于是訟之縣官錢生訴云衣食于表兄唯命是聽雖三宵同臥未嘗解衣官使穩婆驗之固處子也顏大悔願終其婚而高翁以女無兩番花燭之理官乃斷歸錢而責媒錢竟與高女爲夫婦錢貧儒賴婦成家焉

小說有錯鳳凰儔。顏生名俊。錢生名青。高翁名贊。媒爲尤辰。縣令判牒云。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顏俊借人飾己。實出奇聞。東床已招佳婿。何知以羊易牛。西鄰縱有責言。終難指鹿爲馬。兩番渡河。不讓傳書柳毅。三宵隔被。何慚秉燭雲長。風伯爲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高氏斷歸錢青。不須另作花燭。顏俊既不合設騙局於內。又不合奮老拳于後。事旣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金。合助錢青。以贖一擊之罪。尤辰往來煽誘。實啓釁端。重懲示儆。沈伯明爲作傳奇。

### 劉舉人妾

瑞州劉舉人文光。廖舉人暹。嘉靖乙丑會試京師。廖從老嫗買妾。僞指劉曰。娶汝。劉君也。女郎拜劉。劉辭謝。明日老嫗指劉講婚。劉曰。娶妾者廖也。非我也。嫗歸語女。女誓曰。吾旣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矢無他適。劉納聘後。辭赴南雍。酌酒爲別。贈詩云。玉手纖纖捧玉杯。仙郎南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須記凌寒雪裏梅。

### 崑山民

嘉靖間。崑山民爲子聘婦。而子得痼疾。民信俗有沖喜之說。遣媒議娶。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乃

好簡行方  
便的官也

飾其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既草率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月。子疾漸瘳。女家恐事敗。給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婦焉。

小說載此事病者爲劉璞。其妹已許字裴九之子裴政矣。璞所聘孫氏。其弟孫潤亦已聘徐雅之女。而潤以少俊代姊冲喜。遂與劉妹有私。及經官。官乃使孫劉爲配。而以孫所聘徐氏償裴。事更奇。其判牒云。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樓處子不用踰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炫玉。相悅爲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水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 趙判院

不得已而使其弟作一眷屬情亦苦矣

宋宗室趙不敏與錢塘名娼盼奴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判院者均分之。一以贍判院。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詩。可謀致佳偶也。判院至錢塘。則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以於潛官絹誣扳繫獄。倅從獄中召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倅喜其辭婉順。以趙司戶所寄付之。小娟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默。倅索和。援筆書云。君往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言于太守謀爲脫籍。歸判院得借老焉。

趙司戶與盼奴一生恩愛。只成就得弟妹姻緣。豈非天平。雖然。司戶盼奴亦必聚首重泉之下。斷不作冥冥蜉蝣也。

### 章汎

天曹王者亦受財耶

臨海樂安章汎。年二十餘。死經日未殯而甦。云被錄天曹。天曹王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汎事散。知有力助。因涕泣脫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寶。託汎與王



者求見救濟。汎卽爲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汎云。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卽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足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汎共宿。爰接。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家吳縣烏門。臨瀆爲居。門前倒棗樹卽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汎先爲護軍府吏。請假出都。經吳。乃至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入。君何知其名。汎因自叙名姓。及說昔日神魂相見之繇。但不及寢爇之事。始秋英之醒也。先曾叙述。至是汎語與合。主人乃命侍婢數人。遞出試汎。汎曰。非也。及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汎。生子名曰天賜。出異苑。

先以幽遭。遂及明婚。較諸尋常恩情。更當十倍。

### 蘇城丐者

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却。旣行。始覺。返覓。則有丐者守之。卽以授還。曰。命窮至此。奈何。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爲謝。丐笑。麾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釵乎。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乎。吾家某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日食以食君。丐者曰。爾身在內。何繇得見。婢曰。門

知恩報恩  
此婢亦大  
曉事人

前有長竹第搖之。則知君來。丐如言往。婢出食之。久而家衆皆知。聞于主翁。疑有外情。鞠之吐實。翁義之。召丐畜于家。後以婢配焉。事載說略。云其姑蔣氏言之。惜逸其姓名。

丐廉而且達。僕之則必爲義僕。若官之亦必爲清官。翁以婢婚之。得其人矣。○子胥與浣紗女是死夫婦。丐與婢是生夫妻。

### 侯繼圖

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偶倚闌干。大慈寺樓有大桐葉飄然而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就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隨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小帖。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爲婚。嘗諷此詩。任氏曰。此是妾書。爭得在君手。曰向在大慈寺閣上。倚闌得之。卽知今日聘卿。非偶然也。侯以今書較之。與葉上無異。

問五六年  
前題詩何  
意能無赧  
然

五六年前。任氏已解相思。其風情必有過人者矣。韞玉不售。卒歸拾葉之人。赤繩繫足。不可強也。

### 顧協

顧協字正禮。清介有奇操。少時將聘舅女。未成婚而母亡。免喪後。遂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

適協義而迎之。

六十爲婚。是亦不可已乎。緣苟未了。鴛鴦牒待此銷號。雖義也。亦情也。

###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女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入一宅內東行。正見一婦人。生一女。人指云。此是也。崔旣驚寤。殊不信。俄而所娶章女暴亡。後官三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章涉堂妹。年十九。正在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住東行屋下。尋勘夢日。其妻適生。崔公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後四十年乃終。

吳歌云。六十歲成親。八十歲死。還有廿年夫婦好風光。向謂譴談。今觀顧崔兩公。信有之矣。

### 韋固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游清河。旅次朱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防女爲議者。來日期于店西龍興寺門。固以來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階上。向月簡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守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

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目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當願早娶。以廣後嗣。邇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婦適三歲耳。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道。君之脚已繫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嫗陳姓。常抱之來賣菜。于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敝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大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抽刀入菜市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耳。後來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廕參相州君。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鞠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不忍暫棄。

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大奇之因盡言之相敬愈加後生男鯤爲鷹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 孟光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受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粧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與語妻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求衣褐之人可與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欲相與入霸陵山中以耕織自食初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必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常人乃舍之于家

### 伯通亦知人

長卿曰夫以肥黑而醜之女衣綺縞傅粉墨設以身當之將何如乎夫有所受之也鍾離春黃頭深目長肚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乞備後宮乃說王以四殆王拜爲后此醜婦求夫訣也此法一傳而爲桓少君少君歸鮑宣

裝送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食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行。故使賤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乃悉歸侍御服飾。共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再傳而爲袁隗妻。馬倫倫是融女。家勢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母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此富家女降夫入門訣也。

絡秀 崔敬女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家。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椎豬殺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生伯仁兄弟。由是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頊。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望族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位至宰相。

一是爲門戶。一是爲救父。然擇婿之道。亦不外是。

### 朱顯

射洪簿朱顯。欲婚鄆縣令杜集女。聘定後。值前蜀選入宮中。後咸康歸命顯作掾彭州。欲求婚。得王氏之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記得有通婚回書云。但慚南阮之貧。曷稱東床之美。王氏孫乃長嘆曰。某卽杜也。王蓋冒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養。朱顯悲喜交集。夫妻情義轉重矣。

### 程萬里

宋末時。彭城程萬里。尙書程文業之子也。年十九。以父蔭補國子生。時元兵日逼。萬里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忤時宰。懼罪潛奔江陵。未及漢口。爲虜將萬戶所獲。愛其材勇。携歸與元配。以俘婢。統制白忠之女也。名玉娘。忠守嘉定城破。一門皆死。惟女僅存。成婚之夕。各述流離。甚相憐重。越三日。玉娘從內出。見萬里。面有淚痕。知其懷鄉。乃勸之曰。觀君才品。必非久居人下者。何不早圖脫網。而自甘僕隸乎。萬里不答。心念此殆萬戶遣試我也。婦人必不及此。明日以玉娘之言告萬戶。萬戶怒。欲撻玉娘。其妻解之乃止。玉娘全無怨色。萬里愈疑。是晚玉娘復以爲言。詞益苦。及明。萬里復告之。萬

萬里疑亦  
不錯究竟  
南歸全得  
此一疑之  
力

戶。乃鬻玉娘於人爲妾。而許萬里以別娶。萬里至是始自恨負此忠告。然已無及矣。玉娘臨行以繡鞵一隻。易其夫舊履。懷之以爲異日泮水之券。自是萬里爲主人。委任不怠。竟以其間竊善馬南奔。至臨南。值度宗方立。錄用先世苗裔。萬里上書自陳。補福清尉。歷官閩中。安撫使。宋亡。全城歸元。加陞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興元陝所轄也。於是密遣僕往訪繡鞵之事。玉娘初被鬻。自縫其衣。死不受污辱。久之。因乞爲尼。居曇花庵。僕踪跡至庵。出鞵玩弄。有尼方誦經。覩鞵驚駭。亦出鞵質之。相合。僕知是玉娘。跪致主命。欲迎至任所。尼謂僕曰。鞵履復合。吾願畢矣。我出家已二十餘年。絕意塵世。寄語郎君。自做好官。勿以我爲念。僕曰。主意念夫人之義。誓不再娶。夫人不必固辭。尼不聽。竟入內。僕使老尼傳諭再四。終不肯出。僕不得已。以鞵履雙雙歸報萬里。乃移文本省。檄興元府官吏。具禮迎焉。夫婦年各四十餘矣。玉娘自謂齒長。乃爲夫廣置姬妾。得二子。

爲昏纒六日。別乃二十餘年。老而復聚。以富貴終。向使麋鹿相守。終爲張氏婢僕。其有振乎。方其忠告脫網。意何遠也。齊姜之後。竟一人焉。萬里寃其婦。卒用自脫。所成者大。豈吳起求將之意。瑋乎哉。重耳之語狄隗也。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卒迎隗爲夫人。萬里亦二十餘年。而繡鞵始雙。夫婦之合不偶然矣。夫萬里已明知玉娘之鬻爲人妾。而又訪之何也。聽其言。察其志。玉娘之不



降不辱必也。誠如是。雖更二十年猶可也。

### 單飛英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而居。邢之妻。卽單之妹。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守官。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誦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成。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罷。改舊詞爲新。皆切情。境。玉容貌清秀。舉措閒雅。不恃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重之。單推官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跡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廕爲全州司戶。是時州僚惟司戶年少。司戶見楊玉甚慕之。但有意而無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憚太守嚴明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與司戶有舊。司戶又每蒙前席。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止取楊玉一名。祇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於齋。司理令玉侍奉湯飲。乃得一會。以遂所欲。司戶因褒美之餘。叩其自來。疑非門戶中人。玉赧然徐答曰。妾實宦族。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官姓。玉泣曰。本姓邢。住京師孝感坊。幼年許與舅子結姻。父授鄧州順陽縣令。不幸父母皆遭寇殺。妾被掠賣至此。司戶復細問其舅家。玉曰。舅姓單。是

司戶不以  
風塵爲嫌  
其父亦不  
以門戶爲  
意賢哉是  
父是子

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大泣下。司戶知爲春娘也。佯慰之曰。汝今鮮衣美食。爲時推重。有何不足耶。玉曰。妾聞女子願爲有家若嫁。一小民布裙短袂。啜菽飲水。亦是良婦。今在此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知其語出至誠。然未有所處而未敢信。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色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猶虛正室。汝肯隨我乎。玉曰。得脫風塵。妾之至願也。但恐他日新孺人歸。不能相容。俟通知孺人。一言決矣。司戶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末。邢有弟號四承務者。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爲郎君。乃令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旣下籍。單又致書太守。守曰。此美事。敢不如命。旣而至日中。牒未下。司戶疑有他變。密使探之。見厨司正謀設宴。司戶曰。此老尙作少年態耶。旣而果命楊玉祇候。只招通判酒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又何以報。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爲吾州子弟。今爲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言。不自知其爲過。乃令玉入內宅。與諸女同處。卽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至天明。極歡而罷。晨起視事。下牒諭翁媪。翁媪出不意。號泣而來曰。養女十餘年。費盡心力。更不得一別耶。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會。亦是好

都是大丈  
夫舉動甚  
落光明甚磊

做忠厚人  
何曾折本

事。我十年雖汝恩養。然所積金帛亦多。足養汝。老嫗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使去。既而太守使州人從內宅昇玉出。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如式成禮。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兼義姊妹中有情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供酒食。與之話別何如。司戶曰。汝事一州之人。莫不聞之。胡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治酒。就勝會寺。請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氏者。本與春娘連名。其樂藝皆春娘教之。常呼爲姊。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姊今超脫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無有出期。遂失聲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絕。春娘曰。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等。今豈能相下耶。英曰。我在輩中。當退姊一步。況今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姊爲方便。得解網去。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戶左右。要針線人。姊得我爲之。平素相諳。亦勝生分人。春娘歸以語。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來促。司戶不得已。懇告太守。太守曰。司戶欲一箭射雙雕耶。敬當奉命。以贖前者通判所責之非。司戶挈春娘歸。舅妯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流落。理當收拾。更旁及外人。是不可已耶。司戶惶恐。欲令改嫁。其母愛李婉順。遂留一年。居之。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辦不了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爲知義。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事竣。俸奉祠。寄居武

陵邢李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所隱諱。人皆義之。

單郎邢娘。皆真道學也。豈惟單郎哉。單之父母。以及太守通判。無一而非真道學也。

### 徐信

建炎三年。車駕駐建康。軍校徐信。與妻子夜出。而少憩茶肆。旁一人竊睨其妻。目不暫釋。信怪之。乃捨去。其人踵躡及門。依依不忍去。信問其故。拱手遜謝曰。心有情實。將吐露於君。君不怒。乃敢言。願略移步。至前坊靜處。庶可傾竭。信從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縣某姓氏耶。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掩泣曰。是吾妻也。吾家於鄭州。方聚三年。而值金戎之亂。流離奔竄。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爲之感愴。曰。信陳州人也。遭亂失妻。至淮南一村店。逢婦人蔽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爲潰兵所掠。到此不能前行。吾乃解衣饋食。留一日。乃與之俱。初不知爲君婦。奈何奈何。其人曰。吾今已別娶。藉其資以自給。勢無繇復尋舊盟。倘使暫會一面。敘述悲苦。然後訣別。雖死不恨。信固慷慨義士。卽許之。約明日爲期。令偕新妻同至。庶於鄰里無嫌。其人歡拜而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携。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拊心號咷。是日各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姻婭云。

天下有此  
巧事真正  
通家無害  
好義

近年閭門外。有一人貌俊而得醜妻。隔巷之家。貌醜而得俊妻。兩家互憎互羨。卽旁人亦謂天公

分付不均也。一日火漏。俊夫挈妻走避。過街棚梁墜。妻壓死。夫急趨前巷空屋下。而所慕俊妻先在。方以夫被焚痛哭。乃互相慰藉。未幾衆爲撮合成偶。事之巧合。有若此者。

###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寇盜未息。汴人王從事挈妻來臨安。調官寓抱劍營邸舍。左右皆娼家。不便。乃出外就民舍。歸語曰。我已尋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護箱籠先行。卽倩轎迎汝。及明王去。移時轎至。妻亦去。久之。王復回。求妻不得。訪究累日。絕無踪影。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鼈甚美。坐客大嚼。王食一瓣。輒停箸悲咽。宰叩其故。曰。憶亡妻在日。最能饌此。凡治鼈裙。去黑皮必盡。切瓣必方正。今何一似也。所以泣下。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旣出。卽罷酒曰。一人泣隅。滿座不樂。教授若此。吾曹何必歡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室。喚一婦人出。眞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絕。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奸人竊聞之。遂詐與去。女僧家。而貨於宰爲妾。得錢三十萬。尋常初不使治鼈。此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詣王氏。王拜謝。願償原值。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詳審。其過大矣。幸無男女於此。尙敢言錢乎。卒歸之。

能治一爨  
遂爲夫婦  
會合之禮  
人胡可以  
無能

夷堅志云。宣和六年元宵。京師宣德門張燈。貴近家皆設幄。門外兩廡。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

居西遣使邀其女珍珠姬者曰若肯來當遣轎至。女年十七八。美色未嫁。聞呼喜甚。啟母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轎從西幄來。昇以去。及青衣與轎來迎。始悟奸欺。亟告府幕訪不得。明年三月。或報姬在野外破轎中啼哭。其家昇歸。果姬也。霧鬢鬢鬢。望父母擲身大哭。久乃能言。初上車疾行。入狹徑。至古神堂。鬼卒執兵杖夾持。坐者髻如戟。面濶尺餘。墮我觸犯。裸杖二十絕。而復醒。則身在密室。有媪慙勤撫慰。爲洗瘡敷藥。踰月愈。誘爲子婦。遂被奸污。後售某家爲妾。以色美被妬。付還原牙僧家。懼禍不敢再鬻。因送於野。幸不死耳。向神堂所見。皆賊計也。因僞與此相類。并記之。

### 黃昌

後漢會稽黃昌。字聖真。初爲州書佐。其婦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爲人妻。及昌爲蜀郡太守。妻之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此婦不類蜀人。因問所繇。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脚心有黑疵。常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出足視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 蕭匠

南安蕭某。少失怙恃。婦陳氏。抱子七月矣。而叔暴很。懷私折辱。兼欲鬻其夫婦。以省食指。因事加大。

斧擊某左臂破裂。血滿衣袖。知不能容。別婦出亡。割袖分藏其半。爲異日會徵。遂適襄郢間。業製盆桶諸木器。糊口飄零。憤恚久益。忘家。婦倚辦女工自食。毀面貞守。子漸長。又闕於叔。不令讀書。則躬任澆誅。或竊附隣兒師講業。兒亦奮激。攻苦如飴。二十一成鄉薦。起家某縣令。嘉靖甲午。擢楚少參。建牙郢上。以失父故。常抱慘戚。頓欲掛冠雲遊。覓父。忽夏月。太夫人隔簾窺見。室下製器匠。偏袒作努臂。露傷痕。疑之。令童子問匠何處人。曰南安。因悉其避叔棄子妻出亡始末。復問汝血袖何在。匠大驚曰。太夫人何繇知。卽出持袖。合太夫人所藏如一。於是登堂大慟。鏡影始雙。趨呼子令入。曰匠汝父也。退而舞拜膝下。解衣進觴。歡溢百城。

### 趙軍

遼東遊擊將軍王冀。軀幹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捷。常獲功賞。且孝於母。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太夫人尙寢。問之不答。王久侍不去。太夫人曰。我不言。終昧我心。言之。又傷汝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蔭。吾幼與汝父在軍中。爲王父掠來。我媿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遼陽。置我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然無子女。因以爲己子。王父亡。汝遂襲其官。汝又多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某子也。汝父離散幾四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汝婦間行。見牧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

欲呼問來歷。因素未與汝通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且止。汝今可呼而叩之。王出廳。卽呼老卒。詰其原  
戍姓氏。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歷告。正統初。携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戍於此。妻某氏。方有娠  
八月。未知男女。爲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某孤苦貧老。死而不知身歸何所。  
因淚下如雨。王赴告其母。母出復詢其實。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極。乃請老卒入廳。令左右奉其  
澡洗。更衣坐廳上。夫婦子女參拜。復告於家廟。衆親宴訖。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辭位歸於王氏。自  
補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効。疏上達。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原職。復姓趙氏云。

楊公

楊公某。關中盩厔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買於閩漳浦。主藥氏家。藥新寡。復爲其家營塔。生  
一子。冒姓藥氏。亦已三歲。倭人突犯海上。諸郡略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隨衆  
犯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爲繫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釐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閩中  
民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己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  
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藥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藥  
公問翁何繇入閩。翁言其始末。又與藥氏家里族妻子姓名合。異之。亦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讞。藥



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喜。猶楊丞家。於是閩郡黎老歡忭。呼爲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羣。蓋守丞雖異地各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爲繫囚。一日而得一貴子。兩夫人。以朱幡千鍾養焉。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 紹興士人

士人真不  
仁也

紹興間有士人。貧不能婚。贅入團頭家爲婿。團頭者。丐戶之首也。女甚潔雅。夫婦相得。逾數載。士人應試成名。頗以婦翁爲恥。既得官。淮上携妻之任。中流與妻玩月。乘間推墜於水。揚帆而去。妻得浮木不死。有淮西轉運使船至。聞哭聲。哀而救之。叩其故。乃收爲己女。戒家人勿洩。比至淮。士人以屬官晉謁。運使伴問已娶否。士人答言有妻。墜江死。尙未續也。運使乃命他僚爲己女議親。且云必入贅乃可。士人方慕高閣。驚喜若狂。既成禮。士人欣然入闈。忽嫗童數十人。持細杖從戶傍出。亂捶之。士人口稱何罪。莫測所以。閨中高喚曰。爲我摘薄情郎來。士人猶不辨其聲。及相見。乃故妻也。妻數其過。士人叩首謝罪不已。運使入解之。自是終身敬愛其婦。并團頭亦加禮焉。

以團頭爲可賤。不婿可也。微而婿之。貴而棄之。其婦何罪。且幸而爲團頭婿耳。假令爲子。其不爲劉叟之見者幾何。天遣轉運使爲結此一段薄情公案。不然。嚴武王魁之報。恐不免矣。

崔英

漫藏誨盜  
信乎

喜凶謀尙  
緩故王得  
徐爲之計  
金玉之心  
有若天祐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少工書畫。以父蔭補浙江温州永嘉尉。攜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鹽山。泊舟遊於神廟。旣畢。飲於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遂起惡念。是夜沉英水中。并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尙未有室。今有事往杭州。俟一兩月歸。與汝成親。汝旣吾家人。無恐。言訖。席捲所有。而以新婦呼王。王佯應之。勉爲經理。曲盡殷勤。舟人私喜得婦。然漸稔熟。不復防閑。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肴。雄飲痛醉。王氏俟其沉睡。輕身上岸。行二三里。忽迷路。蘆草菰蒲。一望無際。王旣艱步履。又慮尋躡。於是盡力狂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中有屋宇。急往投焉。候啟其門。乃一尼院。院主問王來故。王給之曰。妾真州人也。舅宦遊江浙。挈家皆行。抵任而良人沒矣。孀居數年。真令嫁永嘉崔尉爲妾。正室悍戾。箠辱萬端。近者解官。舟次於此。因中秋賞月。命妾取金杯酌酒。不料失水墜江。必欲置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旣不敢歸舟。家鄉又遠。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娘子若捨愛離癡。悟身爲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煆暮粥。且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爲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讐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慧圓。王讀書識字。寫算俱通。不期月間。

此亦佈施  
福耶

悉究內典。大爲院主所禮待。事必諮而後行。而復寬和柔善。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拜百餘。密訴心曲。雖隆冬盛暑弗替。旣罷。卽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齋而去。明日將芙蓉一幅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爲英筆。因詢其所自。院主曰。近有檀越布施。王問檀越姓名。今住甚處。以何爲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爲業。年來如意。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不知誠然否。王又問亦嘗往來此中乎。曰。少到耳。王默識之。卽援筆題於屏上。曰。少日風流張傲筆。寫生不數黃筌。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豔色。翻抱死生冤。粉繪淒涼餘幻質。只今流落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有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歸爲清玩。適御史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賣草書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素。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詢其隣里姓名。蹙額對曰。英姓。崔字俊臣。世居眞州。以父蔭補永嘉尉。挈累赴任。不自慎重。爲舟人所圖。沉英水中。家財妻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潛泅波間。度旣遠。遂登岸。投民家。舉體沾濕。身無一錢。賴主翁見憐。易衣賜食。復贈盤費。而遣之。英遂間路出城。陳告於平江路令。聽候一年。杳無消耗。惟賣字以度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惡札

此公甚精細即無美  
亦必陰畫  
捕盜之策  
耳但有待

成事之人  
必能忍口

上邀鈞覽。公聞其語。深憫之。曰。子既如斯。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內館與飲。英忽見屏間芙蓉。恣然垂淚。公怪問之。曰。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題。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所作。無疑。公曰。若然。當爲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英於門下。明日密召慶春問之。慶春云。買自尼院。公即使宛轉詰尼。得於何人。誰所題咏。數日報云。同縣顧阿秀捨院。尼慧圓題。公遣人說院主曰。夫人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慧圓了悟。欲禮爲師。願勿卻也。院主不許。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或者可藉此復讐。尼不能拒。公命昇至。俾夫人與之同寢處。暇日問其家世之詳。王飲泣以實告。且白題芙蓉事。曰。盜不遠矣。雍夫人傳以告公。倘得縛罪人。以報夫君。某死且不朽。而不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語公公屬夫人善視之。略不與英言。公廉得顧居址出沒之跡。然未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善髮。返俗服。又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爲監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乃語溥化掩捕之。勅牒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留配次男。不期乘間逃去。莫知所往。溥化遂置之極典。而以原贓給英。英將辭公赴任。公曰。待與足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同貧賤。久矣。妻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若其尙在。或冀伉儷之重。

諸耳。別娶之言。非所願也。公凄然曰。足下高誼能如此。天必有以相佑。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饒。然後起程。翌日開宴。各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喻。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特大慟。不意復得相見於此。公備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感嘆。服高公之盛德。公贈奴婢各一。英拜別就道。任滿重過吳門。而公薨矣。夫婦號哭。如傷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後去。王氏因此長齋。念觀音不輟。

使賊奴無意得婦。王必死。卽有意得婦。而無杭州之行。王亦必死。使崔生不識水性。與泗俱沒。卽不然。而天涯隔絕。更無消息到空門。王雖生。亦猶之乎死。乃芙蓉屏之施。賊奴自出供案。而又輾轉入於有力者之家。呈於有心者之目。仇讐授首。夫婦重圓。中間情節奇幻。絕好一部傳奇骨子。崔義夫。王節婦。主翁善人。高御史俠士。無一不可傳也。

### 玉堂春

河南王舜卿。父爲顯宦。致政歸。在伴都下。支領給賜。因與妓玉堂春。姓蘇者狎。創屋宇。置器飾。不一載。所費罄盡。搗母有繁言。生不得已出院。流落都下。寓某廟中。廊間有賣果者。見之曰。公子乃在此。

得路資以  
歸足矣席  
捲所有母  
乃貪甚

生官山西  
亦天使之  
也

耶。玉堂春爲公子。誓不接客。命我訪公之所在。今幸無他往。乃走報蘇。蘇誑其母。往廟酬願。見生抱泣曰。君名家公子。一旦至此。妾罪何言。然胡不歸。生曰。路遙費多。欲歸不得。妓與之金曰。以此置衣飾。再至我家。當徐區畫。生盛服僕從。復往。搗大喜。相待有加。設宴夜闌。生席捲所有而歸。搗知之。撻妓幾死。因剪髮跣足。斥爲庖婢。未幾山西商某。聞名求見。知其事。命鬻之以百金。爲贖身。年髮長。顏色如故。携歸爲妾。初商婦皮氏。以夫出。鄰有監生。浼嫗與通。及夫娶妓。皮知之。夜飲。置毒酒中。妓遂巡未飲。夫代飲之。遂死。監生欲娶皮。反陵皮。告官云。妓毒殺夫。妓曰。酒爲皮置。皮曰。夫始結爲正室。不甘爲次。故殺夫。冀改嫁。監生陰爲左右。妓遂成獄。生歸。父怒斥之。遂矢志讀書。登甲科。後擢御史。按山西錄囚。潛訪得監生隣嫗事。逮以來。不伏囚。潛匿一胥於庭下。櫃中。監生皮氏與嫗俱受刑於櫃側。官僞退吏胥。黷嫗年老。不堪受刑。私謂皮曰。爾殺人累我。我止得監生五金。及兩疋布。安能爲受刑。二人懇曰。毋再忍須臾。我罪得脫。當重報。櫃中胥聞此言。卽大聲曰。三人已盡招矣。官出胥爲證。俱伏法。王令鄉人僞爲妓兄。領回籍。陰置別邸爲側室。

生非妓。終將落魄天涯。妓非生。終將含冤地獄。彼此相成。卒爲夫婦。好事者撰爲金釵記。生爲王。瑚妓爲陳林春。商爲周鏗。姦夫莫有良。

情史氏曰。夫人一宵之遇。亦必有緣焉。湊之。况夫婦乎。媿母可爲西子。緣在不問好醜也。瓦礫可爲金玉。緣在不問良賤也。或百求而不獲。或無心而自至。或久睽而復合。或欲割而終聯。緣定於天。情亦陰受其轉而不知矣。吁。雖至無情。不能強緣之斷。雖至多情。不能強緣之合。誠知緣之不可強也。多情者。固不必敗行。而無情者。亦胡爲甘自菲薄耶。

### 張幼謙

男女七歲  
異席古人  
防閑豈不  
愼哉

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隣居。張宦族而貧。羅齷齪而富。宋端平間。兩家同日生。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羅女寄學於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合爲夫婦。張子羅女。私以爲然。密立券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數歲。嘗私合於齋東石榴樹下。自後無間。明年羅女不復來學。張子雖屢至羅門。門院深邃。終不見女。至冬。張子書詞名一剪梅云。同年同日又同窗。不似鸞鳳。誰似鸞鳳。石榴樹下事匆忙。驚散鴛鴦。拆散鴛鴦。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朝朝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伺其婢連日不至。又成詩云。昔人一別恨悠悠。猶托梅花寄隴頭。咫尺花開君不見。有人只自對花愁。一日婢至。與之云。齋前梅花已開。可托折梅花遞回信來。去無報音。明年隨父忠父館寓越州太守齋。兩年方歸。羅女遣婢餽箋。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粒。張大喜。語婢欲

辛氏何曾  
及第做官  
徒取兩富  
相當耳卓  
王孫所少  
者非錢財  
也何如塔  
耶馬相如

得一會期。且復書一詩云。一朝不見似三秋。真個三秋愁不愁。金錢難買尊前笑。一粒相思死不休。嘗擲金錢爲戲。母見詰之。云得之羅女。母覺其意。遣里嫗問婚。羅父母以其貧。不說曰。若會及第做官。則可。明年張又隨父同越州太守候差于京。又兩年方歸。而羅女受里富室辛氏聘矣。張大恨。作詞名長相思云。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尙新。過一春。又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卻人。遣里嫗密送與女。女言受聘乃父母意。但得君來會面。寧與君俱死。永不願與他人俱生也。羅屋後牆內有山茶數株。可以攀緣及牆。約張候于牆外。中夜令婢登牆。用竹梯置牆外以度。凡伺候三夕而失期。賦詩云。山茶花樹隔東風。何啻雲山萬萬重。銷金帳煖貪春夢。人在月明風露中。復遣里嫗遞去。女言三夕不寐。無間可乘。約以今夕燈燭後爲期。至期果有竹梯在牆外。遂登牆緣樹而下。女延入室登閣。極其繾綣。遂訂後期。以樓西明三燈爲約。如至牆外止一燈。不可候也。自後無夕不至。或一二夕。或三四夕。明三燈。則牆外亦有竹梯矣。月餘又隨父館寓湖北帥廳。先數日相與泣別。女遺金帛甚厚。曰。幸未卽嫁。則君北歸。尙有會期。否則君其索我於井中。且結來世姻矣。其年張赴湖北留寓。試畢歸里。則女亦擬是冬出閣。適聞張歸。卽遣婢訂約。今夕。且書卜算子詞一闋云。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想思十二辰。直是情難捨。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



個人相見黃泉下。張如約至。女喜且怨曰。幸有期會。奈何又向湖北。又不務早歸。從今若無夜不會。亦祇兩月餘矣。當與君極歡。雖死無恨。君少年才俊。前程未可量。妾不敢以世俗兒女態。邀君俱死也。相對泣下。久之。張索筆和其卜算子云。去時不繇人。歸怎繇人也。羅帶同心結。到底事教拚捨。心是十分真。情沒些兒假。若道歸遲打棹篋。甘受三千下。自是遂無夜不至。半月餘。爲羅父母所覺。執送有司。女投井不果。令人日夕隨之。張到官。歷歷具實供答。宰憐其才。欲貸其罪。而辛氏有巨貲。必欲究竟。張母遣信報其父。父懇湖北帥關節本郡太守。未幾。湖北帥寓試揭曉。張子魁。旗鈴就國中報捷。宰大喜。延至公廳賀之。送歸報拜母。申州請旨。邑方逮女出閨。中途而返。太守得湖帥使書。而本縣申文亦至。辛氏以本縣擅釋張子。赴州陳訴。太守曉辛曰。羅氏不潔之女也。天下多美婦人。汝焉用此爲。當令羅氏還爾聘財。辛辭塞。太守令吏取辛情願休親狀。行移本縣。追理聘財。密書與宰。令爲張羅了此一段姻緣。宰具札。招羅仁卿公廳相見。卽賀其得佳婿。盛禮特筵。具道守意。羅歸。招張來贅。張明年登科。仕至倅。夫婦偕老焉。

生之及第做官時。不先不後。恰在園中。文昌主婚。朱衣人作媒。一場醜事。反爲美談。向使羅父母不覺。兩人者終當以情死。顛之倒之。造物真巧於簸弄哉。

晁采

樂圖  
小歡

大歷中有晁采者。小字試鶯。女子中之有文者也。與母獨居。深嫻翰墨。豐姿艷體。映帶一時。有尼常出入其家。言采美麗。爲天下冠。不施丹鉛。眉目如畫。嘗見其夏月着單衫子。右手攀竹枝。左手持蘭花扇。案膝上。注目水中遊魚。低颯竹枝小詞。若黃鸝學囀。真神仙中人也。性愛看雲。故其室名窺雲室。館名期雲館。一日蘭花始發。其母命賦之。采卽應聲曰。隱於谷裏。顯於澧潯。貴比於白玉。重匹於黃金。旣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玉之琴。其敏慧若此。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周旋。每自誓言。當爲伉儷。及長而散去。猶時時託侍女通殷勤。茂嘗春日寄以詩曰。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又曰。旭日瞳瞳破曉靈。遙知粧罷下芳堦。那能化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采得詩。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且曰。吾憐子也。茂曰。何以不去心。侍者曰。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茂持啖未竟。墜一子於水盆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茂遂棄之。明蚤有並蒂花開於水面。如梅英大。茂因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所來數。茂卽書其異。託侍女以報采。采持閱大喜曰。並蒂之諧。此其徵矣。因以朝鮮繭帟作鯉魚函兩。而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遂寄茂。以詩曰。花箋製葉寄郎邊。的的尋魚爲妾傳。並蒂已看靈鶴報。倩郎早

覓買花船。往苒至秋。屢通音問。而歡好無繇。偶值其母有姻戚之行。采卽遣人報茂。茂卽喜。乘月至門。遂酌願焉。晨起振衣。兩不忍別。采因自剪鬢髮贈茂。且曰。好藏青鬢。早締白頭也。茂歸藏於枕畔。蘭香芳烈。馥馥動人。因以詩寄之曰。几上金猊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曛。犀流金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綢繆之後。又復無機可乘。時值杪秋。金風淅淅。采無聊之極。因遣侍兒以詩寄茂曰。枕簟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繇浪寄書。窗外江村鐘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疏。此時最是无聊處。腸斷寒猿定不如。茂答曰。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鬱金香。文君未爨先成渴。顛頂初逢已自傷。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牀頭漏點長。自茲以後。契闊彌深。采挹鬱中懷。遂凋素質。母察其異。苦詢侍兒。侍兒因微露其情。母嘆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然古多不偶。吾今當爲成之。因託釜柯以采歸茂。

賈子說林云。陳忠有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妾。豐與村中女子戲相謂曰。得婿如勃。無恨矣。自是豐與勃屢通音問。七月七日。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啖未竟。墜一子盆水中。明旦開並蒂花云。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爲雙蓮節。其事相類。疑晁采傳仿陳豐而作者。憐子苦心。亦借漢女子舒襟私於元羣事。

范蠡

范大夫好  
大膽說宜  
如此兒亭  
名語

西施越之美女。家于苧蘿村西。故曰西施。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今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吳越春秋云。越王以吳夫差淫而好色。乃令范蠡取西施以獻之。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西施山下有浣紗石。

越王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所謂三年始達於吳者。疑卽此學服之三年耳。若在路復三年。則六年矣。施齒不稍長乎。且吳越隣壤密邇。其貢書必有歲月。遷延三歲。使人烏得無罪。吳王亦安得無言也。又別志。越既滅吳。乃沉西施於江。以報鴟夷。而世俗盛傳扁舟五湖之事。

賈午

窺之何爲  
計此女閱  
人多矣亦  
賈午。太尉充少女。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燕賓客。其女輒於青幃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於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竊寐。婢後往壽家。且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

由賈賊家  
法太疏

此狐狸大  
能了事

又是一小  
紅娘

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侍中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佯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共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充女已及笄矣。充既才壽而辟之。舍壽將誰婿乎。亦何俟其女自擇也。雖然。賈午既勝南風。充長女即賈后。韓壽亦強正度。晉惠帝字也。使充擇婿。不如女自擇耳。

### 江情

福州守吳君者。江右人。有女未笄。甚敏慧。玉色穠李。父母鍾愛。携以自隨。秩滿還朝。候風於淮安之版開。隣舟有太原江商。亦携一子。名情。生十六年矣。雅態可繪。敏辨無雙。其讀書處。正與女窗相對。女數從隙中窺之。情亦流盼。而無緣致意。偶侍婢有濯錦船舫者。情贈以果餌。問小娘子許適誰氏。婢曰。未也。情曰。讀書乎。曰能。情乃書難字一紙。詭云。偶不識此。爲我求教。女郎得之。微哂。一一細註其下。且曰。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婢遂以告。情知其可動。爲詩以達之。曰。空復清吟託鼻煙。樊姬春

思滿紅船。相逢何必藍橋路。休負滄波好月天。女得詩慍。暫爾泮水。那得便以艷句撩人。欲白父管其婢。婢再三懇。乃笑曰。吾爲詩罵之。乃緘小碧箋以酹曰。自是芳情不戀春。春光何事慘閨人。淮流清浸天邊月。比似郎心向我親。生得詩大喜。卽令婢返命。期以今宵。啟窗度候。女微哂曰。我閨幃幼怯。何緣輕出。郎君豈無足者耶。生解其意。候人定。躡足登其舟。女憑闌待月。見生已躍然。携肘入舟。喜極不能言。惟嫌解衣之遲而已。旣而體慵神蕩。各有南柯之適。風定月明。兩舟解纜。東西殊途。頃刻百里。江翁晨起。覓其子不得。以爲必登溷墜死。淮流返舟求尸。茫如捕影。但臨淵號慟而去。天明情披衣欲出。已失父舟所在。女惶迫無計。藏之船旁榻下。日則分享羹食。夜則出就枕席。如此三日。生耽於美色。殊不念父母之離邈也。其嫂怪小姑不出。又饌兼兩人。伺夜窺覘。見姑與小男子切切私語。白其母。母恚不信。潛身往視。果然。以告吳君。吳君搜其艙。得情榻下。拽其髮以出。怒目以視。礮刃其頸。欲下者數四。情忽仰首求哀。容態動人。吳君停刃叱曰。爾爲何人。何以至此。生具述姓名。且曰。家本晉人。閨閣亦不薄。昨者猖狂。實亦賢女所招。罪俱合死。不敢逃命。吳君熟視之久。曰。吾女已爲爾所污。義無更適之理。爾宜爲吾婿。吾爲爾婚。情拜泣幸甚。吳君乃命情潛足掛舵上。呼人求援。若遭溺而幸免者。庶不爲舟人所覺。生如戒。吳君令篙者掖之。伴曰。此吾友人也。易其衣冠。撫字

苦中得樂  
樂而忘苦

其母不覺  
也其嫂覺  
之

我見猶憐  
何況女乎

處分甚當  
此考大有  
見識

如子抵濟州。假巨室。華筵召儻相。大講合婚之義。舟人悉與宴。不知其所繇。既自京師返旆。延名士以訓之。學業大進。又遣使詣太原。訪求其父。父喜。賫珍品至楚。留宴累月。乃別。情二十三。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與女歸拜翁姑。會親里。携家之官。初爲南京禮部主事。後至某郡太守。膺鞏翟之封。有子凡若干人。遐邇傳播。以爲奇遇云。小說曰綠舟記。

若是一儉而去。各自開船。太平無話。二人良緣終間。行止俱虧。風定舟開。天所以成美事也。

### 薛氏一芳

吳郡富室有姓薛者。至正初。家於閭門外。以粥米爲業。二女蘭英。蕙英。皆敏秀能詩。父母於宅後建樓居之。名曰蘭蕙聯芳樓。適承天寺僧善水墨。乃以粉灰四壁。邀請繪蘭蕙於上。登之者。如入春風之室。二女日夕其間。吟咏不輟。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枝詞。和者百餘家。鏤板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詞十章。曰。姑蘇臺上月重圓。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館娃宮中麋鹿游。西施去泛五湖舟。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墓虎邱。虎邱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寶佛燈。約伴燒香寺中去。自家釵釧施山僧。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

楓惱客眠。洞庭餘柑三寸黃。笠澤銀魚一尺長。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絲進上方。茯苓抽竈棟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一縷鳳髻綠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漸腸人。百尺高樓倚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采蓮。鐵崖見其稟。手題二詩於後曰。錦江只見薛濤牋。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流知有日。連珠合璧照華筵。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自是名播遠邇。咸以爲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足論也。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薛素厚。生與販抵郡。至此日。泊舟於樓下。依薛爲主。薛以其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生青年韶秀。性復溫和。夏月於船頭澡浴。二女在窗隙窺見。嫪生之具。乃以荔枝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宇。縹緲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旣而更深漏靜。月墮河清。萬籟俱寂。生企立船舷。若有所俟。忽聞樓窗啞然有聲。顧盼頃刻。則二女以鞦韆絨索。垂一竹兜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旣見喜極。不能言。相携寢室。盡繾綣之意焉。蘭口占詩贈生曰。玉砌雕蘭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薰亦吟

瞰河作樓  
亦何異綵  
樓招婿乎



云寶鼎香銷燭影低。枕屏搖動錦帷垂。風流好似魚游水。纔過東來又向西。生至曉。乘之而下。自是無夕不會。二女吟咏頗多。不能盡記。生耻無以答。一夕見女書匣內有剡溪玉葉牋。遂濡毫題一詩於上曰。誤入蓬萊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此身得似儉香蝶。遊戲花叢日幾回。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一夕中夜之後。鄭生悵然曰。我本羈旅江河。託迹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日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分。延平之劍。不知何時再合也。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久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韞匱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儉窺宋玉之容。自獻卞和之璧。感君不棄。肯賜俯從。雖六禮未行。諒一言已定。方欲永同歡愛。奈何邊生阻疑。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箒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生之父以書召生歸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生年少標致。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婚。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剪燈新話。有聯芳樓記。

西廂記鄭忒薄福。聯芳樓記鄭忒造化。

梁意娘

五季周時瀟湖梁公女名意娘。與李生有姑表親。李往來甚熟。因中秋玩月。與意娘潛通。戀戀不去。久之事露。舅怒逐之。絲是阻隔三霜。時遇秋日。意娘寄歌曰。花花葉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欲斷兮腸欲斷。淚珠痕上更添痕。我有一寸心。無人共我說。願風吹散雲。訴與天邊月。携琴上高樓。樓高月華滿。相思彈未終。淚滴琴絃斷。人道湘江深。未抵相思半。江深終有底。相思無邊岸。君在湘江頭。妾在湘江尾。相思不相見。同飲湘江水。夢魂飛不到。所欠惟一死。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長相思兮長相思。短相思兮無盡極。早知如此掛人心。悔不當初莫相識。李生得歌悲咽。因託人進公曰。合愛才華賢甥文藻。天生佳耦。幸未議婚。公不若妻之以塞外議。公乃許焉。

章文煥

天歷己巳。建康富人竇時雍有女及笄。名羞花。貌美。尤長於詩。漂水士人章文煥。少年聰俊。與竇爲中表親。自幼過竇家。時雍甚愛重之。嘗戲指女曰。長必以妹配汝。生女亦覺留意。生私爲詩聘曰。春風連理兩枝梅。曾向羅浮夢裏來。分付東君好調護。莫教倚傍別人開。羞花踵韻曰。庾嶺清香一樹梅。凌寒不許蝶蜂來。料應一點春消息。留向孤山處士開。自是情好甚殷。或對酌燈下。或吟眺花前。

時雍不之禁也。一日會於迎暉軒下。相與象戲。文煥吟曰。紛紛車馬渡河津。黑白分明目下真。羞花續曰。莫使機關爭勝負。兩家人是一家人。生女大笑。又鋪紫氍毹於中庭。攤牌較勝。文煥笑曰。但要合着油瓶蓋。羞花笑曰。只恐貪花不滿三十耳。文煥興發求歡。羞花變色曰。既爲正配。豈效淫奔。文煥跪而言曰。人心翻覆。勢若波瀾。倘事在必諧。先之何害。萬一有變。如爾我相愛何。羞花嘿然。遂任其意。文煥低吟曰。鸞鳳相交顛倒顛。武陵春色會神仙。紅回杏臉金釵墜。淺蹙蛾眉雲鬢偏。羞花續曰。衣惹粉花香雪散。帕沾桃浪嫩紅鮮。迎暉軒下情無限。絕勝人間一洞天。羞花脫臂上金釧一雙與生曰。此釧卽主盟也。文煥拜受。未幾時雍覺之。召生謂曰。汝宜速回。倩媒求聘也。文煥拜謝。將行。羞花私貽餽。且叮嚀蚤來。飲泣而別。文煥回見父母。備陳其情。父母悅從。卜日下禮。羞花因念生之故。尋命家人致緘。文煥啟視。乃集古絕句十首。今存其四云。繡戶紗窗北里深。燈昏香燼擁寒衾。故園書動經年別。滿地月明何處砧。嗟君此別意何如。閑看江雲思有餘。愁傍翠蛾分八字。酒醒孤枕雁來初。風帶潮聲枕簟涼。江流曲似九迴腸。朱門深閉煙霞暮。一點殘燈伴夜長。寒窗燈盡月斜輝。桃李陰陰柳絮飛。春色惱人眠不得。高樓獨上思依依。文煥得詩。隨卽擇期入贅。合卺之夕。時雍欲試生才。使口占催粧詩。生吟二絕云。紅搖花燭二更過。粧就風流體態多。織女莫教郎耐久。速乘

鶴駕渡銀河。笙歌鼎沸滿華堂。深院佳人尙晏粧。懶得早乘雲馭降。張郎久待杜蘭香。生女唱和甚多。好事者輯之。號金釵集。

紫竹

大觀中有紫竹者。工詞。善於笑謔。惟謂天下無其偶。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耳。玄伯嘿然。有秀才方喬樂平人也。偶與紫竹野遇。後不復覩。晝夜思之。中心鬱結。每入闌闔。見賣美人圖者。輒取視。冀其有相似者。或挾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慕。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眉如遠岫首如螾。但得相思不見人。若使畫工圖軟幃。何妨百日喚真真。一日遇道士持一古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卽得其貌矣。照後令畫工圖之。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卽飛入日宮。散爲陽氣矣。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陽寶鏡。喬遂以白玉盤螭匣盛之。囑嫗往售。紫竹顧鏡影。遂留焉。怪以問嫗。嫗云。此鏡得之方生。宜還詢之。生爲解說。因以鏡獻。使嫗婉致狂慕之意。遂得以詩詞往來。互致欣慕。長夏。喬讀書於種梅館。懷思紫竹。至於忘食。忽紫竹遣以書。其大略云。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

火爲期。聊同織女。春風鴛帳裏。不妨鴈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喬所答詞亦多綺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煙草襯。雙鬢玉面碧窗人。一紙銀鈞春鳥信。佳期遠卜清秋夜。梧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其情深。今歲何須三月夏。紫竹復寄卜算子詞曰。繡閣鎖重門。携手終未易。牆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合眼想郎君。別久難相似。昨夜如何爲枕邊。夢見分明是。遂約於望雲門暫會。及期紫竹先至。徘徊牆下。久之寂然。俄聞人語。遂歸繡閣。作踏沙行詞紀恨云。醉柳迷鶯。懶風熨草。約郎暫會閑門道。粉牆陰下待郎來。蘚痕印得鞋痕小。玉漏方催。月光漸小。望郎不到心如搗。避人歸倚小圍屏。斷魂還向牆陰遶。喬至無所遇。憾愧而去。反以尺牘責其失約。紫竹戲爲菩薩蠻詞解之曰。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約。漫道一睽違。佳期難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語不赴期。見時須打伊。喬復爲詞戲答云。秋風只疑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鴛鴦如共耍。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紫玉遂設誓於書。喬答以踏沙行云。筆銳金針。墨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縷獸兒煙。蘭房深處深深拜。芳意無窮。花錢難再。簾前細祝風吹帶。兩情願得似堤邊。一江綠水年年在。後因復尋舊約。遂得諧繾綣之私。自此兩情相得益甚。蹉跎時景。忽復青陽。其父稍有所聞。遂召喬以紫竹妻焉。紫竹詞甚多。

不能畢錄。猶記一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粧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鬪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

寶鏡的是異物。作傳者。不著下落何也。

### 莫舉人

此秋胡之  
金何可受  
也

廣西莫舉人會試過江都。一官家有女及笄。往神廟燒香。莫闌行至廟。女盥手上香。婢進帨。莫因就水盥手。以所衣盛服揩之。女目婢以帨授莫。莫以爲奇遇。候婢出。出袖中金致謝。女怒。卽返其金。莫曰。我欲爾爲謝娘子。此何足計。婢復於女。女恐人知。命諭莫速去。毋招人議。莫曰。我欲一見娘子。不然。雖死不去。女無奈。取一簪一帕。令婢持謝莫。曰。感相公美意。然禮不可見。以此奉答。望絕念卽去。莫曰。娘子以此見諭。是期我相見也。女聞悔之。躊躇良久。乃曰。某日家中修醮事。黃昏時。門外送神。我於門首一見可也。餘則不可。婢復告莫。莫喜。至某日晚。女果出見。一揖後。女卽轉身入內。莫乘闖。驀隨其後。女至閣中。將晚促之出。莫曰。娘子。我旣入則不可出矣。我功名之念。亦休矣。爾以簪帕約我來。倘不得相從。有死而已。抽篋中佩刀欲自刎。女驚。姑留莫。因託疾坐閣中。計事必終露。乃携婢宵遁。宦家失女大駭。因女已許聘一宦家。至是懼事洩成訟。適家有病婢。遂毒死。詐稱女死。殮葬如

禮莫携女歸。生二子。後數年。登進士。授江都隣縣尹。攜妻之任。因謁女父。既久成厚契。莫迎女父至。衙設宴。酒至夜。呼妻子出拜。前婢亦在。父愕然曰。爾乃在此乎。此女之不肖。非壻罪也。但前失女時。恐壻家知。已託言病死。自今宜謹密。我亦不願頻往來。任滿別遷。我自來會。遂別去。莫後官至方面。二子俱登仕籍。

書生以衣拭手。何與女子事。目婢授脫。未免有情。簪帽之酬。更貽口實。門首相見。出於何名。女五內固已耿耿不能忘生矣。特嫩臉不似老作家手段耳。得此無賴書生。步步撒潑。終諧魚水。令生已有妻。妻又妬婦。此女作何下落。危哉危哉。可不思之。

### 王生

崇寧中有王生者。故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當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來。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嘆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

男子來何  
後也

幸有末段  
不然負此  
女多矣

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嫗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嫗。嫗亦曰。非也。將復入。生刳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而去。女泣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喪。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嫗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嘆而去者當是也。生旣南宮不利。遷延數月。不歸家。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局之別室。女所齋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嫗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嫗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闔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宴。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奉觴勸。不覺兩淚墜。酒中生淒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淚墮語零。生亦愧嘆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尙書郎。歷數郡。

潘用中

嘉熙丁酉。福建潘用中。隨父候差於京邸。潘喜笛。每父出。必於邸樓凭欄吹之。隔牆一樓。相距二丈許。畫欄綺窗。朱簾翠幕。一女子聞笛聲。垂簾窺望久之。或揭簾露半面。潘問主人。知爲黃府女孫也。



若是月餘。潘與太學彭上舍聯輿出郊。值黃府十數轎來。春遊歸路窄。過時相挨。其第五轎。乃其女孫也。其轎窗皆半推。乃四目相視。不逾咫尺。潘神思飛揚。若有所失。作詩云。誰家消息逗東風。心有靈犀一點通。最恨無情芳草路。匿蘭合蕙各西東。忽忽遂歸。次日天明。見女揭簾凭欄。潘大誦前詩數過。適父歸。遂避出。有友曰。晏仲舉。建寧人也。潘明往訪。邀歸邸樓。縱飲歡。細談心曲。酒酣。因曰。對望誰家樓也。晏曰。卽吾館寓。所窺主人女孫。極秀媚勤學。聰明俊爽。且工詩詞。潘愈動念。晏去。女復揭簾觀望。潘喜欲狂。取胡桃擲去。女用帕子裹桃。復擲來。帕子上有詩云。闌干閑倚日偏長。吹笛無情苦斷腸。安得身輕如飛燕。隨風縹緲到君旁。潘亦用帕子題詞。裹胡桃復擲去云。一曲臨風值萬金。奈何難買玉人心。君如解得相如意。比似金徽恨更深。女子復以帕子題詞。裹胡桃擲來。擲不及樓。墜於簷下。潘急下樓取之。爲店婦所拾矣。潘以情告。懇求得之。帕上詩云。自從聞笛苦匆匆。魄散魂飛入夢中。最恨粉牆高幾許。蓬萊弱水數千重。遂令店婦往通殷勤。女厚遣婦。至囑勿洩。且曰。若諧酬更不薄。未幾潘父遷去。與鄉人同邸。潘忽忽不樂。厭厭成疾。父爲問藥。凡更十數醫。展轉兩月不愈。一日語彭上舍曰。吾其殆哉。吾病非藥石所能愈。乃告以故。曰。卽某日交遊所遇者也。彭告之父。父憂之。旣而店婦訪至潘寓。曰。自官人去後。女疾病垂死。母於枕中得帕子。究問知其故。今願以

女適君。何如。潘不敢諾。未幾晏仲舉至。具道其母真意。適彭亦至。遂語潘。父竟諧伉儷。奩具巨萬焉。前詩喧傳都下。達于禁中。理宗以爲奇遇。時潘與黃皆年十六也。

劉堯舉

劉堯舉字唐卿。舒州人也。淳熙末。父觀官平江許浦。堯舉從之行。是時當秋薦。遂僦舟就試嘉水。及抵中流。見執楫者一美少年。可二八。雖荆布淡粧。而恣態過人。真若海棠一枝。斜映水也。唐卿心動。因下訪之。知爲舟人子。乃嘆曰。有是哉。明珠出此老蚌耶。唐卿始礙其父。不敢頻矚。流連將午。情莫能已。駕言舟夫行遲。促其父助纜。父去。試以眼撥之。少艾或羞或慍。絕不相怯。及唐卿他顧。則又私覷流情。欲言還笑。唐卿見其心眼相關。神魂益蕩。乃出袖中羅帕。繫以胡桃。中綰同心結。投至女前。女執楫自如。若不知者。唐卿慄愧。恐爲父覺。頻以眼示意。欲令收取。女又不爲動。其父收纜登舟。將下艙。而唐卿益躁急無措。女方以鞋尖勾至脚下。徐徐拾納袖中。父不覺也。且掩面笑曰。措大者亦踉蹌如此耶。唐卿方定色。然亦陰德之矣。越明復以計使父去。因得間問曰。以子國色。兼擅巧能。宜配佳偶。但文龍彩鳳。誤墮雞栖。誠令人不能無慨。女曰。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豈獨妾哉。而敢違天命。唐卿益爲嘆服。是日兩情雖洽。然終礙父。咫尺不能近體。行抵秀州。唐卿應試畢。出院甚蚤。時舟人

市易未還。遂使女行抵他處。因私懇曰。僕年方壯。秦晉未諧。倘不見鄙。當與子結百年之好。女曰。陋質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第枯藤野蔓。難附喬松。妾不敢私。請君自重。唐卿拍其肩曰。噫。是何足較。兩日相見。已亂吾方寸久矣。恨不得一快豪情。今天與其便。而子復推托如此。望永絕矣。英雄當激而死。何惜此生。卽當碎首于前。以明投帕之意。言畢。卽欲投身於河。女急拽其衣裾曰。姑且止。當自有說。唐卿回顧曰。子真憐我乎。遂携抱於席間。得諧私願。女起自飾其髻。且爲生整衣曰。辱君俯愛。冒恥仰承。一瞬之情。義堅金石。幸無使剩葉殘葩。空付餘香於逝水也。唐卿答曰。苟得寸進。敢負心盟。必當貯子金屋。兩相笑狎而罷。是夕唐卿父母夢二黃衣人突報曰。天門纔放榜。郎君已首薦。忽一人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宜殿一舉。父母驚覺。及探示。果見黜落。少艾以爲失望。怏怏淚下。唐卿撫慰久之方已。及歸謁父母。詰質以夢。唐卿匿不敢言。至次舉。復領舒州首薦。唐卿感女夙願。遍令求訪。竟莫能得。蓋或流泛他所。而唐卿遂及第。

同一胡桃也。潘用中屢擲而不效。劉堯舉一擲而卽諧。然不諧者卒爲夫婦。而卽效者如浮萍斷梗之不可復問。旣損陰功。徒增感念。亦何樂此一擲爲哉。○唐卿挑一未字之舟女。且與期昏。未爲薄行之甚也。而冥中遂奪一舉。莫生以老臉撒潑。強奪人婦。而功名反無梗何耶。豈此女合爲

夫人特令醜始而令終歟。然天道亦僭賞矣。

### 姚月華

姚氏女。月華。少失母。忽夢月輪墜於粧臺。覺而大悟。不習而能。生未嘗讀書。自此搦管成篇。詞意雙妙。時隨父寓於揚子江。端午。江上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近舟有書生楊達。見其素腕牽裳。結五色絲於跳脫。鬢髮如漆。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艷冶。達神魂飛蕩。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句。情不能已。遂私命侍兒乞其舊稿。楊出於非望。立綴豔體詩。以致其情。自後遂各以尺牘往來。月華每得達書。有密語。皆伏讀數過。燒灰入醇醪飲之。謂之歎中散。一日。達飲於姚氏。酒酣假寐。月華私命侍兒送合歡竹鈿枕。溫涼草文蓆。皆其香閣中物也。達雖心蕩。亦無可奈何。悵然而歸。次日。達奏牋送不律隄糜致謝。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糜何也。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龍糜。月華巧於丹青。然以自娛。人不可得而見。是日。適畫芙蓉匹鳥圖成。遂以贈答。達見其約略濃淡。生態逼真。愛玩不釋。竟銀莊紙裁書謝之。月華復以灑海刺文履贈達。曰。爲郎作履。凡履霜雪。則應履而解。乃西蕃物也。又貽詩曰。金刀剪紫紱。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鳧。飛來入闈裏。蓋達與月華。雖文翰相通。

此詩從何而得

而終未一覩。至是見詩。心醉若狂。乃賂女侍而得一會焉。自是往來無間。凡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之鶴鶴會。小會。謂之白鷗會。歡恰正濃。忽其父有江右之遷。已買舟於水畔。彼此倉皇。無計可緩。遂快快而別。月華思念。爲之減食。乃效徐淑。休綴成一詞。以寄達。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焉伸。雜踏兮無緒。如彼兮絲棼。絲棼兮可理。妾心兮焉分。空閨兮岑寂。粧閣兮生塵。宜草兮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爲兮一身。所遭兮多忤。玉體兮難親。忘餐兮減寢。帶緩兮羅裙。菱鑑兮慵啓。博爐兮焉薰。整襪兮欲舉。寒路兮荆榛。逢人兮欲語。韜匣兮頑嚚。煩冤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曠。達讀之。嗚咽不勝。後達復至其舊院。惟見雙燕交飛。落花滿地而已。曾整裝向江右蹤跡之。而竟不可得。每爲友道及輒嗚嗚泣下云。

### 扇肆女

福建林生。弱冠。市有孫翁造白扇。一女嘗居肆中。林生心莫能恕。日往買扇。女疑之。乘間問生曰。買此何爲。生告以思念之故。冀時觀芳容耳。女見生青年美質。且憐其意。遣以香囊汗巾。并銀簪一枝。約某夕會於後門。生大喜。數日以待。至期往候。久不出。生積思固已成疾。又大風寒甚。欲歸不捨。夜

半女出。生不暇自顧。勉強交歡。遂死。女頻呼不應。恐爲家人所覺。扶生牆下。掩門而入。明日隣人見生死。馳報林翁。翁罔知其繇。因葬之。女會生。卽成胎。母密詢之。知不可諱。以實告。母言於翁。翁怒。欲殺女。母曰。爾富而無子。止此女。今幸孕。倘爲一子。亦吾嫡甥也。翁然之。懼人知。乃棄業移居他。所未幾。女生子。長數歲矣。偶適市。過林翁門。林夫婦見之曰。此何人子。酷似亡兒。相與渾泣。遂携兒至家。與之果。兒歸告其母。母告其父。使訪其亡子姓名。且有遺物否。孫翁携兒往。林翁延之。備言子之姓名。年貌。其時死於孫翁後門。翁問林子所遺物。林翁曰。吾兒有書館。自歿至今不忍開。因至館啓鎖。塵盆堆積。臥房一箱中。有白扇汗巾。及銀簪。孫念扇皆已家物。香囊又類其女手製。遂并求三物歸。以詢女。女泣曰。此皆前贈林者。此子果林子也。孫翁走告林。林大喜。以爲自天降。乃二姓合居。共教其子。登科甲。爲顯宦。此林同榜進士傳其事。

阮華

淳熙中有阮生名華。美姿容。賦性溫茂。尤善絲竹。時以三郎稱之。上元夜。因會其同遊。擊筑飛觴。呼盧博勝。約爲長夜之飲。旣而相携踏於燈市。時漏盡銅龍。遊人散矣。仰觀皓月滿輪。浮光耀采。華欣然曰。見此景而歸枕席。奈明月照人。孰若各奏所能。共樂清光之下。衆曰善。一友能歌。華吹紫玉簫。

和之聲入雲表。近居有女玉蘭。陳太常子也。燈筵方散。步月於庭。忽聞玉管鳴。因命侍兒窺之。還曰。阮三郎會友於彼。蘭頷之數四。凝睇者久之。因低颯一絕云。夜色沉沉月滿庭。是誰吹徹遶雲聲。嗚嗚只顧翻新調。那顧愁人淚眼傾。遂快快而入。華等曲終各散去。明夜復會於此。如是數夕皆然。一夕衆友不至。華獨徘徊花月之下。自覺無聊。乃吹玉簫一曲自娛。未終。忽一雙環冉冉而至。華戲謂曰。何氏子冒露而行。鬢笑曰。某陳宅侍兒也。因小姐玩月於庭。聞簫心羨。特遣妾奉邀一面。華思曰。彼朱門若海。關寺守之。倘有不虞。何以自解。因遜詞謝之。侍兒去。俄頃復至。出一物曰。如郎見疑。請以斯物爲質。華視之。乃一金鑲指環也。遂約之於指。無暇疑思。心喜若狂。隨與俱往。至三門。月色如晝。見蘭獨倚小軒。衣絳綃衣。幽姿雅態。風韻翩然。雖驚鴻遊龍。不足喻也。方欲把臂折衷。忽聞傳呼聲。蘭卽遁去。華狼狽而歸。寢不成寐。因吟一詩曰。玉簫一曲無心度。誰知引入桃源路。邂逅曲欄邊。匆忙欲並肩。一時風雨急。忽分雙兩翼。回首洛川人。翻疑化作雲。遂日徬徨於陳氏之居。而香閣深沉。無媒可達。日爲羸疾。寢食皆忘。父母及兄。百方問之。皆隱而不露。有友張遠。華之至交也。聞華病。往視之。因就榻究其病源。華沈吟不答。惟時時以目顧其手。嗚咽不勝。遠因逼視之。惟指約一環而已。遠會其意。因曰。子有所遇乎。倘可致力。當力圖之。華支吾不答。苦問不已。華度可與謀。因長嘆。

曰。異香空染。賈院牆高。翠竹徒存。洛川雲散。更何言哉。遠得其曲折。因曰。彼重門深鎖。握手誠難。幸有此環。容僕試籌之可也。遂袖之而出。凝目於陳氏之門。以窺其罅。俄頃一尼自其門出。躡其跡視之。乃避塵庵之尼。遠喜曰。吾計得矣。遂尾尼至庵。出一白蠟於前曰。有事相煩。倘師能成。當圖重報。尼叩其詳。遠曰。吾友阮郎鍾情於陳太常之女。彼此相慕。會面無期。聞師素遊其門。願得良謀。以圖一晤。尼始有難色。遠懇之數四。始曰。俟有便可乘。當相報也。遂收其環而別。次日尼清晨至太常家。見蘭着杏黃衫子。雲髻半偏。從其母摘玫瑰於庭。見尼至。驚謂曰。露山未乾。梁燕猶宿。師何來若此。早尼笑曰。不辭曉露而至。特有所請耳。其母問之曰。敝庵新鑄大士寶像。翌日告成。願夫人與小姐。隨喜一觀。爲青蓮生色。其母曰。女子差長。身難獨行。時蘭方挹鬱無聊。正思閒適。聞母不許。顏微哂然。尼再四慫恿。夫人因許其往。遂延早膳。兼致閑談。尼因耳目四集。終難達情。遂推更衣於小軒別所。蘭躡其後。因與俱行。尼隨微露指環。蘭觸目心驚。把玩不已。逡巡淚下。不能自持。因強作笑容。叩其所自。尼曰。昨有一郎持此禱佛。幽忱積恨。願影傷心。默誦許時。遂施此環而去。蘭復叩其姓名。遂歔歔泣下。尼故驚曰。小姐對此而悲。其亦有說乎。蘭羞悵久之。遂含淚而言曰。此情惟師可言。亦惟師可達。但搖搖不能出口耳。尼強之曰。昔者間窺青鎖。偶遇檀郎。欲尋巫峽之雲。遂解江漢之佩。脫



茲金指。聊作赤繩。蝶夢徒驚。鵲橋未駕。適逢故物。因動新愁耳。尼曰。小姐既此關情。何不一圖靚面。蘭嘆曰。春臺風去。楚岫雲迷。一身靜鎖重幃。六翮難生弱體。自非魂夢。安得相逢。尼見悽慘情真。遂以所求之故告之。蘭喜極不能言。惟笑頷其首而已。因出所題閨怨。使作回音。其一曰。晝永凭欄寄恨多。慳慳香閣竟如何。愁腸已自如針刺。那得閑情繡綺羅。其二曰。清夜淒淒懶上床。挑燈欲自寫愁腸。相思未訴魂先斷。一字書成淚萬行。其三曰。玉漏催殘到枕邊。孤幃此際轉淒然。不知寂寞嫌更永。卻恨更籌有萬千。其四曰。朝來獨倚綺窗前。試探何時了此緣。每日殷勤偷問卜。不知擲破幾多錢。因更出一環。並前環付尼去。臨別曰。師計固良。第恐老母俱臨。無其隙耳。尼笑曰。業已籌之。小姐至庵。但爲倦極思睡。常有計耳。尼因出別夫人。往復遠信。未行數步。遠已迎前。遂同至阮所以詩及環付之。華喜不自持。病立愈矣。遽起櫛沐。夜分以肩輿載至尼庵。閉於小軒。邃室。次晨夫人及蘭果聯翩而至。尼延茶畢。遂同遊兩廊。卓午。蘭困倦不勝。時欲隱几。尼謂夫人曰。小姐倦極思寢耳。某室清幽頗甚。能暫憩而歸乎。夫人許諾。遂送一小室中。更外而加鑰。蘭入其內。果幽雅絕倫。旁設一門。隨手可啟。蘭正注目。華自床後忽來。蘭驚喜交加。令其躡足。兩情俱洽。遂解羅襦。雖戲錦浪之遊鱗。醉香叢之迷蝶。亦不足喻也。歡好正濃。而華忽寂然不動。蘭驚起諦視。聲息杳如。遂惶懼不勝。推

之床壁。蹶然而起。遽整雲鬢。母雖訝其神色異常。第以爲疾作耳。遂命輿別尼而歸。輿音未寂。張遠及華之兄至。謂尼曰。事成否。尼笑曰。幸不辱命。遠問三郎何在。尼指其室曰。猶作陽臺夢未醒耳。遂推門共入。喚之數四。近而推之。死矣。各相失色無言。因思久病之軀。故宜致是。遂歸報其父。託言養病於庵而殂。其事遂隱。而人無知者。惟蘭中心鬱結。感慨難伸。凡寤寐之間。無非仇恨。乃續前之四韻。其一曰。行雲一夢斷巫陽。懶向臺前理舊粧。憔悴不勝羞對鏡。爲誰梳洗整容光。其二曰。幾向花間想舊踪。徘徊花下有誰同。可憐多少相思淚。染得花枝片片同。其三曰。一自風波起楚臺。深閨冷落已堪哀。餘烟空自消金鴨。那得芳心化作灰。其四曰。雲和獨抱不成眠。移向庭前月滿天。別怨一聲雙淚落。可憐點點濕朱弦。自此終日懨懨。遂已成娠。其母察其異。因潛叩蘭度不可隱。盡露其情。且涕泣而言曰。女負罪之身。死不足惜。所以厚顏苟存者。爲斯娠在耳。倘母生之。爲阮氏之未亡婦足矣。母乃密白於太常。始尤怒甚。終亦無奈。遂請阮老於密室。以斯情達之。阮亦忻然。因託言曾聘于華者。遂迎之以歸。數月而生一子。取名學龍。蘭遂蔬縞終身。目不窺園。後龍年十六而登第。官至州牧。蘭因受旌焉。

爲吳有國中樂橋李賣綠之女。美司徒季伯昇之子。悅之。尼爲定計。誘致之室。季子喜極。一交卽

爲貌美便  
可凌人層  
累而下當  
以色受累  
矣

死。尼瘞其屍榻下。而寘其所帶大帽於床頂。未幾屋漏。召匠治之。匠於穴中見帽。遂以告季。季執尼出。驗之得屍。誅尼廢其寺。又夷堅志。臨安少年悅某氏婦。日倚其門。見一尼出入。隨之至西湖。庵中施錢千萬。尼訝之。以情告。尼爲甘言誘婦至寺。醉臥登榻。則一男子伏焉。婦人倉皇索轎歸。尼入視其人。已卒。蓋喜極暴亡也。事露。尼受徒刑。尼之伎倆。亦可畏。特避塵庵之尼。幸而免禍。亦陳阮之過於寬乎。

### 狄氏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列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歡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轡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炫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見之駭慕。寔魄歸。悒悒不聊。乃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

懷大珠二囊。示尼曰。值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值耳。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旦來問。尼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也。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掩面搖手曰。不可。尼媪曰。非有它。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可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去。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肴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携一小侍兒。引狄氏內室而坐。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咀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擧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飲之。狄氏不能卻。爲酌卮。卽自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之。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歉然。恨相見之晚也。比夜散。

不見可欲  
使人不亂  
古制婦不  
踰闕意蓋  
爲此重負  
此生可恨  
狄氏可恨

去猶徘徊願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絲毫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值且訟於官夫愕眙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甚狄氏以念生病死

### 盈盈

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一時會貴者病有官千牛者父遣往問遂爲盈盈所私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索京師無所不至而不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謂曰第不可言在此若上問何住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簾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繇己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大笑而已

暗合與竅遂合虢國頂釵盈盈可謂巧矣

王僧彌

王僧彌。珉字季琰。僧彌其小字。與嫂婢謝芳姿通。情好甚篤。嫂箠芳姿過苦。東亭聞而止之。  
（王瑜字元琳封東亭侯珉之兄）芳姿素善歌。而僧彌好持白團扇。嫂令芳姿歌一曲。當赦之。芳姿歌曰。白團扇。辛苦且流離。是郎眼所見。僧彌聞曰。奈何遣却。芳姿應聲又歌曰。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觀唐與正事。此嫂雖酷。猶勝於朱道學也。唐事見情厄類。

阮咸

阮仲容咸。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徙。初云。去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之不可失也。婢之重逾母喪。有如此夫。

情主人曰。人性寂而情萌。情者怒生不可闕遏之物。如何我可私也。特以兩情自喻。不可聞。不可見。且亦恐人聞。恐人見。故謂之私耳。私而終遂也。雷雨之動滿盈。不遂而爲蟬哀。爲蛩怨。爲盍旦之求明。爲杜宇之啼春。有能終闕人耳目者乎。崔鶯有言。必也君亂之。君終之。是乃所謂善補過者。微之薄倖。吾無取焉。我輩人。亦自有我輩事。慎勿以須臾之驩。而誤人於沒世也。

## 太史敷女

齊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首太史敷家傭。太史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食食之。與私。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汚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王后賢。亦不以不見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后子建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 卓文君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以貲爲郎。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所從遊鄒陽枚乘輩。皆名流。相如見而慕之。因病免。客遊梁。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其銘曰。桐梓合精。居數歲。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往舍都亭。臨邛令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臨邛富人卓文孫。謂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旣至。相如謝病。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焉。相如不得已。携琴而往。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文孫有女。文君。年十七而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琴聲中已  
喻之使奔  
矣

聞而恥已  
墮相如夫  
婦術中矣

鳳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處蘭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相頤頤兮共翱翔。又曰。鳳兮鳳兮從鳳棲。得託華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予悲。相如之臨邛。侍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才。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相如貧居愁憊。以所著鷓鴣裘。就市人楊呂貫酒。與文君爲歡。旣而文君拘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貫酒。遂相與俱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合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復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天子讀長卿子虛賦。大異之。卽擢爲郎。數歲。天子欲通西南夷。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至蜀。蜀太子以下郊迎。縣令負弓矢先驅。蜀人榮之。於是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爲使女尙長卿晚而厚分其女財。與男等。後相如以病免。歸茂陵卒。文君爲誄云。嗟嗟夫子兮。豈通儒少好學。



兮綜羣書。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尙慕往昔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驅馬高車。憶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妃兮不恥當鑪。平生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淒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妻者齊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後爲齊。相如不遇文君。則綠綺之絃可廢。文君不遇相如。兩頰芙蓉。後世亦誰復有傳者。是婦是夫。千秋佳話。風流放誕。豈足病乎。今之蓬州。唐謂之相如縣。迄今有相如祠。相如之取重後代如此。彼風流放誕者。得乎哉。

長卿氏曰。文君之爲人。放誕風流也。女不俠不豪。俠不放誕風流不豪。放誕風流不媚色。姣好不豪。姣好放誕。所奔非相如亦不豪。奔相如不家。徒四壁亦不豪。家徒四壁。不親當鑪。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亦不豪。親當鑪滌器。不得僮百人。錢百萬。太子郊迎。縣令負弩。卓王孫及臨邛富人。皆偃僂門下亦不豪。此所以爲放誕風流也。文君以身殉相如。相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詠。已足千古。美人賦。白頭吟。蛇足矣。

陸式齋（名容字文量）少年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

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遷去。是秋領鄉薦。年二十四。此女不亦放誕風流乎。然司馬長卿則可。式齋則不可也。文君寡相如未娶。侍者通殷勤時。固已定百年之期矣。若館人女不然。式齋將何以結其局。故曰不可。

### 紅拂妓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床而見。靖長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倨見賓客。素歛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妓誦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啓視。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遽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詞語氣。真天人也。靖不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紅拂一見便識衛公。又算定越公無能爲。然後相從。是大有斟酌。人或曰。紅拂既有殊色。必膺特眷。萬一追討甚急。將如何。余曰。衛公智人也。計之熟矣。布衣長揖。責以倨見賓客。越公遂歛容謝之。越公能受言者也。設追討將急。靖必挺身往見。不過費一席話耳。越公豈以婦人故。灰天下豪傑之心哉。

### 梁夫人

韓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麴麴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封梁國夫人。

梁夫人不爲娼。則不遇斬王。不遇斬王。則終身一娼而已。夫閨閣之幽姿。臨之以父母。誑之以媒妁。敵之以門戶。拘之以禮法。婿之賢不肖。盲以聽焉。不幸失身爲娼。乃不能擇一佳婿自豪。而隨風爲沾泥之絮。豈不惜哉。

### 瑞卿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滯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禮吏。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爲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旣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吏人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市。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共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旣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隸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隣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忍輕棄乎。然士以名爲不朽。一失此時。恐貽後悔。今將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子妾不爲無情。如此一旦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網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旣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尙書左丞相。出爲夔州節度使。旣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繇。仍以衡宗族爲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職役。遂與瑞卿偕老焉。

## 馮蝶翠

洞庭葉某商於大梁。眷一妓馮蝶翠者。罄其貲。迨凍餒爲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驅麥。馮下驢。走走小巷中。使驢夫召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金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戀戀不舍。隨罄其金。仍傭於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資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

不恥磨傭。使驢夫召之。視縑袍戀戀之情。固已高數倍矣。出金相贈。一而再焉。葉遂發憤爲商。卒同白首成人之美。還自成也。彼計目前榮悴。而不計久遠者。獨何心哉。龍子猶有張潤傳。事頗近此。而結局遠不相及。備錄於此。傳曰。張潤行三瓜州人。少鬻爲閩關潼門之妓。善歌。微有韻致。與賈人程生交善。許以必嫁。程惑焉。爲之破家。衣敝履穿。不敢復窺張室。而張念之不置也。一夕遇諸門。亟呼入。相持大慟。程具道所不敢狀。張自出青蚨。具餐止宿。夜半語程曰。儂向以身許君。不謂君無賴至此。然儂終不可以君無賴故。而委身他姓。儂有私財五十金許。今以付君。君可貿易。

他方一再往。有贏利。便圖取儂。儂與君之命畢此矣。語達旦。空囊授之。珍重而別。程既心蕩。無復經營之意。且貧兒暴富。饑態不禁。乃別往紅樓市。歡罄其資而歸。而張不知也。久之無問。復遇諸門。居然窶子容耳。聞張呼。驚欲走匿。張使婢闌之以入。叩其故。詭云。中道遭寇。僅以身免。自憐命薄。無顏見若。張悲憤甚。一慟幾絕。程亦悔且泣。徐曰。業如此。當奈何。張曰。此吾兩人命絕之日也。生而暎。何如死而合。君如不忘初願。惟速具毒酒。與君相從地下耳。言泣。淚如雨注。程不知所爲。張迫之再。無已。潛取毒藥進酒。張且泣且飲。便傾半壺。程覺其有異。大恐。遽盡吸之。已而兩人皆死。既死。搗母乃覺。從旁人教。剖生羊灌張。張活。次及程。則無療矣。蓋毒性下墜。張先飲味薄。故可起。亦天意所以誅薄倖也。程父訟之長洲江令。令廉得程。負心始末。乃責其父而釋張。當此時。張之名震於一郡。郡之好事者。咸往問疾。求識面以爲快。或呼爲藥張。三從所殉也。或呼爲癡張。三謂其所殉非人也。張疾愈。郡人士爭交。懽之聲價益隆。然性好佚宕。不譽縉紳。竟以此浮沉數年。無一大遇。聊隨一賣絲者終焉。予嘗有詩云。同衾同穴兩情甘。鴆酒如何只損男。卻笑世人不怕死。青樓還想藥張三。癡心漫結死生期。松栢西陵別有枝。自是薄情應橫死。交懽豈少賣絲兒。黃金銷盡命如霜。紅粉依然映畫堂。一負生兮一負死。古今空說兩鴛鴦。余謂張三贈金伏毒二事。

都奇所恨者毒酒無靈。不肯成全。張三一箇好名。使死而復甦。碌碌晚節。誠贅疣也。然令張死而程甦。其爲贅疣。又何如。誰謂毒酒果無靈哉。語云癡心女子負心漢。二人之謂乎。余又聞一妓與所歡約俱死。歡信爲之具鴆酒二器。妓執杯速歡飲。歡盡其一。因促妓飲。妓曰。吾量窄。留此與君賭拳。嗚呼。自賭拳盛行。而張以情癡特聞。倘死者有知。張仰藥時。賣絲兒何在。恐張亦無解於獨生也。則雖謂癡心漢子負心女。亦未爲不可。

### 東御史妓 吳進士妓

東御史郊未第時。進京會試。途遭滯首之厄。僕人乘機罄取所有逸去。東計無所出。悶立於一家房簷下。初不知其爲妓館也。自辰至暮。往來旁皇。內一妓者窺見之。命侍女邀東入。東拒之。妓又以母來邀。東又拒之。妓乃躬自出戶。東復推卻。妓曰。妾無他意。但見君若有故。欲問之耳。東察其誠。勉入其室。妓問故。東始以他事給之。妓拂首不然。東不得已。乃以實告。妓曰。然則君將何往。東謂計窮力極。終當還家。功名事姑置之耳。妓笑曰。因路費之小。誤功名之大。見亦左矣。東又謂別無親識。借貸。妓曰。妾有服飾。聊可應君之需。東不欲。妓又曉以不必膠柱。竟持所有。悉以付東。且又薦寢。留連勸解。方送東行。東至京。果得第。筮仕縣尹。嘗爲淮陰漂母之報矣。後行取入道。監察蘇松。妓之母來蘇。

潛住民間。詐冒東之姑。入告狀中。東見之。閱其詞而悟其意。以首肯示之。嫗繇是大有所得。時郡侯徐潛廉知之。繫嫗達東。東怒。反以徐爲汚。先將嫗假以押回原籍根究。陰縱之於途。使泯其迹。然後撫拾徐他事欲危之。徐不得已。易服長跪庭下。幾不得饜。幸諸鄉達力爲申救。徐方得免。

真定吳生有聲於庠。性不羈。悅某妓。而囊中實無餘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善樗蒲。妓乃館生他室中。所遇凡愛樗蒲者。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因以供生燈火費。妓暇則就生宿。生暇則讀書。後生成進士。欲取妓。而妓適死。因爲制服執喪。葬之以禮。每向人言必流涕。

吳生從未出醜。此妓心術手段。俱勝汧國夫人十倍。惜乎其福之涼也。東御史蒙成我之恩。不爲了其終身。而乃毀官箴以報之。此妓亦利其多金而已。其在淮陰漂母之下乎。

### 婁江妓

嘉靖間。婁江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爲之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陵使訟妓。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携簪珥。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糲以奉餽粥而已。如此十餘年。孫益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貲。中夜泣。妓審其誠。於日坐辟

績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司經歷。宦囊稍潤。妓遂歡。孫乞休。

孫終身在  
此妓籠絡  
之中



歸享小康終其身。

子猶曰。既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年堅忍耳。

### 沈小霞妾

錦衣衛經歷沈鍊。以攻嚴相得罪。謫保安。時總督楊順。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順因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當斬。籍其家。順以功蔭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相君薄我賞。猶有不足乎。取鍊三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順楷被劾。卒奉詔。逮治。而襄得末減。問戍。襄之始來也。止一愛妾從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邀而殺之。襄懼欲竄。而顧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給押者。城市有年家某。負吾家金錢。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不返。押者往某家詢之。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把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戕殺吾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於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寄食尼菴。而立限責押者跡。襄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於妾。言襄實自竄。毋枉我。因以間亡命去。久之嵩敗。襄始出訟冤。捕順楷抵罪。妾復相從。襄號小霞。楚人江進之。有沈小霞。

妾傳。

嚴氏將要襄殺之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襄此去。實大便宜。大乾淨。得此妾一番撒賴。則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襄始安然亡命無患矣。順楷輩死。肉不足餒狗。而此妾與沈氏父子並傳。忠智萃於一門。盛矣。

### 邵金寶

邵金寶。故娼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威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朝夕。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乎。持以贍余。以待命。邵含淚收之。爲畫策。日以資結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展轉出綸。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於權貴。因得周旋。推楚弗避。十餘年如一日。而綸需用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尙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

三千金非細事。罄以畀一妓而不疑。非知邵之深者能然耶。邵受託不辭。亦度己之可以出戴也。

而戴果出矣。夫買妓博金事之至醜者也。邵不潔其名。而能委曲以濟大用。卒也束身歸戴。克全終始。雖娼乎。亦何慚於節義哉。其妻自以不能救夫難。而感能爲救者。且以結髮媵。拜下風而避去。不亦晉趙氏夫人之遺哉。

### 董國度妾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郡。會北兵動。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不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親之禮。留飲之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已。大悔懼。乃紿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

女既大俠  
同侶中豈  
少佳偶而  
乃與亡命  
爲妾且以  
婦之才智  
亦何難拔  
身而歸而  
必借力於  
解兄吾真不

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襜袍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揮使登楫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使惟謹。具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諸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四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曰。不可。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還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咄咄而去。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攜妾而至。偕老焉。

嚴蕊 薛希濤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唐與正仲友守台日。酒邊嘗命幼芳賦紅白桃花。卽調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林微醉。

仲友賞之雙縑，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仲友罪，遂指其與蕊爲濫，繫獄月餘，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誘使早認，蕊答曰：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亦不至死，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憐之，命作詞自陳，蕊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喜，卽日判令從良，而宗室納爲小婦，以終身焉。

嚴幼芳嘗七夕宴集，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固命之賦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雙縑之贈，薄乎云爾。況此纏頭常例，而文公必以爲罪何耶？

長卿氏曰：嚴蕊云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汚士大夫？不意斯言出於風塵妓女之口，而入於於聖賢大學之耳，猶不免於答，何也？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倘所稱石厭笋斜出耶？

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爲王安石所執，希濤被笞，至死不肯承伏。

幼芳之於仲友乾也。希濤之於無擇濕也。然晦公與荆公皆有所寄其怒。妓何與焉。卒也。幼芳生而希濤死。非晦翁之慈於荆公。而道學之權終不敵宰相耳。

###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歸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遣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口占一絕云。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做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不追紅拂妓。放樂昌。俱越公大豪傑事。大將軍開門放妓。一般胸襟。彼石大尉。小家子耳。

### 寧王憲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因呼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詩云。莫以今時寵。寧亡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老。

### 裴晉公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斃剽殆盡。告敕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行丐。故鄉迤邐。假貸卻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游。偶至其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在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蕩盡。唯餘微命。此亦細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蛾。裴時衣紫衣袴衫。謂之曰。某卽親校也。試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錄事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人。自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始往偵。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晉公召錄事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申令曰。昨見所話。心誠惻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取官誥授

之。已再除湖州錄事參軍矣。喜躍未已。公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任所。出玉堂閒話。

以裴晉公之人品。而郡牧猶有強奪人妻以奉之者。况他人乎。一分權勢。一分造業。非必自造也。代之者衆矣。當要路者。可不三思乎。

### 江陵刺史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將遊交廣間。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爲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處。遂爲詩寄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織羅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粧。遣還士子。出盧氏雜記。

### 京師兵官

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軍隊過吳。擾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攜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迤邐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賂以酒饌。又以布囊裹熟



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翌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話爲主母所窺卽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對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啟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卽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見西樵野記

武弁有此高誼勝孔將軍沙陀利萬倍

### 于頔 韓滉

崔郊秀才者寓居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惡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首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於連帥于頔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寫詩於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韓輓奩匣悉爲增飾之崔生因此小阜又有客

本以嫉郊  
反以成之  
小人落得  
傲小人

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有能善歌者。于公邊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嬉娛。遂多以繡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刻畫獻諛  
小人面皮

韓晉公混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中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混召置籍中。昱不敢留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前唱是詞。旣至。韓爲開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旣終。韓問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隨語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色。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答之十命。與妓百縑。卽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戎使君所歡歌妓。是一是二。奪於于帥。再奪于韓公。而俱以聞詩放還。何戎之多幸也。于韓兩公。固一代豪傑。亦見唐時之重才矣。設當今世。雖日進萬言何益。

唐玄宗 僖宗

開元中。頒賜邊軍續衣。製於宮中。有兵士得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于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詢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親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就市貨鎖。爲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出此宮人。遂以妻真。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去一女子事極小。而令兵士知天子念邊之情。其感發最大。所謂王道本乎人情。其則不遠。

## 唐文宗

唐文宗御宴。宮妓舞何滿子。是沈翹翹。其詞云。浮雲蔽白日。文宗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第一首。乃賜金玉環。遂問其由。翹翹泣曰。妾本吳元濟女。自因國亡。沒入掖庭。易姓沈。因配樂籍。本藝方響。乃白玉也。以響玉爲槌。紫檀爲架。制度精妙。乃奏梁州曲。音韻清絕。上喜謂曰。卿欲歸宮。欲適人。翹翹不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出宮之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天恩。

按翹翹歸誠數年後。誠奉使日本。久而不返。翹翹執玉方響。登樓自製一曲。名憶秦郎。聲音悽愴。

聞者悽然。方響應二十八調。

### 宋仁宗

宋子京祁與兄公序郊人稱爲大宋小宋。子京過御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云。寶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錢簡栖山人云黃鸞久住渾相戀。及候門一入深如海。二詩皆自成篇詠。博得佳麗亡忝。至劉郎已恨蓬山遠。又隔蓬山幾萬重。則唐人李義山無題詩。非子京作也。子京偶記而入之詞中耳。傳達大內。致動天聽。以此宮人賜之。主人憐才。一至是乎。子猶云子京改壞舊唐書。反博一脩史佳名。抄李義山詩。又博一深宮佳麗。一生有造化人也。然唐之玄僖。以宮人贈兵士。亦能致其感泣。而小宋受特達之知。一以奢侈盤樂爲事。文人無行。其不逮兵士遠矣。

袁盎 葛周

袁盎爲吳相。時有從史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從史亡。盎親追返之。竟以侍兒賜。遇之如故。景帝時。盎旣入爲太常。復使吳。吳王時謀反。欲殺盎。以五百人圍之。盎未覺也。會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置二百石醇醪。盡醉五百人。夜引盎起曰。君可疾去。旦日王且斬君。盎曰。公何爲者。司馬曰。故從史盜侍兒者也。於是盎驚脫去。

梁葛侍中周鎮堯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墜。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入。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一寵姬。國色也。嘗在公側。甲窺見。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盼殊色。竟忘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旣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饑渴。殆無人色。公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妻。不愈於爲妾耶。令具資粧。值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妻汝。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奉命。公堅與之。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挑撥。

楚莊絕纓之會。但隱之而已。未聞直以妻之者。蓋賜之而後食其報。周必俟其功而後賜之。意非異也。從史已私矣。已逃矣。不賜之。不惟從史不安。卽侍兒亦不安。若流盼忘答。事可以隱。甲方踴躍不暇。思力戰以免罪。而孰知荷此奇賞乎。卽捐軀所甘心焉。若張說之從門下生。種世衡之遺蘇慕恩。或生其感。或濟其事。然方之二公。則下一乘矣。○張說有門下生盜其寵婢。欲置之法。生呼曰。相公豈無緩急用人時耶。何一婢是惜。說奇其語。遂以賜而遣之。後杳不聞。及遭姚崇之構。禍且不測。此生夜至。請以夜明簾獻九公主。爲言於玄宗。得解。胡曾蘇慕恩部落最強。種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繇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往討。無有不克。

劉禹錫

劉尙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嘗邀劉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座上賦詩曰。髮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開府

有一人在開府侍宴。候之稍久。遂賦一詞寄之。云。春風捏就腰兒細。繫的粉裙不起。從來卽向掌中看。怎忍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褪。暗蹙損眉峯雙翠。夜深站老繡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詞至爲闌中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人來。竟以此妓與之。

### 姜夔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請老姜堯章夔詣之。一月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疎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賦詩曰。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從而和之。

### 嚴尙書

元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爲監察使使蜀。以御史推鞠。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登翰林以詩寄云。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多停筆。個個公侯欲捉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 許俊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幕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

曠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目壁隙窺韓所居。卽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召入。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尙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揖而去。韓迫讓之。柳曰。此豪達者。昨已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乃就柳居。後數年。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憂。不敢以柳自隨。置於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未果。迓因以良金置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於城東南角。逢轎車。緩隨之。車中間曰。得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當自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轎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

冠裳家妻  
小他人安  
得劫之唐  
時往內如  
此蓋因



則不其約  
束彼此通  
辭以爲常  
事耳宋以  
後無此事  
也

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俊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致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陀利之第。會陀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卽以韓札下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時陀利初立功。代宗方優惜。大懼禍作。闔坐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事。俊乃能爾乎。立脩表上聞。深罪沙陀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陀利宜賜絹二千疋。柳氏却歸韓翊。

柳非貞婦。然其識君平於貧賤。可取也。李贈之沙。奪之賢。不肖相去何啻千里哉。許虞侯義形於色。勃然而往。設遇沙將軍在家。可若何。幸投其間。以計取之。不然。未能折柳。何以報韓侯帥之表。先沙上聞。遂能動代宗之嗟歎。亦爽剗丈夫哉。一柳氏而先後三俠成就之。何韓郎之多幸也。

### 古押衙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尙書劉震之甥也。仙客少孤。隨母歸外氏。與震女無雙。幼相狎愛。震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一旦劉氏疾且死。召震以仙客爲託。毋令無雙歸他族。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飾裝

抵京時震爲租庸使。聲勢赫奕。置仙客於學館。寂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明豔若神。仙客發狂。惟恐姻事之不諧也。遂鬻囊得錢數百萬。舅家內外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時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遇舅母生日。雕鏤犀玉以獻。舅母大喜。又一日遣老嫗達求親意。而震意必不允。仙客心氣俱喪。遂且不寐。然奉侍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却門。鎖却門。一家惶駭不測。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命仙客易服押領出開遠門。竟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繞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棣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大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戈。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師。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一人馬前拜。熟視之。舊使蒼頭塞鴻也。乃開尚書受僞命官。與夫

遠山疑路  
斷轉徑忽  
天開

仙客千鈞  
之託亦逆  
知塞鴻足  
辦耳村優  
子煎茶童  
睡乃作嗔  
等惡態非  
大誤耶

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唯所使婢探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探蘋。死亦足矣。明日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探蘋。遂中允諾之。仙客稅屋與鴻瀕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之於京兆尹李齊連。以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罷車子十乘下驛中。訖。仙客謂鴻曰。我聞掖庭多衣冠子女。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之。人事固未可定。因令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如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住簾下。不可得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真得知我在此。郎君健否。言訖。嗚咽。鴻曰。郎君現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果開簾。竊見真無雙也。仙客因悲感怨慕。不勝其情。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箋五幅。皆無雙真蹟。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

仙客有心  
人必不洩  
然欲萬全  
仙客之事  
且不自愛  
何有於洩

以一婦人  
故而宛死  
吾無取焉  
然使仙客

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爲力致之。繒彩寶玉。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開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處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感郎君深恩。願粉身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仰天以手指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辦。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叩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云。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獻歎。不能自已。是夜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輿入。謂仙客曰。乃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探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

以成務爲  
惜他非所

如此艱難  
夫婦五十  
年猶恨少

親故百緘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輿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潛奔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情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爲夫婦五十年。唐薛調撰無雙傳。

無雙曰。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也。古生曰。老夫乃一片有心人。夫無雙在掖庭。卽不忘古生。見王郎便使之求古生意。何爲乎。亦人間有心人也。王郎謀無雙者十數年。念絕矣。終無一日忘無雙。在閨閣必欲得之於閨閣。在園陵必欲得之於園陵。是亦人間有心人也。塞鴻爲王郎謀得探蘋。謀得官。謀得無雙消息。復謀得古生。亦人間有心人也。天下未有如許有心人。而不得成一事者也。雖然。母爲無雙求婚先死。舅母爲保婚。舅氏爲主婚俱死。塞鴻爲長樂驛謀亦死。探蘋爲園陵謀亦死。茅山使者贈藥。昇輿人送親亦死。古生了婚事亦死。爲無雙者。不崇甚乎。范蜀公云。假使丁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俱非。卽獨存。亦何足樂。吾不知王郎與無雙偕老時。亦復念此否也。

### 虬鬚叟

呂用之授維揚目。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挾重債來楚江夏。至揚州。用之凡

遇公私來。悉令偵觀行篋。妾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納裴氏。劉獻黃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而憤惋不堪。因感劉禹錫擬四愁詩。終日吟咏不絕。一日晚。凭水牕。復吟前詩。聲音哀楚。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行步迅速。躍入船中。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而苦吟如此。損具對之。叟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回時卽發。不可更停在此。損意其必俠士也。再拜起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而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令身首支離。不惟禍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今且爲君了事。未敢遽越神明也。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呂用之。歷數其罪。勅以退還劉氏之妻。倘更悅色貪財。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悸。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送裴氏并黃金俱還劉。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用之平日慣以神鬼事欺渤海。其中久已抱歉。今見異人。那得不懼。嗚呼。世間欺心薄德之徒。橫行無忌。吾安得此虬鬚家至而戶說之也。

###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代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一品召生入室。生少年容貌如玉。拜傳父母之命。一品忻然愛慕。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

崔生已被  
紅綃看上  
矣

金甌貯含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赧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辭去。一品曰。郎君暇。必相訪。無聞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疑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誤到蓬萊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璠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恨。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生駭異。且告之。磨勒曰。小事耳。何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磨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妓。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之數。胸前小鏡。於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耳。生大喜。謂曰。何計而能導我。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絹兩疋。深青色。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非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驚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非老奴不能斃此犬。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携鍊椎而往。食頃而已。回曰。犬已斃。固無碍耳。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至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俟。但吟詩曰。深洞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闐然。生遂緩緩攀籬而入。

良久。驗是生。姬躍下榻。執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雖綺羅珠翠。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旣申。雖死不悔。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意旣堅確。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日將遲明。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驚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此必俠士挈之。無更聲聞。徒爲禍患耳。姬隱崔生家二載。因花廳駕小車游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詰其事。懼不敢隱。遂言奴磨勒。一品曰。他事不問。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出傳奇。

崔生文弱。紅綃所知。况使蹈不測之淵。行非常之事乎。啞謎相授。聊以爲戲耳。而生賴爪牙力。卒成其事。如此大媒。豈金甌一酌所能酬哉。一品不能誰何。崑崙然於崔生夫婦何難焉。而能置之。



不較。從古豪傑丈夫。其縱酒漁色。止以遣懷消悶。不爲淫樂。得失固非所計也。

###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家居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義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亦憤甚。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吾能爲郎仇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及其父母之首。歸於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夢瑣言。

爲郎仇之力所能辦也。刻期不大奇乎。仇之示義。刻期示信。荆娘蓋大俠也。趙生能致其相慕。周旋不舍。趙亦豈常人哉。

情史氏曰。豪傑憔悴風塵之中。鬚眉男子不能識。而女子能識之。其或窘迫急難之時。富貴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於名節關係之際。平昔聖賢自命者。不能周爰。而女子能周全之。豈謝希孟所云。光岳氣分。磊落英偉。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者耶。此等女子。不容易出。遇此等女

子豪傑丈夫。應爲心死。若夫妖花豔月。歌鶯舞柳。尋常之玩。詎足爲珍。而王公貴戚。或與匹夫爭一日之娛。何淺淺也。越公而下。能曲體人情。推甘致美。全不在意。而袁葛諸公。且借以結豪傑之心。而收其用。彼豈無情者耶。己若無情。何以能體人之情。其不拂人情者。真是人情至深者耳。虞侯押衙爲情犯難。虬鬚崑崙爲情露巧。荆娘爲精發憤。情不至。義不激。事不奇。吁。此乃向者婦人女子所笑也。

夏履癸 商紂

履癸卽桀也。有力能申鐵鈎索。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船運。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

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莫達。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宮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以實鹿臺之財。充鉅橋之粟。狗馬奇物。充牣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都至此。二百七十三年。未嘗遷動。紂廣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鄲。及沙丘。皆離宮別館。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

## 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周。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流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游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搖楫。濛於渠中。其水清澈。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歌曰。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洗。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作鷄鳴堂。多畜鷄。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

酒池肉山。令人欲嘔。眞乃酒池地獄。有何佳趣。而桀紂一轍相尋。當絲上世人情。猶樸未開。近日侈靡之竅。一味飲食奢費。遂謂至樂無加耳。裸游甚不佳。況男女相逐。而以爲樂。桀紂倡之。漢靈因之。子業斬不裸者。劉鋹好觀人交。皆無賴所爲。何豪之有。

## 魏文帝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父名業。爲鄆鄉亭長。母唐氏。隨業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續以麻囊自照。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閭中少年。多以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入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壺中卽如紅色。旣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色矣。帝以安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飾。粉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疊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乃腹題國所獻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噎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之塵霄。又築土爲臺。基三千丈。列燭致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置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到。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爲銅表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致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也。土上出金。是魏滅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承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翠羽尙不

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而不進。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幃重幄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

### 吳孫亮

吳主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時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與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越亂。名爲思香媚寢。

烟花記云。吳主亮命宮人潘芳作琉璃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各有生氣。遠視若真。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頃之飛去。

### 東昏侯

帝爲潘貴妃起神山永壽二殿。皆飾以金璧。內作飛仙帳。四圍繡綺。窗間盡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鈴珮。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爲鈿。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有

寶珥。皆剝取以施潘妃殿飾。又鑿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執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逮副。乃剔取諸佛寺剝殿藻。并仙人騎獸以充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朽。何不純用琉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玉衣。庫舊物不復用。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琥珀釵一隻。直百七十萬。

### 陳後主叔寶

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睇。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後主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其窗牖欄檻。皆以沉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草。臨春自居。結綺張貴妃居之。望仙孔貴嬪居之。貴妃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焉。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宮人袁大有等爲女學士)與狎客。(江總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後主自製後庭花曲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 隋帝廣

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內爲十六院。自製院名。一景明。二迎暉。三棲鸞。四晨光。五明霞。六翳華。七文安。八積珍。九影紋。十儀鳳。十一仁智。十二清修。十三寶林。十四和明。十五綺陰。十六絳陽。院有二十八人。皆擇宮中佳麗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十六院爭以殺差精麗相高。求市恩寵。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又鑿五湖。每湖四十里。東曰翠光。南曰迎陽。西曰金光。北曰潔水。中曰廣明。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繞。澄碧皆窮極華麗。又鑿北海。周圍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行龍鳳舸。自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閩。令宮中美人歌唱之。晚年益深迷女色。謂近侍曰。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我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以項昇薦。翌日召問。昇請先進圖本。帝覽之大悅。卽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未有。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空。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

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選良家女數千居樓中。每一幸。或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試處女。極喜。乃以千金贈稠。旌其巧也。稠又進轉闔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說。問此何名。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帝乃賜名任意車。車轆垂絞。綃緗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帝命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面濶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納之。迷樓而御女其中。纖毫皆入鑑中。帝笑曰。繪得其象。此乃肖其真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大業十二年。帝復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攀車留宿。指血染鞅。帝意不回。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發。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淚愁多態。帝寵愛特厚。時洛陽進合帶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探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名曰迎輦花。花外殷紫。中素膩菲芬。粉蕊心深紅。跗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穠郁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減睡。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



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常爲儒生飾於文字。今觀寶兒信然。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學畫鸚黃半未成。垂肩驕袖太憨生。綠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澤國所獻。以負山蛟睫。幻蓮根絲。貫小絲間。捷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爲殿脚女。錦帆過處。香聞十里。

### 唐玄宗

明皇每冬幸華清宮。卽與貴妃同輦。華清宮有端正樓。卽妃梳粧之所。有蓮花湯池。卽妃沐浴之所。用文瑤密砌。中有玉蓮湯泉。涌以成池。又縫錦繡爲鳧雁。浮於水中。上與貴妃施鍛鏤戲。玩其間。宮中退水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自奉御湯外。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屬浴焉。

### 王衍

王衍字化原。建幼子。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錯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

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至漢州。與宮人汎舟奏樂。飲酒彌日。九月。駐軍西縣。泛舟巡園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大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選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赫赫輝輝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五年三月上巳。宴昭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龍舟彩舫。十里錦帳。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晦冥。有白魚自江心躍出。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

### 元武帝

元武宗仲秋之夜。嘗與諸嬪妃。泛月於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魚浮鳥。競戲羣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舟各設女軍。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鳳尾旂。執

泥金畫戟。號曰鳳隊。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鶴翼旂。執瀝粉雕戈。號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探  
菱採蓮之舟。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雲四合。帝乃張宴開樂。薦蜻翅之脯。進秋風之  
膾。酌玄霜之酒。啣華月之糕。令宮人披羅曳縠。前爲八展舞。歌賀新涼一曲。帝喜謂嬪曰。昔西王  
母宴穆天子於瑤池。人以爲此樂古。今莫有。朕今與卿等共此佳會。液池之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  
元夫人在坐。不得聞步玄之聲耳。有駱妃者。素號能歌。趨出舞月。照臨而歌曰。吾華兮如織。照臨兮  
一色。麗正兮中城。同樂兮萬國。歌畢。帝悅。賜八寶盤。玳瑁盞。諸妃各起賀酒。半酣。菱舟進鮮。蓮艇奉  
實。繇是下令兩軍水擊爲戲。風旋雲轉。戟刺戈橫。戰旣畢。軍中樂作。唱龍歸洞之歌而還。

## 元順帝

順帝乘龍船。泛月池。池上起浮橋三處。每處分三洞。洞上結綵爲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爲質。飾  
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被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池用紋石爲質。以寶石鑲  
成。奇花繁葉。雜砌其間。上置紫雲九龍華蓋。四面施幃。幃皆蜀錦爲之。跨池三橋。橋上結錦爲亭。中  
匾結鸞。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亭雁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來。被畢。則宴飲於  
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有潭曰香泉。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於池。池中又置溫玉玃。白晶鹿。紅石

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擊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淑姬戈小娥。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含露。愈增妍美。帝曰。此天桃女也。寵褒有加焉。

麗嬪張阿玄。性號機敏。順帝或視朝退。卽與諸嬪嬉游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於馳電。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況其間疾病相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虛度一生。於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諸嬪貴妃。百媚其前。以求容悅。阿玄乃私製一崑崙巾。上起三層。中有樞轉。玉質金枝。綴綵爲花團。綴於四面。又製蜂蝶雜處其中。行則三層摩運。百花自搖。蜂蝶欲飛。皆作鑽蕊之狀。又置飛瓊流翠之袍。趨步之際。飄縹若月宮仙子。帝見之。指謂衆嬪曰。張嬪氣宇清越。服帝子雲霓之服。玄爲帝製繡絲絞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以進。帝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陽一線巾。巾乃方士所進。云是東海長生公所服。帝珍重之。作寶光樓以藏焉。至是始出服之。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遨遊臺島間。得與金仙羽客爲侶。視棄天下如土塊耳。內豎梁行進曰。陛下冠服。不異神仙。海地瓊宇。亦鳥壺之匹也。卽令逍遙日遊。猶足爲樂。何必遠有所慕哉。帝於是自稱玉宸館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以玄爲太素仙妃。程一寧爲太真仙妃。就於萬歲山築垣。狀如天台。赤城亦號紫霓城。建玉宸館。疊石爲瓊花洞。以居焉。

宮人擬香兒者。本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宮。遂充才人。善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飛空。尋如故。少頃復飛。一舞中屢飛屢復。雖百試不差。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兒着瑣里緣蒙之衫。此衫係氈毼。但輕薄耳。宜於秋時着之。有紅綠二色。至元間進貢。帝又命工以金籠之。絀出鸞鳳之形。制爲十大衫。香兒得一焉。又服玉荷花蕊之裳。於闐國烏至河。生花蕊草。採其蕊織之爲錦。香兒以小艇蕩漾波中。舞婆娑之隊。歌弄月之曲。其詞云。蒙衫兮蕊裳。瑤環兮瓊璠。泛予舟兮芳渚。擊子楫兮徜徉。明皎皎兮水如鏡。弄蟾光兮捉娥影。露團團兮氣清。風颼颼兮力勁。月一輪兮形宜圓。華綵發兮鮮復妍。願萬古兮每如此。予同樂兮終年。帝復置酒於天香亭。爲賞月飲。香兒復易服趨亭前。爲昂鸞縮鶴之舞。帝大悅。以爲昔人霓裳羽衣。不是逮也。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夏月。帝常避暑於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鷗。飾於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探菱小船。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探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帝命製探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南伽楫兮文梓舟。泛波光兮遠夷猶。波搖搖兮舟不定。揚予袂兮金風競。檀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滌涸。歸去來兮樂更誰。篙人歌之。聲滿湖上。天色微曛。山沉落日。帝乃周游荷間。取荷之葉。或以爲衣。或以爲蓋。四顧自得。每至忘歸。

### 石崇

石太尉常擇美艷者數十人。裝飾一等。常侍於側。使忽視之。不相分別。雕玉爲倒龍之珮。鎔金爲鳳冠之釵。結袖繞檀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侍女各含異香。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篩沉水之香。如塵末布。在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則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飲食。令體輕弱。閨中相戲。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珍珠。

### 元載

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爲姬。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綃衣。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惟賈至楊炎雅與載善。時得見其歌舞。至贈詩云。舞怯珠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美之。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 宋祁

宋祁先奉詔修唐書。旣帥蜀。因以書局自隨。每宴罷盥漱。闌寢門垂簾。燃一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

原來只爲  
這個可歎  
可歎

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又子京一日逢大雪。添密簾。燃椽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宋太尉家。宋顧謂曰。汝太尉當此天氣。亦復何如。姬對云。只是擁爐列酒饌。羅管絃。歌舞之餘。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不能爲尙書清事也。宋爲闈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徙去筆硯。呼酒命歌。酣飲達旦。又子京好客。嘗於廣廈中外設重幙。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翌日令所親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吃齏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在某處喫齏煮飯。是爲甚底。

### 王太常

太常卿王棊。乃蘇郡王相國之子也。額有疤痕。號三隻眼。相國廉而不染。而太常善於經營。久之富甲一郡。相國初不知。卽言之。亦不信也。晚年亦豪奢。自善寵姬數十人。人設一院。左右鱗次而居。院設一竿。夜則懸紗燈其上。照耀如晝。每姬擇潔秀婢二人侍之。姬行則一婢隨。一婢居守。每夜必開

宴老夫婦居中。諸姬列坐。女樂獻技。諸姬以次上壽。爵三行。樂闋。夫人避席去。太常乃與諸姬縱飲爲樂。最後出白玉卮進酒。此卮瑩潔無瑕。製極精巧。云是漢物。權貴所獻。太常寶惜。不輕及人。惟是夜所屬意者。則酌以賜焉。婢視卮到處。還報本院。院婢庀榼溫酒以待。房老掌燈來迎。諸姬擁入院。始散去。餘紗燈俱熄。惟本院存。各院望見竿燈未熄。知尙私飲未寢。嘖嘖相羨嘆。

### 寇萊公

寇萊公嘗高會集諸妓。賞給綺千數。其妾蓓桃者。淑靈能賦。乃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爲之默然。

又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按釵小志。郭元振有婢數十人。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其聲也。郭賞太薄。寇與楊太厚。

### 柳睦州

柳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娼名陳嬌如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如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侍終身。本易其少年。乃戲之耳。翌



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如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

嬌如豈真欲得錦帳三十重哉。特以試其誠耳。惟言莫違。所需必辦。嬌如不歸柳。何歸乎。唐玄宗在民間。聞嬌如之名。及卽位。召入宮。嬌如見上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壯哉志節。亦青樓中之以品勝者乎。壽王妃當愧死矣。

### 史鳳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則鮫紅被。傳香枕。八分羹。各有題咏。咏迷香洞云。洞口飛瓊珮羽霓。香風飄拂使人迷。自從邂逅芙蓉帳。不數桃花流水溪。神雞枕云。堪羨鴛鴦久共棲。錦衾角枕鬪芳菲。巫山有夢忘侵曉。雞亦留連不肯啼。鎖蓮燈云。燈鎖蓮花花照疊。翠鈿同醉足臺巍。殘灰剔罷携纖手。也勝金蓮送却回。鮫紅被云。眩被當年僅禦寒。青樓慣染血腥膩。牙牀舒卷鷓鴣共。正直牕前月一灣。傳香枕云。韓壽相從何處傳。枕邊芳馥戀嬋娟。休疑粉黛加鋌刃。玉女旃檀侍佛前。八分羹云。黨家風味足肥羊。綺閣留人謾較量。萬羊亦是男兒事。莫學狂夫取次嘗。下則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於鳳。罄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出常新錄。

小說有賣油郎慕一名妓。乃日積數文。如是二年餘。得十金。鎔成一錠。以授嫗。求一宿。是夜妓自外醉歸。其人擁背而臥。達旦不敢轉側。妓酒醒時。已天明矣。問何不見喚。其人曰。得近一宵。已爲踰福。敢相犯耶。後妓感其意。贈以私財。卒委身焉。夫十金幾何。然在賣油郎。亦一夕之豪也。

### 凌延年

凌延年。卽尙書洋山公長子。世襲錦衣。丰神修美。豪華擅場。初至白下。六院未有相識。故事院中名妓定情之夕。例必五金。最下亦三金。謂之初會。凌訪六院知名者。凡三十餘人。概以五金。二幣通慰勤焉。且曰。方欲渡江往揚州。未遑識面也。諸姬家甚愜意。共相傾慕。恨不一見。日遣人於寓中間耗。及凌延年至。院爭往邀之。以先至者爲榮。凌以次留連。百戲俱集。凌延年遂語人曰。大老官甚易做。我所費纔三四百金。而初會已周矣。尤與楊美兒相厚。美之假母死。凌爲治喪。凡來弔者。上客折帛。白綾一端。次則細紗。從人皆贈布。七七作佛事。費數千金。

### 杜牧

御史杜牧。分務洛陽。時李司徒願罷鎮間居。聲甚豪華。爲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牧亦預斯會。時會中女妓百餘人。皆絕艷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

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口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回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

灑然行意。不減晉人風流。

### 謝希孟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占首句云。自遙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興歸。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濟。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云。蘭漿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光陰。我斷却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造樓作文固狂。忽然有悟。不告而行。猶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全不勞象山棒喝。

### 俞大夫

俞華麓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讖俞者。別召一妓侍飲。他日遇所善妓於生公石。數呼之不應。曰。知罪

矣。妓曰：汝知罪。卽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宥汝。遂如其言。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愈曰：觀瞻吾不惜。但恐曩日侍飲人知之。必復以此法難我耳。

### 韓汝玉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宴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汝玉卽升妓家中堂。受曙。翌日下吏杖一百。卽解官。自判云：某無狀不簡。爲吏所侮。無以激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卽令還職。汝玉旣滿後。携此妓游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買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已離錢塘數十里矣。

以宿娼爲吏所侮。官箴敗矣。文正公乃更奇之。蓋賞其豪邁不諱。且不欲張黠吏之志也。此文正公所以爲眞道學也。後汝玉歷職仕。竝有政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亦豈人可及。

### 康海

康狀元海字德涵。號對山。以詞曲擅名。里居時。最好聲色。常嬖一妓。名狼架子。妓適被罪。當罰米。康以事在劉憲副大謨。乃柬劉云：狼架子是我表子。馬公順是他老子。拜上遠父先生。乞望饒些草子。劉笑而從之。馬公順乃馬憲副應祥字。亦嘗狎此妓者。遠父劉字也。

對山有四妓。自爲隨身四帥。其名曰金菊。小斗芙蓉。采蓮。初對山無子。適有妓鬻歌於市。公目之。未幾。有招公飲者。是妓在焉。公善琴。妓亦善。試彈一曲。公大喜。招其母。授以二百金。幣四納焉。卽生子。後舉孝廉。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自隨。游行道中。傲然不屑。

### 楊慎

楊狀元慎。以議禮戍永昌。僑寓安寧。遍游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携倡伶以從。皆大理董秀才爲楊羅致。人呼爲董牽頭。諸夷會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襖。遣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會猶重賞妓女。購歸裝演成卷。楊後知之。更以爲快。

楊用修慎字在瀘州。嘗醉胡粉敷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爲作。

### 唐寅

唐伯虎名寅。字子畏。才高氣雄。藐視一世。而拓落不羈。弗修邊幅。每遇花酒。會心處遂忘形骸。其詩畫特爲時珍重。錫山華虹山學士尤所推服。彼此神交有年。尙未覩面。唐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計返棹時。當往詣華。傾倒晚泊河下。登岸間行。偶見乘輿東來。女從如雲。有丫鬟貌尤艷麗。唐不覺心動。潛尾其後。至一高門。衆擁而入。唐凝盼悵然。因訪居民。知是華學士府。唐歸舟。神思迷惑。展轉不

寐中夜忽生一計。若夢魘狀。被髮狂呼。衆驚起問故。唐曰。適夢中見一天神。朱髮獠牙。手持金杵。進香不度。聖帝見譴。令我擊汝。持杵欲下。予叩頭哀乞。再三云。姑且恕爾。可隻身持香。沿途禮拜。至山謝罪。或可倖免。不則禍立降矣。予驚醒戰慄。今當遵神教。獨往還願。汝輩可操舟速回。毋溷乃公爲也。卽微服持包傘登岸。奮然疾行而去。有追隨者。大怒逐回。潛至華典中。見主櫃者。卑詞降氣曰。小子吳縣人。頗善書。欲投府上寫帖。幸爲引進。卽取筆書數行於一紙。授之。主者持進。白華呼之入。見儀表俊偉。字畫端楷。頗有喜色。問平日習何業。曰。幼讀儒書。頗善作文。屢試不得進學。流落至此。願備書記之末。公曰。若爾。可作吾大官伴讀。賜名華安。送至書館。安得進身。潛訪前所見丫鬟。云名桂華。乃公所素寵愛者。計無所出。居久之。偶見郎君文義。有未安處。私加改竄。或爲代作。師喜其徒日進。持文誇華。華曰。此非孺子所及。必情人耳。呼子詰之。弗敢隱。因出題試安。援筆立就。舉文呈華。手有枝指。華閱之。詞意兼美。益喜甚。留爲親隨。俾掌文房。凡往來書笥。悉令裁復。咸當華意。未幾主典者告殂。華命安暫攝。出納惟慎。毫忽無私。華欲令卽真。而嫌其未婚。難以重托。呼媒爲擇婦。安聞潛乞於公。素所知厚者。云安蒙忘分提拔。復謀爲置室。恩同天地。第不欲重費經營。或以侍兒見配可耳。所知因爲轉達。華曰。婢媵頗衆。可令自擇。安遂微露欲得桂華。公初有難色。而重違其意。擇日成。

婚另飾一室。供帳華侈。合卺之夕。相得甚歡。居數日。兩情益投。唐遂吐露情實。云吾唐解元也。慕爾姿容。屈身就役。今得諧所願。此天緣也。然此地豈宜久羈。可潛遁歸蘇。彼不吾測。當圖偕老耳。女欣然願從。遂買小舟。乘夜過發。天曉。家人見安。房門封鎖。啓視室中。衣飾細軟。俱各登記。毫無所取。華沉思莫測其故。令人遍訪。杳無形迹。年餘。華偶至閭門。見書坊中坐一人。形極類安。從者以告華。令物色之。唐尚在坊持文繙閱。手亦有枝指。僕尤駭異。詢問何人。旁云。此唐伯虎也。歸以告華。遂持刺往謁。唐迎坐定。華審視再三。果克肖。茶至而指露。益信爲安無疑。奈難以直言。躊躇未發。唐命酒對酌。半酣。華不能忍。因縷述安去來始末以探之。唐但唯唯。華又云。渠貌與指頗似。公不識何故。唐又唯唯而不肯承。華愈狐疑。欲起別去。唐曰。幸少從容。當爲公剖之。酒復數行。唐命童秉燭前導。入後堂。請新娘出拜。珠珞重遮。不露嬌面。拜畢。唐携女近華。令熟視之。笑曰。公言華安似不佞。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華歸厚其裝奩贈女。遂締姻好。云。事出涇林雜記。

又耳談載陳玄超事。與此絕類。陳玄超名立。句吳人。父侍御。疏劾嚴氏譎死。玄少年倜儻不羈。嘗與客登虎邱。見宦家從婢。姣好姿媚。笑而顧已。悅之。舍人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狀。求傭書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益奇。父師大驚。不知出玄也。已而以娶告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

必不得已。秋香可。卽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許之。玄旣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旣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佻儻可笑。非有他也。玄謂不然。兩益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玄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之外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之大駭。始悉玄始末。亟治白金裝。併婢贈之。二事若出一轍。然華學士憐才。而陳之主人。未免勢利矣。他書亦有以秋香事混作唐子畏者。

### 鴛鴦寺 雙飛寺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酒令謳吟彈唱。莫不高絕。見煜明俊。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裏。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也。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爲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煙彩釋迦。又沒頭髮娘子。有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勅賜雙飛之寺。

### 餘杭廣



晉升平末。故障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因曰。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者。願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柵中有猪。可爲殺之。廣至女家。聞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籬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屍。廣持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穀豬。至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笑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等見殺公耳。卽喚鬼子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爲婦。出幽明錄。

###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亦任俠。有膽氣。嘗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隣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復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磚。同會人列名於上。令劉持去。餘人飲而待之。劉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劉捨磚

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劉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驚駭。亦有奔走藏伏者。劉曰。此我妻也。遂擁屍置床同寢。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則已甦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卒。亦不自知屍踞棺上何緣也。天明劉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鬢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駭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殯。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劉焉。衆咸歎其真契。亦服劉之不懼。

張俊

張俊者。宣州溧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誓欲報讐。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欲躍。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楊香情急於救父。故以孱女而厄虎。張俊情急於救妻。故以匹夫而斃虎。世上忠孝節義之事。皆情所激。故子猶氏有妻膽之說。

情主人曰。丞相布被。車夫重味。奢儉殆天性乎。然於婦人尤甚。匹夫稍有餘資。無不市服治飾。以媚其內者。況以王公貴人。求發摠其情之所鍾。又何惜焉。然桀紂而下。滅亡相踵。金谷沙場。木妖

荆棘石崇元載。具爲笑端。豪奢又安可爲也。景文諸公。或以齧粥辛勤。償其不足。或以抑鬱未遂。發其無聊。至於五陵豪客。力贍氣盈。選伎徵歌。買歡鬻笑。固其常耳。杜牧天性疏狂。亦由情不能制耳。對山辱身救友。有古烈士之風。風流浪宕。未足爲玷。用脩子畏皆用世才。而掛於法網。沈寃不滌。放達自廢。胸中磊落。借此散之。歌以常泣。君子傷焉。希孟熱鬧場中。忽開冷眼。狂乎狂乎。殆聖人之所想乎。寺僧無賴。復與爲謔。近於縱矣。

### 麗娟 李夫人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媚。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子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于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于重幙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出洞冥記。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善音。嘗于上前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繇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及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

一時雖慢  
轉盼可憐

洪梁縣名  
屬右扶風  
至哀帝發  
此邑今言  
雲陽出美  
酒兩聲相  
亂矣

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卽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隨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向獻。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去。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爲惡。吐棄我。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焉。圖其形于甘泉宮。諸兄弟皆尊官。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妙。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兮寂寞。落葉依兮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寤。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知。特命龍膏之燭。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杯。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沾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一說鍾山有香草。東方朔獻帝懷之。卽夢見李夫人。名懷夢草。帝思李夫人不得。乃作靈夢臺。歲時祀焉。

## 鄧夫人

吳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晶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汚綉。嬌媿彌苦。自舐其瘡。令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癩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卽懸百金購致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癩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爲粉。敷於瘡上。其痕卽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面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當極貴。及長。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致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况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惑亂。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妒於玉人也。

## 楊太眞

楊太眞。以天寶四載六月。冊爲貴妃。次年七月。以妬悍忤旨。令高力士。以單車送還楊銛宅。初出上

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召還。既夜。遂開大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上見之殿內。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劇以娛之。乃召妃進食作樂。自此恩遇日深。九載二月。以竊吹竽。王紫玉笛忤旨。復放出宮。吉溫奏曰。妃婦人。無知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而忍使取辱於外乎。上爲之憮然。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曰。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就死。無以謝上。引刀剪髮一髮。付韜光獻之。上見之驚惋。遽使力士召歸。益嬖焉。妃既生蜀。嗜荔枝。南海味勝於蜀。乃令每歲馳驛以進。毋過宿。恐味敗也。故杜牧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御苑新有桃花千葉。上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花尤能助嬌態。因呼爲助嬌花。五月五日。上避暑遊興慶寺。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瀉瀉。戲於水中。上時擁妃子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愛水中瀉瀉。爭如我被底鴛鴦。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上與貴戚宴賞。左右皆嘆美而已。上指妃子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又宮妓中有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上所鍾愛。未嘗一日離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盼。上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

## 吳絳仙

煬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一日帝將登鳳舸。見殿脚女吳絳仙。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絳仙下嫁玉工萬羣。故已之。擢爲龍舟首檝。號曰螭峒夫人。繇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空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值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真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檝。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子輩唱之。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郎將自瓜州進合歡果。帝令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私附紅箋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爭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嘆曰。絳仙真女相如。不獨貌也。時越溪進耀光綾。綾文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綠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卽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及絳仙。他姬莫預。

## 卓文君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膩滑如脂。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患消渴疾。及悅文君之色。遂成錮疾。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瑯環記。王吉夜夢一蠶。在都亭作人語。曰。明朝舍此。吉異之。明使人候於都亭。而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蠶。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蠶。

王龍溪一門人。自稱有好色之疾。龍溪笑曰。窮秀才抱着家中黃臉婆子。輒云好色。不差死耶。噫。必如長卿之於文君。直得一死。

### 王元鼎

元時歌妓郭氏。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劉時中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有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元鼎殺所乘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爲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語曰。我比元鼎何如。對曰。參政宰相也。元鼎才人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

殺馬。綉襦記借作鄭元和事。元鼎情癡之名。遂爲所竊。

龍子猶曾有四絕句咏其事云。駑馬爭如駿骨良。烹調一樣版腸香。千金何事輕拋擲。只爲趨承



窈窕娘。五花馬名橫無論。欲媚香閨枉殺身。解道貴人而賤畜。愛姬換馬是何人。驅馳曉夜白艱辛。不及閨中笑一顰。好似吳宮媚西子。屬鏤偏自賜功臣。一心無計博餘權。名馬劍腸勸入餐。饑口倘然思異味。不知何策膾人肝。

### 何恢 潘炕

宋阮佃夫有寵於明帝。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而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

內樞密使潘炕。字凝夢。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成疾。妾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詞。蜀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實斬之。弟謂之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哉。人皆服其有守。

何恢之惜耀華。潘炕之惜解愁。與石崇之惜綠珠。一轍耳。幸而爲炕。不幸則爲恢。尤不幸則爲崇。雖然。死生榮辱命也。出妻獻妾。於以求免。去死幾何。恢炕之義爲正矣。卽崇之辭孫秀。吾猶取之。

### 程一寧

程一寧元順帝寵妃也。未得幸時。嘗於春夜登翠鸞樓。倚欄弄玉龍之笛。吹一詞云。蘭徑香銷玉輦踪。梨花不忍負春風。綠窗深鎖無人見。自碾硃砂養守宮。帝忽於月下聞之。問宮人曰。此何人吹也。有知者對曰。程才人所吹。帝雖知之。未召也。及後夜。帝復遊此。又聞歌一詞曰。牙床錦被繡芙蓉。金鴨香濃寶帳薰。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鐘。又繼一詞曰。淡月輕寒透碧紗。窗屏睡夢聽啼鴉。春風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花。歌中音語咽塞。情極悲愴。帝因謂宮人曰。聞之使人能不悽愴。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誰得知乎。遂乘金根車至其所。一寧見寶炬簇擁。遂趨出叩頭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乃携手至柏香堂。命寶光天祿廚設開顏宴。進兔絲之膳。翠濤之酒。雲仙樂部坊奏鴻韶樂。列朱戚之舞。鳴睢之曲。笑謂一寧曰。今夕之夕。情圓意聚。然玉笛卿之三星也。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樓爲奉御樓。堂爲天怡堂。

按順帝宮嬪進御無紀。佩夫人貴妃印者不下百數。淑妃則龍瑞。嬌程一寧。戈小蛾。麗嬪則張阿玄支祁氏。才人則英英。凝香兒。尤其寵愛。所好成之。所惡除之。位在皇后之下。而權則重於禁闈。宮中稱爲七貴云。

溫都監女

坡公之謫惠州也。惠有温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坡公至。甚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咏。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坡曰。當呼王郎與子爲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及坡回惠。日其女已死。葬沙灘之側矣。坡悵然賦孤鴻。調寄卜算子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借鴻爲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指葬所也。此詞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或云黃州作。屬意王氏女非也。

長卿氏曰。人知朝雲爲坡公妾。而不知此女乃真坡公妾也。坡公遷謫嶺外。婆婆六十老人矣。十六之女何喜乎。而心許之。且死之也。然坡公非當時鬚眉如戟。諸人所欲極力而殺之者哉。而一女子獨見憐悲夫。

李和尚曰。余獨悲其能具隻眼。知坡公之爲神仙。知坡公之爲異人。知坡公之外。舉世更無與兩。是以不得親近。寧有死耳。然則卽呼王郎爲媼。彼雖死亦不嫁。何者。彼知坡公不知有王郎也。

### 長沙義妓

義妓者。長沙人。不知其姓氏。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咕哦不置。久之少游

可與言者  
必不得已  
而言

敬之至也  
或以爲假  
扮

坐鈞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舉妓。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妓名。意甚異之。及覩其姿容。旣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卽京洛間。亦未易得。咄咄稱異。坐語間。願見儿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己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妓不知其少游。具道才品。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怪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似情有獨鍾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卽至此。豈願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奉學士。徒悅其辭耳。使親見其貌。未必然也。妓嘆曰。嗟呼。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可恨。少游察其誠。因謂曰。若果欲見之。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道經於此。妓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告母媪。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妓冠幘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乃張筵。引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闕以侑之。卒飲甚歡。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褥席。必躬設。夜分寢定。妓乃寢。平明先起。飾冠幘。奉沃匜。立帳外以俟。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妓不敢以燕情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恐貽累。又不敢從行。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妓自與少游別。

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曰。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豪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沿途覘之。數日得報。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千古女子中愛才者。溫都監女。長沙妓二人而已。而長沙妓以風塵浪宕之質。一見少游。遂執婦道終身。尤不易得。雖曰貞妓可也。柳耆卿不得志於時。乃傳養妓館。及死。諸妓爲醮錢葬之。歲時士人遊女來踏青。爭以酒酹之。謂之弔柳七。諸妓雖名噪一時。惟不若二女子之甚耳。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焉。一日隱謁畋。畋命其女隱簾窺之。見其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畋女愛貌者也。非真愛才者也。子猶氏曰不然。昔白傅與李贊皇不協。每有所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啟視。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鄭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亦是恐迴心故也。乃真正憐才者乎。

### 王巧兒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驕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諭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妬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娼。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

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辭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飲至夜分。商欲就寢。乃撫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既五鼓。陳至。遂厚遺其母。携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得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 南都妓

太倉監生張某。嘉靖壬子應試南都。與院妓情好甚暱。張約倘得中式。當爲贖身。妓亦願從。良盟誓頗堅。妓復接一徽友。富豪擬於陶朱。先用重資。買得字眼。懸於汗巾角上。飲酒沈醉。歸寢。將汗巾置梳席中。天明忘取而去。妓檢點床褥得之。發其封。重疊印記甚密。妓素識字。知爲關節也。謹藏於篋中。薄暮。徽友復來。竟汗巾不得。願出厚賞。妓堅諱不露。佯令女奴輩遍索室中。竟無形影。悒悒而回。妓遣僕呼張。至。舉字眼授之。張如式書卷中。遂得登科。因取妓爲妾。後生一子。主家政。與張偕老焉。事出涇林雜記。

### 馬瓊瓊

朱端朝字延之。宋南渡後。肄業上庠。與妓馬瓊瓊者往來。久之情愛稠密。馬屢以終身之託爲言。朱

雖口諾而心不諾之。蓋以妻性嚴謹。不敢主盟。非薄倖也。端朝文華富贍。瓊知其非久於白屋者。遂傾心事之。凡百費用。皆爲辦給。時秋試高中。檄報報來。瓊大出犒賞。及春闈省試。復中優等。以策語過激。遂置下甲。注受南昌尉。瓊懇曰。妾風塵卑末。荷君不棄。今幸榮登仕版。行將雲泥隔絕。忍使妾之一身。終淪棄乎。倘獲脫此業緣。永執箕箒。受賜于君。誠不淺淺。君內政雖嚴。妾自能小心承順。且妾箱篋稍充。若與力圖去籍。亦未爲難。端朝曰。去籍易耳。但內子非能容人者。設能相容。何待今日。旣汝中心誠懇。沮之則近無情。從之則虞有辱。容先入數語探之。如其不從。亦無策矣。因乘間謂其妻曰。我久居學舍。急於干祿。豈得待數年之闕。近得一官。實出妓女馬瓊所賜。其人柔順恭謹。今欲委身於外。若脫彼風塵。此亦仁人酬德之事也。其妻曰。君意已決。亦復何辭。端朝喜出望外。卽以報瓊。于是宛轉脫瓊籍。挈之歸家。旣至門。與正室一見如故。端朝藉其所携。家道稍豐。因整理一區。中間東西二閣。東居正室。而瓊處于西閣。如是三載。闕期已滿。迓吏前至。端朝以路遠俸薄。不肯携累。乃單騎赴任。將行。置酒與東西閣相宴。因屬曰。此去或有家信來往。二閣止混同一絨。復書亦如之。旣到南昌。參州交印。人事方畢。而兵警繼至。倏經半載。乃得家信。止東閣有書。而西閣則無之。端朝亦不介意。復書中但諭東閣以寬容之意。瓊聞書至不及見疑之。請于東閣。東閣

言頗不順。西閣乃密遣一僕以往。端朝開緘。絕無一字。止見雪梅扇面而已。後寫一詞。名減字木蘭。花云。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翁。端朝詳味詞意。知爲東閣所抑。自是坐臥不安。每思棄官歸隱。蓋以僥倖一官。皆出於西閣之力。不忘本也。後竟託疾解綬。既抵家。而二閣相與出迎。深怪其未及書考。忽作歸計。叩之不答。旋命置酒。會二閣而言曰。我羈體千里。所望二閣在家和順。使居官少安。昨見西閣所寄梅扇後詞云。讀之使人不遑寢食。吾安得而不歸哉。東閣乃曰。君且與妾判斷此事。據詞中所說。梅雪是非安在。端朝曰。此非口舌所能剖判。因索紙筆作浣溪沙一闋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寵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多一出。雪如梅蕊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而端朝亦不復出仕矣。

### 李師師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棖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爰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成雪。纖手破新棖。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家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



問誰作。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語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稅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知。京尹云。惟周邦彥課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之。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怒云。汝從何往。師師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以一杯酒相別。不知得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獻一觴。歌此詞爲官家壽。乃歌云。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折柔條過千尺。間尋舊跡。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帆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淒惻。恨堆漸積。別浦瀼洄。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携手。吹笛。沉思前事。夢裏淚偷滴。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成樂府待制。

長卿氏曰。道君以一詞而逐美成。復以一詞官之好名耶。好才耶。曰好色耳。天子與貧士爭風塵。一席之歡而不敵。情固有別腸耶。嗚呼。若李師師者。可云有情。亦可云無賴者也。當時師師家有

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宣和遺事。載宣和五年七夕。道宗幸李師師家留宿。臨別約再會。乃解龍鳳鮫綃直繫爲信。都巡官賈奕。師師結髮之婿也。深妬其事。題南鄉子詞云。閒步小樓前。見個佳人。貌似仙。暗想聖情渾似夢。追歡執手。蘭房恣意眠。一夜說盟言。滿掬沉檀噴瑞烟。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鮫綃當宿錢。次夜道君復至。得詞于粧盒。後謫賈奕爲廣南瓊州司戶。然則道君之醋。非止一呷矣。

### 樊事真

樊事真者。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於化齊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酌地而言曰。妾若相負者。當刎一目以謝君。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旣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至京師。樊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盈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者編金篦刺目雜劇行於世。見青樓集。

使金篦之刺。移於權豪子相逼之時。則舊約可無負矣。然使周仲宏爲李十郎者。不枉卻一刺乎。

周來而刺。刺而周駭然。情昵日篤。樊蓋善用刺者也。盧夫人一刺。而房公終身不畜妾。樊殆襲其智乎。若世所傳汧國夫人。剔目勸讀。則借用樊事耳。

### 般般醜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台劉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譚。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語。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請相見。曰。此黑劉五也。此卽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亦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

### 正長孺

正長孺。名坦。楚麻城世家子。性喜豪華。尤工詩詞。其姊丈劉金吾亦崇愷之亞也。先是吳中凌尚書雲翼。以事掛彈章。長子廷年官錦衣都中。行時向親友僚誼。貸之數千已。而兩人者皆罷歸。時吳中女僂數隊。白姓最著。其行六者善生。號爲六生。聲色冠絕一時。凌與狎焉。聞劉有遊吳之興。度必取償。乃先居六生爲奇貨。劉旣至。六生以家姬佐酒。清歌一發。四座無聲。劉驚喜欲狂。願須臾獲之。不復計明珠幾斛。凌俟其行有日。雜取玩器輔六生以往。劉家焚券而去。劉本粗豪。第欲誇示鄉人。無

既贈之矣  
尙追其既  
往乎其矣  
真豪俠之  
難得也

意爲金屋置也。比歸日。索六生歌娛客。楚人不操吳音。惟長孺能。以故長孺與六生。遂以知音成密契。每在席。目授心許。恨開籠之無日也。久之。劉意益怠。長孺乃乘間請償金如。凌准數。而納六生爲側室。劉亦浮慕俠名。卽日遣贈。長孺大喜過望。自謂快生平所未足。而六生亦曰。吾得所天矣。居無何。客或言此兩人先有私者。劉怒氣勃發。疾呼六生來訊。不服。酖之。長孺適在鄉。聞報。馳馬亟歸。哀乞其屍。劉憤然曰。人可贈。屍不可索得也。長孺致五金贖之。以歸。面如生。惟右手握固。長孺擊之。乃開掌。中有小犀盒。盒內有兩人手甲及髮一縷。蓋向與長孺情誓之物也。長孺痛恨如劓肝肺。乃抱屍臥。凡三宿。始就殮。出殯俱極厚。事畢。哀思不已。曰。吾見六生姊妹。猶見六生耳。乃携千金至吳。下迎白二。同棲於張氏之曲水堂下。復進其妹十郎。十學謳于二。故相善。兩姬感正。郎情重。願爲娥。英之從。事未成。而十郎適以謔語取怒于居停主人。主人漏言于白氏。白乃率其黨百人。伺長孺早出。突入其舍。於衾帷中赤體刼去。長孺恚甚。將訟之。長洲江令。令楚產也。長孺謀之。朱生曰。徐之且不必然。乃以危言動白氏。以二歸長孺。而薄其聘。長孺乃罷。又數年。劉金吾有姻家爲雲間司理。乃復爲吳下遊。而白適坐盜評。丐劉爲雪。事定。具觴樓中。使十郎稱謝。因留宿。中夜十郎訊及長孺。劉曰。吾妹婿也。十郎談及往昔。泣下不止。劉慰曰。無傷在我而已。乃密戒舟人掛帆。覺而追之。則在

京口矣。白夫婦叩頭固請。劉曰：汝女與正公有語在前，吾當成之。今償汝百金，多則不可。夫婦持金哭而返。劉竟携十郎歸楚，送長孺家。曰：吾以謝六生之過。

子猶氏云：余昔年遊楚，與劉金吾正長孺俱有交。劉浮慕豪華，然中懷鱗介，使人不測。長孺文試不偶，乃投筆爲游擊將軍。然雅歌賦詩，實未能執爨前驅也。身軀偉岸，袁中郎呼爲正胖，而恂恂雅飾，如文弱書生。是宜爲青樓所歸矣。白二墓在城之五里墩，而十郎竟從開闢之命。蓋十郎性輕，遇人輒啼。少時屬意洞庭劉生，強使娶已。及度湖，遂淒然長嘆。年餘復歸于白。未三月，遂爲金吾掠去。依二以居，二死而遂去之。楊花水性，視二固不侔矣。長孺夫人，卽金吾姊，亦有文。所著有集古詩及花園牌譜行於世。

### 眇娼

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與母計謀，西遊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目兩，猶恐往而不售。况目眇一乎？娼曰：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我無儻耶？遂行抵梁，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

之少年忿曰。自會得若人。遠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見淮海集。  
秦少游云。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世之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眇娼之事哉。

啞娼

楊維禎云。錢塘娼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箏篋。及七盤舞蹈之技。靡不精審。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焉。求見。卽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專房。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媿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位不居。服飾非珍珠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見楊鐵崖集。

楊維禎曰。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卽有之。求其終身榮者寡矣。情主人曰。此鐵崖寓言。以當三緘之銘。

老妓

馬守真字月嬌。小字玄兒。行四。故院中呼四郎娘。以善畫蘭。號湘蘭子。少負重名。爲六院冠冕。晚年

足見當時  
豪華意氣

意氣益豪。日費不貲。家漸耗。有烏陽少年某。游太學。慕姬甚切。見不自持。留姬家不去。俄聞門外索逋者聲如哮虎。立爲償三百緡。聽使去。姬本俠也。見少年亦俠。甚德之。少年昵姬。欲諧伉儷。指江水爲誓。大出馬蹄。治耀首之飾。具第秦淮上。用金錢無算。而姬擊鮮爲供具。僕馬費亦略相當。是時姬年正五十五。少年春秋未半也。錦衾角枕。相嬾婉久。而不少覺姬老。娶姬念亦堅。姬笑曰。我門前車馬如此。嫁於人且不堪。外間以我私卿。猶賣珠兒。絕倒不已。寧有半百青絲人。纔執箕帚作新婦耶。少年戀戀無去意。祭酒聞之。施夏楚。始鞅鞅去。

王百穀云。嘉靖間。海宇清謐。金陵最稱饒富。而平康亦極盛。諸姬著名者。前則劉董羅葛段趙。後則何蔣王揚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聞鶯。吐辭流盼。巧伺人意。諸姬心害其名。然自顧皆弗若。以此聲華日盛。凡游閒子弟。拖沓少年。走馬章台街者。以不識馬姬爲辱。油壁障塵。雜沓戶外。池館清疎。花石幽潔。曲室深閨。迷不可出。教諸小鬟。習梨園子弟。日爲供帳。燕客。羯鼓琵琶聲。與金縷紅牙相間。花石闌干。挂屋角。猶未休。雖躑頭錦堆床滿。而鳳釵榴裙之屬。嘗在質家。以贈施多。無所積也。祠郎有墨者。以微譴逮捕之。攫金半千。未厭。捕愈急。余適過其家。姬披髮徒跣。目哭皆腫。客計無所出。將以且具白衣冠送之。秦淮會西台御史。索余八分。

書請爲居間。獲免。姬歎王家郎。有心人哉。欲委身於我。余謝。姬念我無人爬背。意良厚。然我乞一丸茅山道士藥。豈欲自得麗姝哉。脫人之厄。而因以爲利。去厄之者幾何。古押衙而在。七首不陷於胸乎。繇是不復言歸我。而寸腸綢繆。固結不解。亦惟余與姬同心相印。舉示他人。不笑卽唾耳。姬與余有吳門煙月之期。幾三十載。未償。歲甲辰秋日。值余七十初度。姬買樓船。載婢娟十五五。客余飛絮園。置酒爲壽。絕纓投轄。履烏纒紛。四座填滿。歌舞達旦。殘脂賸粉。香溢錦帆。涇水彌月烟燼。自夫差以來。所未有。吳兒嘖嘖。誇盛事。傾動一時。計余別姬。凡十六年。姬年五十七矣。容華雖小減於昔。而風情意氣如故。唇膏面藥。香澤不去手。鬢髮如雲。猶言委地。余戲調卿。雞皮三少若夏姬。惜余不能爲申公巫臣耳。

余曾見閭門一老嫗。年近六十矣。甲乙二少年爭嬖之。嫗夫死。甲爲殯。頗有費。事畢。欲迎嫗歸。嫗卽沽酒與乙爲別。乙涕泣不已。去遂自縊。天下事儘有不可解者。

### 蜀王衍

衍好裏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冠。施脂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這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這邊走。莫厭金杯酒。衍好私行。往往宿娼家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



乃禁百姓不得戴小帽。

### 陳體方

吳中陳體方以諸生名。有妓黃秀雲。性黠慧。喜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乞詩百篇爲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餘章。神竭而歿。其詩情致清婉。方苦吟時。人多笑其老耄。被絀。而體方欣然。每誇於人。以爲奇遇。

體方死而有知。猶必吟完。秀雲死亦必相從。不然。體方亦必以賴婚訟於地下主者。

### 洛陽王某

王某洛陽人。寓祥符。以販木爲業。與妓者唐玉簪交狎。唐善歌舞雜劇。事之曲盡殷勤。爲之迷戀。歲遺白金百兩。周府郡王者。人稱鼓樓東殿下。以居址得名。雅好音樂。聞玉簪召見。試其技而悅之。以厚價畀其姥。遂留之。某悲思成疾。賂府中出入之。傳語妓云。倘得一面。便死無恨。盍亦求之。妓乘間爲言。殿下首肯。且戲云。須淨了身進來。嫗以告某。某卽割勢。幾絕。越三月始痊。上謁殿下。命解衣視之。笑曰。世間有此瘋漢。旣淨身。就服事我。某拜諾。遂使玉簪立門內見之。相向嗚咽不已。殿下與資千金。歲收其息焉。事見說赫。

相愛本以爲歡也。旣淨身矣。安用見爲。噫。是乃所以爲情也。夫情近於淫。而淫實非情。今縱欲之。夫獲新而置舊。妬色之婦。因咽而虐夫。情安在乎。惟愛心未除故耳。不留他人餘歡之地。而專以一見爲快。此一見時。有無窮之情。此一見後。更無餘情。情之所極。乃至相死而不悔。況淨身乎。雖然。謂之情則可。謂之非癡則不可。

樂和

南宋時。臨安錢塘門外樂翁。衣冠之族。因家替。乃於錢塘門外開雜貨鋪。有子名和。幼年寄養於永清巷舅家。舅之鄰喜將軍。有女名順娘。少和一歲。二人因同館就學。學中戲云。喜樂和順。合是天緣。二人聞之。遂相約爲夫婦。久之館散。和居父處。各不相聞。又三年。值清明節。舅家邀甥掃墓。因便船遊湖。男女不避。適喜家宅眷亦出遊。會於一船。順娘已十四。姿態煥發。和見之魂消。然一揖之外。不能通語。惟彼此相視。微微送笑而已。和旣歸。懷思不已。題絕句於桃花箋云。嫩蕊嬌香鬱未開。不因蜂蝶自生猜。他年若作扁舟侶。日日西湖一醉回。題畢。摺爲方勝。明日携至永清巷。欲伺便投之。順娘徘徊數次。而未有路。聞潮王廟著靈。乃私市香燭禱焉。焚楮之際。袖中方勝。偶墜火中。急簡之。已燼。惟餘一侶字。侶者雙口。和自以爲吉徵也。步入碑亭。方凝思間。忽見一老叟。衣冠甚古。手握團扇。

上寫姻緣二字和問曰。翁能算姻緣之事乎。叟云。能之。因詢年甲。于五指上輪算良久。乃曰。佳眷是  
熟人。非生人也。和云。某正擬一熟人。未審緣法如何。叟引至八角井邊。使和視井中有緣與否。和見  
井內水勢洶湧。如萬頃汪洋。其明如鏡。中有美女。年可十六七。紫羅杏黃裙。綽約可愛。細辨乃順娘  
也。喜極往就。不覺墜井中。覺乃夢耳。查碑文。其神石塊。唐時捐財築塘捍水。沒爲潮王。和意夢中所  
見。叟卽神也。還告諸父。欲往請婚。父謂盛衰勢殊。徒取其怒。再請舅。舅亦不許。和大失望。乃紙書牌  
位。供親妻喜順娘。晝則對食。夜置枕傍。三喚而後寢。每至勝節佳會。必整容出訪。絕無一遇。有議婚  
者。和堅謝之。誓必俟順娘嫁後。乃可。而順娘亦竟蹉跎未字。又三年八月。因觀潮之會。和往江口。巡  
視良久。至團圍頭。遙見蓆棚中。喜氏一家在焉。乃推身入叢。漸近視之。順娘亦覺。交相注目。忽聞喧  
言潮至。衆俱散走。其年潮勢甚猛。如水城樓丈。頃刻踰岸。順娘失足墜於潮中。和驟見哀痛。意不相  
捨。倉皇逐之。不覺並溺。喜家夫婦急於救女。不惜重賂。弄潮子弟。競往撈救。見紫羅衫杏黃裙。浮沈  
浪中。衆掖而起。則二屍對面相抱。喚之不甦。折之亦不解。時樂翁聞兒變。亦踰攘而至。哭曰。兒生不  
得吹簫侶。死當成連理枝耳。喜公怪問。備述其情。喜公恚曰。何不早言。悔之何及。今若再活。當遂其  
願也。於是高聲共喚。逾時始甦。毫無困狀。若有神佑焉。喜公不敢負諾。擇日婚配。事見小說。

一對多情。若非得潮神撮合。且爲情死矣。

### 傅七郎

傅七郎者。蘄春人。其第二子曰傅九。年二十九歲。好狎遊。常爲倡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約竊負而逃。林母防其女嚴緊。志不能遂。淳熙十六年九月。因夜宿。用幔帶兩條。接連共縊於室內。明日母告官。驗實收葬。紹熙三年春。蘇客遇兩人於秦州酒肆。爲主家李氏當鑪共役。蘇嘗譏傅。問其去鄉之因。笑而不答。蘇買酒飲散。明日再往尋之。主人言傅九郎夫妻在此。相伴兩載。甚是諧和。昨晚偶一客來。似說其宿過。羞愧不食。到夜同竄去。今不可復詢所在也。

相傳吳郡昔有一人。犯大辟。其人愚甚。臨刑求救於劊子。劊子給之曰。汝但安心。俟午刻。我喚汝急走。當解汝縛。汝便疾奔遠去。我取他人斬之。以代汝。其人信之。及期下刀。劊子連喚急走。其人遂狂奔。晝夜不息。直至陝西。爲人傭工。主家爲之娶婦。凡數年。稍成家矣。忽念劊子釋放之恩。囊數金至吳。下夜叩其門。欲以報之。劊子叩其姓名。大駭曰。汝已死。何得復來。其人猶致謝再三。劊子爲道其實。遂寂然無聲。乃呼伴啓門視之。囊金在焉。人已滅矣。方知叩門者。乃魂也。向認爲真。已釋放。魂喜極而去。遂如真形。一點破則散矣。傅與林苦於防閑。認真謂死在一處。無異生時。則

其魂之聚而不散。爲人當鑪共役。又何疑焉。夫果聚而不散。無異生時。則死賢於生矣。雖謂之不能可也。

### 王生陶師兒

淳熙初。行都肉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爲惡姥所間。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游西湖。惟一婢一僕隨之。尋常游湖者。逼暮卽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殺復游湖中。迤邐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齋。舟發如蟻。有妙年者。外方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崖上者。惟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妙年笑曰。大佳大佳。正欲得此。卽具盃饌入舟。遍游西湖。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

死後值錢者。惟楊太真襪。然襪以色貴。舟以情貴。

### 北齊後主

事載名姬傳

馮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立爲左皇后。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定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陷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曰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點粧。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將立爲左皇后。卽令使馳取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後主至長安。向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腸絕。應看膝上絃。

### 後燕主熙

後燕慕容熙。寵愛苻后。從代高句驪至遼東。爲衝車地道以攻之。城且陷。欲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繇是城守復完。攻之不克。未幾苻后死。熙悲號氣絕。久而復蘇。大殮已訖。復啓其棺。與之交。接服斬衰。食粥。制百僚於闔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案驗。有淚者以爲忠孝。無則罪之。羣臣悚懼。無不

含辛致淚焉。

### 陳後主再見

韓擒虎兵入臺城。後主將走。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曰：吾自有井。乃挾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投井。軍人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聞呌聲。以繩引之。怪其大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所謂胭脂井是也。又名辱井。楊用修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倉皇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

按金陵法寶寺。卽景陽宮故地也。辱井在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嗟乎。後主若知下淚。不可謂之全無心肝矣。子猶氏曰：吳翁有好酒者。與客渡江中流。風大作。船且覆。衆失色無主。翁獨堅抱酒甕。旣免。衆問翁曰：生之不圖。酒於何有。翁笑曰：死生命也。夫死則死耳。幸而生。若此甕一覆。安所得飲乎。後主亦猶吳翁之智耶。

### 楊政

楊政在紹興間。爲秦中名將。威聲與二吳埒。官至太尉。然資性慘忍。嗜殺人。元日招幕僚宴。會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燭導往溷所。經歷曲折。始如永巷。望兩壁間。隱隱若人形。謂爲繪畫。近視之。

不見筆跡。又無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軀。疑不曉。叩虞兵。兵傍睨。前後無人。始低語曰。相公姬妾數十人。皆有樂藝。但小不稱意。必杖殺之。而剝其皮。自首至足。釘於此壁上。直俟乾硬。方舉而擲諸水。此其皮跡也。叔永悚然而出。楊最寵一姬。蒙專房之愛。晚年抱病。久臥不能興。於人事一切不問。獨拳拳此姬。常使侍側。忽語之曰。病如此。萬不望生。我心膽只傾吐汝身。今將奈何。是時氣息僅屬。語言大半不可曉。姬泣曰。相公且強進藥餌。脫若不起。願相從泉下。楊大喜。索酒與姬各飲一杯。姬反室沉吟。自悔失言。陰謀伏竄。楊奄奄且絕。久不瞑目。所親大將諂之曰。相公平生殺人如搯蟻。真丈夫大漢。今日運命將終。乃留連顧戀。一何無剛腸決膽也。楊稱姬名曰。只候他先死。我便去。大將解其意。使給語姬云。相公喚預呼一壯士持骨索。伏於楊後。姬至立套其頸。少時而殂。陳屍於地。楊卽氣絕。

姬一日不死。楊亦一日不去。此延生丹。續命膏也。何以殺之。魏顥不從亂命而嫁妾。乃有結草之報。吾知大將之不令終矣。

情主人曰。人生煩惱思慮。多因有情而起。浮漚石火。能有幾何。而以情自累乎。自遠者觀之。凡情皆魔也。男女抑末矣。或者流盼銷魂。新歌奪耳。佳人難得。同病相憐。亦千古風流之勝事。眇與陞



何擇焉。如斯不已。僻乎。然猶曰。匹夫自喻曰。適志。逮及其他。乃堂堂國主。粉黛如雲。按圖而幸。日亦不給。彼雨花霜柳。皆眇啞之屬耳。而乃與匹夫爭一夕之歡。諺所謂捨黃金而抱六磚者也。至若娶婦娶妾。本爲自奉。尋芳選俊。祇以求歡。而或苦其體以市一憐。殘其軀以希一面。此豈特童心而已哉。又或兩心如結。計無復之。與其生離。猶冀死合。幸則爲喜樂。不幸則爲薄倖。王陶死而有知。倡隨無愧。卽令無知。亦省卻終身萬種淒涼。人之所苦。彼痴人者。不自以爲得算。雖然。害止此耳。齊燕二主。以之墮萬人之功。弱宗招亂。樹敵速亡。以彼易此。如以千金易一髮。又何患哉。玩好在耳目之前。而禍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始能料之。景陽宮之事。岌岌乎兵在其頸。生趣已盡。井中非樂所也。而必以兩貴妃同下。頑鈍無恥。其至矣乎。雖然。彼猶有同生之望焉。而楊政以刀索爲衽席。死者生之。而生者死之。情之能顛倒人。一至於此。往以戕人。來以賊己。小則損命。大而傾國。痴人有痴福。惟情不然。何哉。

### 長門賦

漢武帝初封膠東王。數歲時。長公主抱置膝下。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乃指左右美女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答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公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既卽位。遂立爲后。時帝年十四。又六年。長公主挾功怨望。皇后寵遂衰。然嬀妬並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着男子衣冠。幘帶。與皇后居寢。相愛若夫婦。帝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咒咀。女右男左。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猶如法。聞蜀人司馬相如。有文辭。乃遣人賫千金。求爲作長門賦。敘其哀怨。上讀之。嘆息。復迎入宮如初。

以武帝之雄猜。而長門廻車。文章信有靈矣。未幾。子夫之立。后安在哉。於唐之玄宗亦然。何皇后始以色進。及玄宗卽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其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明皇行三故云）獨不記何忠（后父名）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日湯餅。郎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惻然改容。繇是得延其恩者三年。終以武惠妃故。無罪被黜六宮。憐之。

白頭吟

司馬相如嘗悅茂陵女子。欲聘爲妾。文君作白頭吟四解以自絕。其一曰。皚如山上雪。皓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兩決絕。其二曰。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三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其四曰。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筵筵。男兒重意氣。何用

錢刀爲。又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尙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替於淫而不悟。再與書曰。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井水湯湯。與君長訣。相如乃止。

唐張趺欲娶妾。其妻調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子。白慙而止。夫情至之語。後世誦之。猶能令人歡好。況當時乎。相如能爲人賦長門。而復使人吟白頭。又何也。

趙松雪欲置妾。以小札遺管夫人云。我爲學士。爾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答云。你儂我儂。忒一成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松雪得詞。大笑而止。

### 圖形詩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蔡陋巷。久之。穎守慕其儀範。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而重違知己之眷。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

畫好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韻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甚慚。遽辭上牧之命。歸而偕老。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莫。漸覺髮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故人如忘却。時展畫圖看。時人爲之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宿。

### 織錦迴文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賢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知識精明。儀容夸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敦煌。會坐寇困。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異。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聽之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縈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二十三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至襄陽。滔省覽錦字。感其妙。

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蘇氏歸於一室。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事出武后御製。

### 寄內詩

朱滔招兵。不擇士女。悉令赴軍。自闕於球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滯。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吟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點黛。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荒盡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 王孟端詩

永樂中有住京師而別娶婦者。王孟端（名緩無錫人）寄詩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泣而歸。

### 寒梅

女郎朱氏。嘉興人。能詩。多佳句。自號靜庵。父教官。夫亦士人。其父友某使君。所歡青衣曰寒梅。使君因妻亡。欲圖再娶。遂萌開閣之意。寒梅過靜庵泣訴。靜庵曰。吾能止之。因題一絕於扇。令持視使君。

云。一夜西風滿地霜。粗粗麻布勝無裳。春來若覩桃花面。莫負寒梅舊日香。使君感其意。終身不言再娶。

### 楚娘

三山林茂叔。官建昌。聞名妓楚娘。以資學自負。遂與之厚。携回家。其妻李氏。稍不能容。楚娘題詩於壁。以寓意。詩云。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獨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長枕大被。三人共寢。

### 鄭德璘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望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常遇老叟。掉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愧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於黃鶴樓下。傍有鬻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璘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於舟之舵艙。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吟哦良

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於洞庭之畔。與韋氏舟楫頗相近。韋女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灑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釣對水窗。紅葉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強以紅綃惹其釣。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雖誦讀。却不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釣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甚喜。然莫曉詩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繇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甚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遂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於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弔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罡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沈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看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女亦不能曉其來繇。有主者。搜臂見紅綃。府君語韋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日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女送鄭生。韋女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隨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觀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沈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

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燭照之。見衣服彩繡。似是人形。驚而拯之。乃韋女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驟喜。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事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爲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汝。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卻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



前泊輕舟於鄂。洛江上月明時。尙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香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詠良久。敢以實對。德璘嘆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本傳。

### 唐叵

唐叵。晉昌人也。妻張氏。滑州隱士張恭之幼女。卽叵姑所出。甚有令德。開元十八年。叵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逆旅。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以問日者。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叵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簟。粧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是夕風露清虛。叵耿耿不寐。更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叵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敍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是以此夕與君相聞。叵懇之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敍。然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別。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叵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敍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叵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于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卽叵之亡女也。叵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

於阼階之北。暄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暄乃執手敍平生。妻流涕謂暄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況美娘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暄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暄卽如言笑謂暄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君人在淮南。吾亦知生平善。暄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惟無漿水粥耳。暄卽命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撤之。粥宛然在。暄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伊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暄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暄乃記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暄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暄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暄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暄曰。美娘亡時襤褸。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暄撫之而泣。妻曰。莫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暄令下牀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暄曰。娘子靈神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之則得。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夜

深。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叅開，慙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故不爲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叅含涕言，敝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叩門聲，言翁婆成說，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叅決別。叅修啓狀以附之，執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叅爲念。叅答一鈿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匆匆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舉家皆見，事見唐叅手記。據云：地下亦受歲，則西施洛妃輩，至唐時皆當數百歲老人，猶侈談幽遇，不足嘔耶。又云：形骸總不管，亦不知葬處，堪與家猶謂枯骨關於子孫何也。

### 齊饒州女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曾。長慶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

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侍婢視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恍然，遽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乞哀曰：「使君性强，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洵怒而去。未曙，令侍婢洒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謂產孽虛羸，正氣不足，妖絲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室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百倍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報韋，韋以小差爲上官所黜，異道來歸，凶計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忽不相顧耶？」韋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理，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簡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數。」

此先生甚  
奇怪齊氏  
何以不能  
自訴

君能相哀乎。韋曰。夫婦之情。義均一體。鷓鷯翼墜。比目半無。子然此身。更將何往焉。苟有可救。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氏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恭謁。若拜上官。然後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則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固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懇。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淚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某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叩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尙不能斷。况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韋隨入拜於牀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若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復拜。言極懇切。先生曰。吾

既久知合  
當早理何  
待人訴仙  
官亦忍心  
哉

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我擊之。無折肢敗面耳。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敕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等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置。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十里。入城郭。鄺里鬧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峨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開。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捲簾設牀。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載。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知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進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卻回。今將放歸。意願否。齊氏曰。誠願卻回。王判曰。付案勒。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廢。修補不及。王曰。齊

氏壽算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游。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銜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卽推而合之。又一人持藥一器。狀似稀餲。卽於齊氏身塗之。畢。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旣出其城。若行峩谷。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誠恐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尙瘞瘞房。宜飛書葬之。到卽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闔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卻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屐。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繡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送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夜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夫情之至極。能動鬼神。使韋生無情者。齊女雖冤。不復求見。田先生必不肯爲之出手。天下冤苦之。

事爲無情人所誤者多矣。悲夫。

按中朝故事云。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游諸處。留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外觀。毋汗吾清境。不然殺汝。妻竟不遷。及五鼓。免娠而殞。道衆乃殯於牆外。亞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趨寺。果見此僧。亞告之。初不顧。亞懇再三。僧乃許曰。待吾入定。尋訪。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曉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卽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生平。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畋爲鬼生。事與此相類。

###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飛卿。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工文。容貌閑美。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語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遂給信云。須出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旣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以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



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玉指環。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果者。子婦齋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宗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闌無人跡。但外有賓榻而已。正猜疑間。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游。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隣妻。復訪卽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與王氏相善。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不寢。我家人故不可託。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啜離之情。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榻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卽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云。某所

來者誠爲此也。顯晦雖殊。譽無疑貳。執筭人欣然而去。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三更許。燈在牀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率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牀迎擁。攜手歎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卻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韞韞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易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鑑上。愛而詢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願常寶之。此非人間所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廻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辭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因後會。今別更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閉穹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別訖。遂卻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邕珍重。無念此泉下。人復哽咽。

佇立。視天欲明。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明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卽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郡官與張元宗携酒宴飲。旣酣。章武懷念。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今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郡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昉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旣事東平丞相府。因問召玉工視所得鞞。鞞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檠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翫移時。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 王暹女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取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爲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自夏及秋。心終不息。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爲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忽見弘讓妻自額鼻中分。一手

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人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繇。共曰。又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爲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云。某被大家曠。將看兒去。君終不見棄。當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居。後小園中。有一李樹。婦云。君今速爲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云。還汝新婦。便聞王氏云。接我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薄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云。速合牀上半屍。弘讓持半屍到床。盡力合之。無少參差。王氏云。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云。思少餽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一杯。又云。且無相問。七日則眠如舊。但自項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龐子肅親見其事。

### 羅愛愛

羅愛愛。嘉興名妓也。色藝冠絕一時。而性復通敏。工於詩詞。風流之士。趨之若狂。呼爲愛卿。嘗以季夏望日。與郡中諸名士。會於鴛湖之凌虛閣。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絕。坐皆閣筆。其詩云。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掀簾欲共嫦娥語。肯教霓裳一曲無。曲曲欄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凭。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

臺第一層。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鬢雲歎。珮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愛卿自此才名日盛。同郡趙氏子者。行六。父亡。母存。家事貴富。慕而聘焉。愛卿克修婦道。趙甚重之。未久。趙子有父執官太宰。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子躊躇未決。愛卿勸之使行。既卜期。置酒中堂。請趙子捧觴爲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歌以侑之。辭曰。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落西山。易生愁。阻早促歸程。綵衣相對。舞歌罷。堂中皆淚下。趙子乘醉解纜去。至都而太宰殂矣。無所投託。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故。感病。愛卿竭力調護。半載竟不起。愛卿哀毀如禮。親爲營葬於白苧村。甫三月。而張士誠陷平江。江浙參政楊完者。率苗兵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姿色。欲逼納之。愛卿給以甘言。沐浴入房。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無及。乃以綉褥裹屍。瘞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款。楊參政爲所害。麾下星散。趙子始聞關海道。繇太倉登岸。徑向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故矣。所居已成廢宅。但見鼠竄於梁。鴉鳴於樹。蒼苔碧草。淹沒階徑。求其母妻。杳不知處。惟中堂巋然獨存。乃洒掃而憩焉。明日。行出東門外。至紅橋。則遇舊

僕蒼茫於道。呼而問之。備述其詳。遂引至白苧村葬母處。指松楸而告之曰。此六娘子之所植也。指荒隴而告之曰。此六娘子之所經理也。趙子大傷感。隨往銀杏樹下。發視之。貌如生焉。趙子撫屍大慟。乃沐以香湯。披以華服。買棺附葬於母塋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莫及。今雖死。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泉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入則哭於圃中。將及一旬。其夕月晦。趙子獨居中堂。寢不成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吝一見而叙舊也。卽聞言曰。妾卽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聞知耳。言訖如有人行。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卽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頸。見趙子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堂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道。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愁無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裏。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算除非。晝裏見。崔徽每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愴怨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墓之勞。殺身之烈。感愧不已。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子何以尙滯鬼錄。曰。妾之死也。

冥司以妾貞烈。卽令往無錫。宋氏托生爲男子。妾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一見。以叙懷抱。故延歲月。今旣相見。明日卽往托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爲驗。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歡若平生。雞鳴叙別。下階數步。復回頭拭淚。云趙郎珍重。從此永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瞥然而逝。不復有覩。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生起促裝。逕往無錫。則宋氏果生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後。哭不絕聲。趙子請見之。一笑而哭止。因述其事。遂名之曰羅生。趙子自是往來不絕。若親戚云。

### 胡馥之婦

上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之慟。婦忽起坐。曰。感君慟悼。我不卽朽。可於燈後見。就依平生時。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臥。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亡人亦無生理。可作側屋見置。伺滿十月。然後殯爾。後覺婦身微煖。如未亡。旣十月後。生一男。男名寧產。

異苑載晉潁州荀澤。以太元中亡。恆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嫵婉綢繆。遂有姪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又斬水李婆墩何生。娶黃岡熊斌女。生聰俊嗜學。暴死。然常與婦共枕席。曰。汝無畏。吾與汝緣分未絕。歡如常時。但身冷如水。火之始罷。此事常有之。乃是精魄強盛。不易消散耳。漢書謂武

帝崩。畢葬。常所幸御者。悉出茂陵園。自婕妤以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大將軍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而曹孟德亦有銅臺總帷之命。以待或然。實不盡然也。賈生宣室之談。未知曾及此否。

### 王文獻妻

陝西王文獻貢士。其妻美而夭。哭之數月不止。一夕奠妻。至曰。感君悼念。來了宿緣。文獻遽引避。妻曰。無害也。登榻求宿。文獻甚懼。妻強之。並衾而去。宵則復來。荏苒旬日。殊忘其死。而妻每至。則簡較奴婢。綴飾衣衾。亦不異生時。親戚交勸其弗納。文獻以舊愛故。不忍舍。往復歲餘。乃持夫嗚咽曰。已託生某地。遂去。而文獻益追思之。乃悟曰。吾生人。與鬼交。殆非佳兆乎。明年舉進士。授給事中。迄無他患。

### 僧安淨

鄱陽柴步龍安寺。舊有高氏婦影堂。不記何時所立。寺輪撥行童。分司香火。紹熙三年。有安淨者。主之。慕悅畫像。因起淫佚之想。每夕禱之曰。娘子有靈。不惜垂訪。如是累旬。一日黃昏後。遇婦人身披素衣。立於殿角。顧之曰。亦識我乎。淨曰。不識也。敢問爲誰氏。婦曰。無用見語。我今宵情到此。尙無寄。



跡之地。淨曰。茲不難辦。正恐不如意耳。婦曰。但得相容一身。更何所擇。淨卽邀詣其室。請暫寓止。婦曰。旣占汝牀。汝卻宿何處。曰。不敢言。婦乃解衣先寢。時房內無燈。淨遂從之。婦略不拒。極盡繾綣。聞五更鐘聲。乃起。約今晚再會。往反半月。淨頗疑其所從來。且未嘗分明觀厥狀。一夕至。差晚。適明燈在傍。婦問何故有燈。曰。方看經文未了。婦使去之。淨便得熟視。全與高氏像同。燈旣滅。乃扣鄉里姓。氏不肯答。淨曰。豈非高孺人乎。婦曰。何必苦苦相問。我平生本端潔之人。緣汝祈祝不已。故爾犯戒。今旣相認得。誼難復來。料因緣只合如此。卽亦情分太淺薄矣。隨語不見。自是遂絕。

婦人影堂供僧寺。亦是不韻事。

### 胡氏子

舒州胡某。言其叔父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其子適後圃。見牆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嫁而死。葬於此。今其父去官於某處矣。問容貌如何。老兵曰。無所識。嘗聞諸倡言前後太守。閱婦人多矣。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受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爐曰。此香火亦大冷落。明日乃取薰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一見。自是日日俱往焉。精誠之極。發於夢寢。凡兩月餘。一日又往。見屋簾微動。若有人呼笑聲。俄一女子祛服出。光麗動人。胡

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毋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卽與偕入室。夜分乃去。且復至以爲常。課業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園。惟精爽憔悴。飲食減損。父母深憂之。密叩宿直小兵云。夜聞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其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吾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語動。息與人無分毫異。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候其復至。強之食。吾當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其食。強之。至於再三。不可。曰。常時往來。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自外入。女矍然起。將蔽匿。而形不能隱。踉蹌而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食。環視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旣不能去。今爲人耶。鬼耶。曰。身在此。留則爲人矣。如有不信。請發瘞驗之。如其言。破塚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乃大喜曰。冥數如此。是吾家婦矣。爲改館於外。擇婢僕事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及家人來視。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今尙存。女姓趙氏。出夷堅志。

陸次孫家閭門下塘。有琴川吳氏。儼其旁室居焉。其女美而知書。解詞曲。雅好樓居。倚闥吟眺。甚適也。旣而徙上塘。過期不偶。憂思成疾。死後五年。次孫延豐山虞秀才。廷皇教子。館於此樓。一

日戲謂虞曰。此吳家小娘子所居。餘香猶在也。今君孤眠長夜。得無憐而至乎。虞年少。聞之恍然。迨夜入房。則此女在燈下。遂神迷心蕩。相與綢繆。自是無夕不至。後雖白晝。嘗見在旁。久而病瘳。日甚。其父亦授徒他處。亟來叩之。不言。固問。始吐實。云陸次孫害我。父驚惋。具舟遣歸。女已在舟中矣。歸而坐臥相隨。妻雖在牀。弗能問。未幾竟死。此事與胡氏子同。何胡之多幸。而虞之不幸也。

### 曾季衡

太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教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睹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頗炷名香。頗疎凡俗。步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拜面。郎君言訖。警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問存沒。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欸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晦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夫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

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叩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季衡亦終不肯叩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更不可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九原分袂真胡越。燕折鴛鴦離芳草。少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悵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一辭。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洒臨歧。雲鬢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酌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紐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常遊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所謂北邙空悵清秋月也。

### 杞梁妻

齊莊公襲莒。莒將杞殖戰死。其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難至矣。乃失聲號哭。七日。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歌曰。

樂莫樂兮故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 孟姜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爲夫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骨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巖下。坐於旁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

### 湘妃

湘川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哭之。以淚灑竹。竹盡成斑。至今號湘妃。女子李淑作斑竹怨云。二妃昔追帝。南奔湘山間。有淚洒湘竹。至今湘竹斑。雲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餘恨在江水。滔滔去不還。

### 汰王灘詩

永福創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寢。改名永福。在唐新郛縣。後有邑宰潘君滿任。遺愛在民。攀臥祖餞。留連數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不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

滿船末云。太原王氏書。詩跡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尙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於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驚震風凌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

情史氏曰。古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蓋思生於情。而鬼神亦情所結也。使鬼神而無情。則亦魂升而魄降已矣。安所戀戀。而猶留鬼神之名耶。鬼有人情。神有鬼情。幽明相入。如水融冰。城之類也。字之留也。亦鬼神所以效之靈也。噫。鬼神以情感。而況於人乎。

### 司馬才中

司馬才中。陝州人。初在洛下。晝寐。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中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中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爲秦尉少章道其事。少章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深明月生南浦。頃之。復見美姝笑迎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中爲同案談之。咸曰。後有蘇小小。得非妖乎。不逾年而才中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中。携一麗人登舟。卽前聲諾。瞥眼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其衙。

則才中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蘇小小錢塘名娼也。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在錢塘。非楚之西陵也。

弘治初。于景瞻自都歸杭。邀馬浩瀾同游西湖。泊舟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乃作詩。翌日召箕仙問曰。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此句久未有對。卽書云。跌宕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箕運如飛。復成一律。後書云。錢塘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情史氏曰。然則古今有才情者。勿問男女。皆不死也。

### 王生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於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船過涓塘。見一新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相映上下。白鵝一羣。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螾之鱗。膾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池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一十八。而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間窺之。或出半面。

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視久之。已而酒盡出肆。快快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閣數重。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丈。以石甃之。養金魚於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綠陰婆娑。靠牆結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峯。岌然競秀。草則金線綉球之屬。霜露不變色。窗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銜線香焚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旁設筆硯之類。皆極齊楚。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於其上。詩體皆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似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其一云。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土鬢髻。粉污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其二云。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合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其三云。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盆夜搗鳳仙花。其四云。山茶未開梅半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冒冷塑猿猊。綉幙圍春護鸚鵡。情人絢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誼。會宿於寢。鷄鳴始覺。乃



困臥蓬窗底耳。自後歸山。無夕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爲吹落梅風數闋。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旣覺。則指環宛然在手。視扇墜則無有矣。生大以爲奇。遂效元稹體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種。慧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艷腮。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真千金屋。宜登七寶台。嬌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壁。眞眞醉綵灰。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放燕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菖蒲難見面。萱蔻且含胎。不待金屏射。何勞玉手裁。偷香渾似賈。待月又如崔。簫許秦宮奪。琴從卓氏猜。鶯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窗薄涵魚魴。爐深噴麝煤。眉橫青岫遠。髻髻綠雲堆。釵玉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鴛游浩蕩。瑞鳳舞毵毵。恨積鮫綃帕。歡傳琥珀盃。孤眠憐月姊。多忌笑河魁。化蝶能通夢。游蜂浪作媒。雕闌行共倚。綉褥坐相隈。啖蔗逢佳境。留環獲異財。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殘粧猶在臂。別淚已凝腮。漏滴何須促。鐘音且莫催。峽中行雨過。嶺上看花回。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鰥生曾種福。親得到天台。詩訖好事者多傳頌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延之入內。生不知其意。逡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酒。偶有所視。不

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固未之信。今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閨闈氏族。大喜。肆翁卽握生。手入於內室。至女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皆夢中所識也。草木池塘。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華。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想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歷叙吹簫之曲。繡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兩相表示。以證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爲夫婦。同居偕老。剪燈新話名涓塘奇遇傳。

無緣者真亦成夢。有緣者夢亦成真。

### 娟娟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常登太山看日出。夜宿秦觀峯。夢有老婦携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旣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鐘鳴驚悟而起。其所夢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旁有遺扇在草中。取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

未幾。遙見一女。郎從二侍女遊樹下。迤邐將近。生趨避之。時爲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暖。女郎徐邀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外異香襲道。縹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爲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紅裙入那人家。徙倚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卽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仍書於樹曰。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懷袖。把玩諷詠。愛如拱璧。壬午生謁選天官。隸名營繕。當春牡丹盛放。生擬閒游。因勒馬道傍。值馬渴奔水。左右皆前逐馬。生下立井畔民家。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延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再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閣闌楯。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辭出。翁曰。主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旬矣。幸暫留。俟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逍遙。歷覽畫壁。翁從旁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數年過武清。所得道旁遺扇也。翁借觀。遽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適見扇頭詩。疑爲吾甥女手筆。入告姊。固非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所經者。心已異之。及聞翁言。愈駭異。再引入一曲室。幃帳妍麗。金玉煥然。凡榻整潔。琴瑟靜

夢既奇男  
女一夢更  
奇

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先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爲流矢所中。輿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觀物興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卽其舊題也。老婦因卽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卽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妝。與母相携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徵。儼然秦觀峯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歎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隣翁以娟娟母命來。請以弱女爲君子姬侍。生喜出望外。遂以其年四月成禮。娟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生以督運南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訊。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裏贈玉搔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卽口占贈娟娟曰。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影扶疎玉漏嚴。秋浦芙蓉偏獻笑。半窗斜映水晶簾。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河冰既合。娟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邀母與娟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咽而別。明年春。娟娟病轉劇。遣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曰。楚天風雨繞陽台。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合歡廊下長莓苔。生遣使

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娟娟畫像。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羨張郎。已  
悵花殘月減光。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兔太匆忙。秦娘似比當時瘦。李衛暫多舊日狂。梅影橫斜  
啼鳥散。繞天黃葉倚繩床。時人多傳誦焉。

南唐內史舍人張泌。字子澄。初與隣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凝一。夜必夢之。嘗有詩寄云。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此夢之積於情者也。渭  
塘青夢。曾留連酒肆。偷窺半面。猶有因焉。秦觀峯之夢。胡爲乎來哉。無夢則得扇不奇。得扇不奇。  
則生必不出入懷袖。隣翁必不問。而數月之姻緣。何以銷之。夢豈偶然而已。

###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爲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游東海。值吳女盈盈者來。年纔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  
容色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盈遜簡嘉偶。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  
召使侍宴。山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驩處累月。山辭歸。盈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  
春曲示山。其詞云。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闌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  
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歌答之云。東風艷艷桃李鬆。花園春入醪酥濃。龍腦透縷鮫鮪紅。鴛鴦十

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五六。肩試青膏髻垂綠。淺淡輕顰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阿母偏憐掌上  
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鴛鴦逐合桃未咽時。便會吟詩風動竹。日高一丈上窗紗。啼花鳥壓新睡足。膩雲  
纖指櫛還偏。半被可憐留翠暖。淡黃衫袖仙衣輕。紅玉欄杆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橫  
波艷。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睨整衣移步懶。才如韓壽潘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  
有私言銀燭下。簾聲浪皺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窄。釵橫啼笑分不分。歷盡風波一腰捻。若教飛上  
九天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眸蹙忍羞頭不舉。  
鳳凰簫冷曲成遲。疑醉桃花過風雨。阿盈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台住。一生縱得楚王憐。宋玉多才  
誰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  
一日心冷玉如土。雲零雨散那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戶皆金圮。韋臯筆  
逸玳瑁落。張祐盤滑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眸覷紙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  
漫。夢得見之爲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開不敢下翠幕。竟日煊赫羅珂鞍。掃眉塗粉迨七十。老大  
始頂菖蒲冠。(滿七十始頂菖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盈  
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闌。醉岸深雲呼佚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欲去天無

幾尺斜陽。銜山雲半紅。水遠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闕。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適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盈簡。欲借游東山。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赴其約。秋中再如山東。盈盈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後。盈盈平居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玉女命汝掌文牘。及覺。泣以白母曰。兒不復久居人間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竟卒。山作詩弔之云。燭花紅死睡初醒。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仙應入夢。人間無路可藏身。乾坤眼闕成新恨。風月人歸似舊情。漢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雨下西城。後五年。山與同志登岱。岳至絕頂。玉女池。追思昔日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日遇清須感慨。江山多恨卽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色笑瓶花春似醉。寂寥惟少賞花人。憶昔閒粧淡紵衣。一枝紅拂牡丹微。無端不入襄王夢。爲雨爲雲到處飛。山歸就次。遂夢游日觀峯北。見石上大字。筆跡類盈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未曉棄香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劫易翻滄海水。濃春難謝碧桃花。紫台樹隱瑤池闕。鳳懶龍嬌日又斜。讀畢忽悟。是夕昏醉悶悶。有女奴來告。召至一溪洞。有碧衣短鬟出。迎入宮殿。一女子玉冠黃幘。衣絳綃。長眸皓容。山

趨拜女遽起讓之升階。少選。盈盈與一女偕至。微笑曰。爲雨爲雲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遂命進酒。各有賦詠。夜既深。二女曰。盈盈舊識。便可就寢。聞鷄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恍然出洞。但見蒼黃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山有筆奩錄。詳記所遇。

### 安西張氏女

安西市帛肆。多巨賈。專利而爲之首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女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柴戟森然。繇之而入。望其中堂。若設宴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幕次。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鈿鈿照耀。既至。吏促張粧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人。坐畢。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鉤震響。中宵酒酌。并帥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筆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鑿梳鬪掃學宮粧。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尙書命我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



士爲知己  
者死女爲  
悅己者容

所夢。且曰：吾將死乎？母怒曰：汝夢魘爾，何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榎來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滌，母聽之。良久，艷妝盛飾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死得所主，雖死何恨。張女國色未聘，以懷春感夢，而王尚書遂能據生人之所不易遇，惜哉。

###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邪，出長安城，客灤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之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遂試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瑁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欲與大夫備酒掃可乎？亞之稍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遂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鬢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娟，筆不可摹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在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

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先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聲而作。曰。泣作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髻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外殿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敵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左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置酒高會。聲秦舞秦。舞者擊鼙拊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歌以塞別。命趨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詞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觀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畢。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

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階下。牕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棗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依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仙矣。惡又死乎。

亞之必多情者。不然。能感弄玉於夢中乎。閱稗官小說。冥中嫁娶。仍如人間。弄玉擇壻。或有之。不知何以復死也。豈人不一死。如所云鷄鳴國之說乎。果爾。則弄玉非仙矣。弄玉不仙。何以靈乎。弄玉而靈。將蕭史獨無靈乎。又聞上界以歲爲日。冥中以日爲歲。然亦不應晝間一夢。備悲歡離合之致也。吁。亦幻矣。

又博異志載。吳興姚合謂沈亞之曰。吾友太原王炎云。元和初夕。夢游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招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之。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碑。連工起珠帳。擇士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塔。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旣進詞。王甚嘉之。及寤。猶能記其實。此與沈亞之事相近。必有倣而爲之者。

張倩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鑑。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鑑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鑑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嘗感想於夢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赴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抑鬱。宙亦甚悲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訣別上船。日暮至山谷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止。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恩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倩娘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已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慰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家。首謝其事。鑑大驚曰。倩娘疾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鑑大驚。遂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詢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唯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唐人作離魂記。

## 柳氏女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至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一老母自樓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曰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第相埒。今欲配君子。以爲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遣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旣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遂爲一體。令卽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 石氏女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家。中路遂化爲烟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素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伺察阿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然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待在此。卽令婢僕於內喚女出。而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

遺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爲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旣而女誓不他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阿乃授幣石氏女爲妻。事見幽明記。

廣記。漢時有老者，開扉鬻術。忽見一老人，持八字來問。日者推算良久，曰：壽不永矣。此老愀然而去。日者細玩其命，乃己之生辰。因思此老面貌衣服，與己無二。豈身魂乎？未幾，日者果死。又續搜神記。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在郎處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的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少時，夫得疾，終卒。離魂之事，往往有之。况神情所注，忽然而翔，自然之理，又何怪也。

### 董子馬姬

紹興董元瑞之子，聘同邑馬氏女爲室。以馬之女未二十，不爲之婚。男女各懷怨懟。同日得瘵疾。旣二年，疾俱亟。一日，董氏村人見大官艦泊河下，一皂隸上問何處董宅。人指示之。忽不見。數日又至。

村人怪而窺之。見舟中端坐一女子。盛飾美容。光彩奪目。左右媵侍十餘人。或問誰家女。曰。此馬氏姬也。來迎女婿。或報董氏。使老嫗往覘其容。儼與馬姬無二。又明日。董生死。馬女亦亡。其官艦中坐者。疑是魂魄先赴云。

### 觀燈美婦

宣和中。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二美樓下。觀者填塞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倉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被人挨失伴侶。今無所歸。士以言誘之。欣然曰。我不能歸。必被他人捉賣。幸君子憐之。士人喜。卽携手還舍。如是半月。寵嬖殊甚。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歡。後數日。友復來。曰。前所見之婦。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之也。友曰。恐其不然。子當實告我。我前日酒間。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烏有是。友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謁之。若是祟。渠必能言。不然無傷也。遂同往謁。王一見驚曰。妖氣甚濃。勢將難治。此祟絕異。非常鬼也。歷指坐間他客。囑曰。後日當爲佐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具告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常佩於身。不以示人。王卽以硃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符置其首。一真篋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托身於君久矣。乃不見信。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

士初猶設詞以對。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寘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乃不能隱，密訪之。僕初不言，益疑之。迨夜俟其睡，婦張燈製衣，達旦不息。士愈窘，急走謁王。法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寐，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乃如戒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府遣獄吏逮王。法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療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叫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方與沐浴，見首及腰間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殺其女。』王具言所以，卽追士人，并向日座上，諸客徵之，皆同得免，出夷堅志。

### 吳興娘

大德中，揚州富人吳防禦居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爲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崔君因求女爲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爲約。旣而崔君遠宦，凡一十五載，音耗竟絕。女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杳然，興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失時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約已定，可食言耶？」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纏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殮，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家之物也，今汝逝矣，吾留此安用，遂簪於其髻而殯焉。殯兩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訪問其故，父爲宣德府理官而卒，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



里而來。防禦下淚曰：興娘薄命，爲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死。今殯之矣。引生入室，至其靈席前，焚楮錢以告之。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旣沒，道途又遠，今旣來此，可便於吾家住。故人之子，卽吾子也。勿以興娘沒故，自同外人。卽令搬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憩。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歿，舉家上墓。興娘妹慶娘年甫十七，是日與家衆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至暮回歸，天色已晚。崔生迎於門，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生急往拾之，乃金鳳釵一隻，欲納還防禦，則中門已閉。生還小齋，明燭兀坐，思念姻緣挫折，而子身寄跡於人，亦非久計。長歎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叩門，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叩。如是者三，乃強起開門，視之一女，殊麗，立於門外，遽褰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崔郎不識妾耶？妾乃興娘之愛妹慶娘也。適來墮釵轎下，君拾得否？欲止生室，生以其父待之厚，拒之甚堅。至於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子，置留小室，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訴之於父，訟汝於官，必不舍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於小齋，可一月半。忽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無人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閉籠而鎖鸚鵡，打鴨而驚鴛鴦，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迹深村，或潛踪

別郡。庶優遊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焉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爲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日五更。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州。奔丹陽。訪於村氓。則金榮在焉。其家殷富。爲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則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其主。挽生在堂而拜認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虛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供給甚至。生住金榮家將及一年。女告生曰。始懼父母見責。故與君爲卓氏之逃。大非得已。今已及期矣。愛子之心。人皆有之。倘其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况親恩莫大。豈有終絕之理乎。生從其言。卽與之別。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往。或恐觸彼之怒。君可先之。妾艤舟於此。以候。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與之曰。如或疑懼。當出此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欣然迎之。反致謝曰。昨願待不周。致君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不敢仰視。但稱死罪。防禦駭然曰。何故。乃爾。願得開誠。釋我疑慮。生惶愧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竊負而逃。竄伏村墟。曠絕音問。今携令愛同此歸寧。伏望恕其罪譴。使得終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是所幸也。防禦曰。吾女臥病在床。今乃一載。饘粥不進。轉側須人。豈有是

事也。生謂其恐辱門戶。故飾詞以拒之。乃曰。目今慶娘在舟中。可令人舁取之來。防禦雖不信。姑令家僮馳往視之。至江並無所見。防禦大怒。責生妖妄。生乃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之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胡爲至此。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欣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意亦無他。請以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從所謂。妹病卽痊。不然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舉止則與娘也。父詰之曰。汝旣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爲此亂惑乎。對曰。女之死也。冥司以女無罪。不復拘禁。得隸玉皇娘娘帳下。掌傳牋奏。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耳。防禦聞其言。許之。卽斂容拜謝其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歔爲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客。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仆地。視之已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方醒。其病卽瘥。行動如常。叩以前事。並云罔知。防禦遂涓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與娘之情。以金鳳釵賣於市。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紙幣。資諸瓊花觀。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與娘。與娘復託夢於崔曰。薦拔尙有餘情。雖隔幽冥。實深感佩。小妹慶娘秉性柔和。宜善待之。生聞之。驚悼而覺。此後遂絕。

### 賈雲華

至正間有魏鵬者。字寓言。襄陽人。父巫臣。延祐初參政浙江行省。卒。母郢國蕭夫人。二兄鸞。鸞惟生獨秀美。善屬文。鄉里稱焉。先是參政時。蕭夫人善於賈平章之夫人。曰邢國。平章幽州人。卒於杭。遂留居焉。至是生母遣生詣之。授以書曰。以此呈邢國。勿妄開也。生私啟之。知有指腹之約。忻喜而已。逾月抵杭。旅邊嫗之舍。邊故達官寵姬。後嫁民間。今雖已老。然善刺繡。喜談謔。往來多達官。生問賈平章家事。嫗備道之。生亦爲語郢國。遣已故嫗爲之先於邢國。邢國驚喜。使亟召之。生至再拜。呈母書。頃間一童子出。娟娟如瓊瑤。邢國曰。小兒子麟也。令拜生。已復命侍兒喚娉娉。須臾雙鬢擁一女子。穿繡幕而來。曰。小女子也。亦拜生。已乃退立。邢國坐右。生竊視。真國色也。邢國與生各敍寒溫。少焉治具。親酌飲。生跪而受。顧謂娉曰。郎君長汝。汝兄事之。更令娉與麟酌以飲。生旣乃令家僮引生就堂外東廂止宿。生至則嫗家行李已先在焉。居月餘。生念邢國雖甚欵愛。而語不及婚事。且疑兄事之命。乃密祈夢於伍相祠。得神報云。酒雪堂中人再世。月中方得見嫦娥。莫曉所謂。但私識之。一日平旦。生入省。邢國至重堂。轉堂後曲巷。以造娉室。娉方低鬟。擁雙鬢。著羅襪。生屏身戶外。窺於隙間。福福見之以報。娉怒。將白邢國。生惶恐謝。娉亦解。更以閣前瑞香贈生。令福福送生。出生卽重路。福福使之挑娉。福福出。吳綾令生書。有海棠枝上拭新紅之句。謂生曰。我持此去。君徐來。及見

媵乃佯墮。媵見詩色變。生趨謝。繼之以跪。媵乃令生就坐。生從容曰。千里至此。本爲姻盟。今夫人了無一語。其意可知。而子復漠然相視。當卽促裝與子訣矣。媵歎曰。人非木石。誰獨無情。君之此言。豈知我者。生卽求合。媵拒之曰。晚當遣福福詣君。有語相告。已而夫人歸。生乃趨出。至暮。福福至。約以明夜達生處。生喜不可制。明日。生之友招生過平康。生辭固曳以去。勸飲至醉。歸則臥石欄側。地上時。媵乘間赴生。而生適大醉。呼之不覺。乃悵然書一絕於生練裙上。有曰。襄王自是無情緒。醉臥月明花影中。生覺悵然追恨。踰數日。邢國往作佛事。媵與生送之。媵密語生。是夜竟達媵處。少焉就枕。生曰。今夕可謂海棠枝上拭新紅也。自是更數夕。而生得母兄書。令歸就試。更有書及邢國使促生還。生不得已。夜入別媵。相視悲泣。明日。生入拜邢國。遂竟別去。抵家就試。得首選。赴燕復登第。及廷試名在前列。生思念媵。乃以翰苑自求外補。得浙江提舉。乃赴錢塘。先詣賈宅謁邢國。媵見生悲喜交集。已而命酌。旣暮。就館。居月餘。生與媵情好愈篤。多不自檢。侍女有春鴻者。以宿恨怨媵。欲報之一日。生與媵對奕池畔小亭上。鴻趨告夫人曰。圃中池蓮並蒂二色。請觀之。時媵與生方談笑爭局。適風撼花枝墜。局中媵起視之。見夫人且至。生乃遁去。明日。夫人召生爲瑞蓮之宴。媵及麟皆在。各爲吟咏。相賞而退。自是媵屈意事鴻。得其心。且樂爲用。而生母訃音已至。生乃倉卒告歸。先是生

以姻事屬邊嫗。使探邢國意。會邢國屬邊嫗覓婿。嫗曰。頗牧自在禁中。何遠求耶。夫人曰。非魏提舉乎。佳則佳矣。但終歷仕途。勢且携去。若嫁他鄉。實不忍。嫗還以復生。生曰。余固知之。況重罹荼毒。行色匆匆。殞越之餘。寧期及此。雖然。此先堂意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息壤在彼。豈以吾母既亡。而背盟棄好。嫗若責以大義。或庶幾焉。嫗如言以進。夫人曰。縱有蘇張。如不聽何。嫗退。生歎曰。死生之期。自此至矣。乃促裝以歸。媢伺夫人既寢。召生入與訣。至則相持而泣。魂斷心摧。福福等亦哽咽悽愴。不能仰視。酒半。媢舉杯前曰。兄不來矣。不諧伉儷。從此途人。妾命薄春冰。身輕秋葉。雲泥異路。濁水清塵。然旣委身。豈能再適。死以爲期。言猶在耳。行當寄魂空木。畢命窮泉。長恨悠悠。曷其有極。平時兄命我歌。我每抱愧。今當永訣。爲君一曲。君其聽之。正唐人所謂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也。歌曰。流水落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盟詞無憑。情緣無便。願魂化作啣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明日媢乃破盒中鏡。及琴上冰絃。造福福付生。生入別邢國。邢國召媢別生。媢不肯出。生亦不强。遂行。是歲麟舉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咸寧尹。乃舉家之陝。媢亦隨行。媢自別生。寢食俱廢。兼之道途困頓。抵縣浹旬。而勢且垂絕矣。邢國憂之。莫曉其故。研問侍婢。始得其概。懊恨無及。一日沐浴梳飾。衣服如常。拜於母前曰。兒不幸。死在旦夕。母恩未

諱疾而自  
戕也

生違其意  
死而從之  
何益乎

報飲恨黃泉。賴有麟弟。可爲終養。願夫人割不忍之愛。又語麟曰。弟早掇巍科。前程遠大。但願早尋佳偶。以奉夫人。我命薄年促。徒以死相累耳。若我歿後。託一坏之土。權殯於此。俟弟改官北歸。携骨還葬。志願畢矣。語畢。返室。以手書囑福福。又以字寄魏生。俾知我爲泉下客矣。言訖。淚下如雨。至晚竟逝。麟漆棺斂之。寄開元寺中。無何。縣有劇盜遁於襄陽。官遣胥吏康鐔往捕之。福福乃出。娉緘與麟。俾因鐔寄去。麟覽之。乃集唐絕句十首與生。爲訣別之辭也。麟以白母曰。人已逝矣。勿違其意。遂命寄去。詩曰。兩行潯淚語前流。千里佳期一夕休。倚柱尋思倍惆悵。寂寥燈下不勝愁。倚欄無語倍傷情。鄉思撩人撥不平。寂寞閑庭春又晚。煙花冷落過清明。相見時難別亦難。寒潮惟帶夕陽還。鈿蟬金雁皆零落。離別煙波傷玉顏。自從消瘦減容光。雲雨巫山枉斷腸。獨宿孤房淚如雨。秋宵只爲一人長。紗窗日落漸黃昏。春夢無心只似雲。萬里寂寥音信斷。將身何處更逢君。一身憔悴對花眠。零落殘魂倍黯然。人而不知何處去。悠悠生死別經年。真成薄命久尋思。宛轉蛾眉能幾時。淡水楚雲千萬里。留君不住益淒其。魂歸冥漠魄歸泉。却恨青蛾誤少年。三尺孤墳何處是。每逢寒食一潸然。物換星移幾度秋。烏啼花落水空流。人間何事堪惆悵。貴賤同歸土一丘。一封書寄數行啼。莫動哀吟易慘悽。古往今來只如此。幾多紅粉委黃泥。生家居苦塊。度日如年。追念舊歡。遽成陳跡。忽康

墮淚碑前  
垂淚得其  
所哉

私情惡得  
無罪當是  
天然配合  
耳

鏤自陝至得娉因問并所集古句絕而復醒誓不再娶乃居於峴山墮淚碑側爲位以哭未久生服滿赴都除陝西儒學正提舉復得與麟相見拜謁夫人已乃詢娉殯棺卽往痛哭以手叩墓曰寓言在此想子生平精靈未散豈不能爲華山畿乎是夕宿公署彷彿見娉來曰天果從人願乎生忘其死也據擁抱之娉曰君勿見持當有奉告妾死後冥司以妾無罪過命入金華宮得掌箋奏今更感君不娶之言將命我返魂而屋舍已敝當假他屍尙未有便數在冬末方可遂耳語畢不見生驚覺但見淡月侵簷冷風拂面四顧淒然泣數行下四年冬有長安丞宋子璧者一女暴卒三日忽醒不認其父母曰我賈平章女今咸寧縣尹之姊也死已二載數當返魂竟奔賈宅見夫人及麟呼福福奉鴻名字索存日遺物毫髮不爽夫人曰此天作之合也乃報魏生生亦以夢中語告於是再締前盟夫人暨福福等俱往送焉花燭之夕真處子也枕上話舊一事不遺是日宴於提舉後堂宋丞一門亦與焉詢丞女名曰月娥堂有扁額曰酒雪因悟伍相夢中語至是皆驗月娥後生三子皆得官生仕至兵部尙書月娥封鄴國夫人輯其吟咏題曰唱隨集貫雲石爲之序云

楊太眞再見

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形神憔悴有道士王舟者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雖死不



恨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慮。想其平日。三日三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諸女。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合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令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葳蕤鎖鎖之。於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顏面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於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於平日。脫衣上玉環。納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

白樂天長恨歌敍云。上皇追念貴妃不已。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竭其術。以索之。不能至。又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之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萊。忽見最高山。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門。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

方寢。請少待。踰時碧衣延入玉妃。出冠金鳳冠。披紫綉霞帔。佩紅玉。曳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曰。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侍女。取金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曰。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徐言曰。昔天寶十四載。侍輦避暑九成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凭肩而望。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言太上皇亦不久居人間。幸自珍愛。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其說與此不同。

許至雍妻

既至而不  
敢相見必  
待趙十四  
豈冥中之  
制如斯耶

許至雍妻早沒。至雍懷思頗切。每風景閒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八月十五日夜。至雍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嗟嘆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惟不知趙十四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閒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船。將謁吳太伯廟。許生因問人曰。彼何爲者。答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言事多中。爲士人所敬服。此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趙生何術。曰。善致人魂耳。許生喜符其妻之說。明早詣趙。具陳懇切之意。趙曰。某所致者生

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見之。某久不爲。不知召得否。知郎君重念。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辭。乃計其所費之值。果三貫六百。遂擇日洒掃焚香。施牀几於西壁下。於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於廳下臥。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嗟嘆數四。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曰。君得無枉橫否。妻曰。命耳。安有枉橫。因問兒女與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尙佛經。呼爲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曰。要功德否。妻曰。某生平無惡。豈有罪乎。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卽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間。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地。妻取之。懸於庭前樹枝間。以衫蔽面。大哭良久。揮手却許生。若乘空而去。許生取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趙生名何。

### 韋氏妓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閥甚盛。嘗納姬於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刊本甚錯。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爲羸瘠。棄事而寢。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

任處士有返魂術。韋召而求之。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道其魂。韋搜衣篋。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戒。燃蠟炬於香前。曰。觀燭燃寸。卽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憑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嘆。持裙面幃而召。如是者三。忽聞吁歎之聲。俄頃映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痛。恐迫以致倏廻。生忍淚揖之。無異生平。或與之言。顛首而已。逾刻燭盡及寸。歛欲逼之。紛然而滅。韋乃捧帳長慟。旣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金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漚沫槿艷。不必置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韋自此鬱鬱不懌。逾年而歿。

眞眞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有。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予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息。必應。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諾。急以百家彩灰酒灌之。遂活。步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

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奪君願。君今疑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彩灰酒。觀其障果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奇聞錄。

### 吳四娘

臨川貢士張樾。赴省試。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揭薦治榻。得絹畫一幅。展視之。乃一美人寫眞。其旁題四娘二字。以問主者。答非吾家物。比來士子應詔東下。每夕有寓客。殆好事少年所携而遺之者。樾旅懷淫蕩。注目不釋。援筆書曰。捏土爲香。禱告四娘。四娘有靈。今夕同牀。因挂之於壁。酤酒獨酌。持杯接其吻曰。能爲我飲否。燈下恍惚。覺軸上應聲。莞爾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以其側。撼之使醒曰。我是卷中人。感爾多情。故來相伴。於是撫接盡歡。將曉告去。曰。先詣前途侍候。自是夜夜必來。泊到臨安亦然。但不肯說鄉里姓氏。樾嘗謂之曰。汝旣通靈。能入貢院探題目乎。曰不可。彼處神人守衛。巡察周備。無路可至。試罷西歸。追隨如初。將至玉山。慘然曰。明當抵向來邂逅之地。盍弛擔。吾當與子訣別。樾執其手曰。我未曾娶。願與汝同歸白母。以禮婚聘。女曰。我與郎有宿緣。伉儷今則未也。君今舉失利。明年授室。爲別不久。他時當自知。瞥然而去。樾果下第。尋納昏於崇仁吳氏。春來好合。妻之容貌。絕類卷中人。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戲語妻曰。方媒議親。曉卿。吾私遣畫工圖爾貌。妻

未之信。開筭出示。吳門長幼見之。合詞贊嘆。以爲無分毫不似。可謂異矣。出夷堅志。

### 薛雍妻

金陵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見形曰。冥官以子精誠。遣來相見。雍喜留宿。婉孌如生。朝往夕來。家人皆不避。雍自謂奇遇。詫於其友。友皆嘖嘖曰。薛郎多情。能感冥契。爲賦夢鸞詩誌之。已而雍日困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黃靈官官神。至是無驗。語雍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絰其裾。雍如戒。明日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畫女一紙。其色線在焉。乃悟妻喪後。且夕視畫而嘆。精神感通。遂爾成孽。取焚之。微有血出。雍少時而卒。

紹興上舍葛棠。狂而有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爲人。事輒效之。天順間築一亭於圃。扁其亭曰。風月平分。且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壁間張一古畫。乃桃花仕女。棠對之戲曰。誠得女奉觴。豈吝千金。迨夜。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士。日間又垂深念。特至此歌以侑觴。棠飲半酣。略不計真僞。曰。吾欲卿歌一曲。姬連歌百曲。棠沈醉而臥。翌曉視畫上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怪之。慮其致禍。乃投諸火。又稗史載鄉人程景陽。夜臥。燈未滅。見二美女縮烏雲髻。薄

粧朱粉坐於旁。戲謔備至。加以狎蝶。程年已高。略不答。二女各批一頰。怒憾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存焉。兒曹不知何怪。久之。乃拆所臥枕屏。方於古畫絹中得二女。蓋爲妖者。亟焚之。傳云。物久則爲妖。若畫出名手。乃精神所注。如僧繇道子筆筆通靈。况復以精神近之。安得不出現如生也。

### 勝兒

吳太伯廟在蘇閭門之內。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禮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彩輿子女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抖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女捧胡琴以從。名美人爲勝兒。蓋前後所繪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員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寐。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姬。胡琴藝精而色麗。知君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因命酌人間酒以飲生。并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主祖筵者也。生始頗不甘。既飲數杯。微醉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遶發。四絃搗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泥泥。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依悉率。側腕斜挑掣流電。當秋直戛騰秋鶴。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水西作成窟。麻衣左衽皆漢民。不幸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奔騰恣唐

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慧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門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索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兒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續續。歌成劉生乘醉落筆。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怒形於面。生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吳中。

### 金山婦女

有士人自浙西赴官湖北。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舟覆。妻孥盡溺。唯士人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後滿秩東還。復經故處。就寺設水陸。追薦禱於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饑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士人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且薰燎。且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喫水數口。入乃底。爲一綠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每夜袖糕餅之屬餉我。未嘗茹我以董。問其安得此物。初猶笑不言。及旣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已久。試帶我出瞻仰佛事。少歡心。



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夕許之。我因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燐煌。華幡間列。及詣香案。邊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旋繞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我故延留。會罷燭滅。強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他毆打困極。他怕天曉。始舍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大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爲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緣衣者。蓋水府判官也。出夷堅志。

### 鬼國母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僧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餘年。累資千萬。淳熙中遇盜。同舟盡死。楊墜水得免。逢木抱之。浮沈兩日。漂至一島。登岸。信脚所之。入一洞中。男女多裸形雜沓。觀一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令引前問曰。汝願住此否。楊無計逃生。應曰願住。母卽令鑿治室。合爲夫婦。飲食起居。與世間不異。或旬日。或半月。常有駛卒持書。一日真仙邀迎。鬼國母請赴瓊室。母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它日楊亦請行。母曰。汝凡人不可。楊累懇。母許之。飄然履虛。如躡煙雲。至一館宇。優樂盤肴。極爲豐潔。母正位而坐。引楊伏於車幃。戒之屏息勿動。移時庭中焚楮。哭聲齊發。審聽之。卽楊之家人聲也。乃從車下出。家人皆以爲鬼。惟妻泣曰。汝沒於海中二年餘。我爲汝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

靈。故設水陸做道場。何繇在此。人耶鬼耶。楊曰。我不曾死。具道所遇曲折。妻方信之。鬼國母在外招呼。繼以怒罵。然終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乃調藥補治。數年始復本形。

黃損

秀士黃損者。丰姿韶秀。早有雋譽。家世閥閱。至生零落。生有玉馬墜。色澤溫栗。鏤刻精工。生自幼佩帶。一日遊市中。遇老叟鶴髮朱標。大類有道者。生與談竟日。語多玄解。向生乞取玉墜。生亦無吝惜。解與之。老人不謝而去。荆襄守帥慕生才名。聘爲記室。生應其聘。行至江渚。見一舟泊岸。篷窗雅潔。朱欄油幕。訊之。乃賈於蜀者。道出荆襄。生求附舟。主人欣然諾焉。抵暮。生方解衣假寐。忽聞箏聲悽惋。大似薛瓊。瓊狹邪女。箏得郝善素遺法。爲當時第一手。生素所狎昵者也。入宮供奉矣。生急披衣起。從窗中窺伺。見幼女年未及笄。衣杏紅輕綃。雲鬟半髻。燃蘭膏。焚鳳腦。纖手拊箏。而嬌艷之容。婉媚之態。非目所覩。少選。箏闌寂。蘭銷篆滅。生視之。神魂俱蕩。情不自持。挑燈成一詞云。生平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指。輕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遂展轉不寐。早起伺之。女理粧甫畢。容更鮮妍。以金盆潔手。玉腕蘭芽。香氣芬馥。撲上窗櫺。生恐舟人知之。尤不敢久視。乘間以前詞書名字。從門隙中投入。女拾詞閱之。嘆賞良久。曰。豈意庾子山復見今日耶。遂啟半窗窺生。見生

丰姿皎然。乃曰。生平恥爲販夫婦。若與此生偕伉儷。願畢矣。自是啟朱戶。露半體。頻以目挑。畏父在舟。倏啓倏閉。終不通一語。停午。主人出舟理楫。女隔窗招生密語曰。夜無先寢。妾有一言。生喜不自勝。惟恨陽鳥不速墜也。至夜。新月微明。輕風徐拂。女開半戶。謂生曰。君室中有婦乎。生曰。未也。女曰。妾賈人女。小字玉娥。幼喜弄柔翰。承示佳詞。逸思新美。君一片有心人也。願得從伯鸞。爲齊眉德曜足矣。倘不如願。有相從地下耳。慕君才華。不羞自獻。君異日富貴。萬勿相忘。生曰。卿家雅意。陽侯河伯。實聞此言。所不如盟者。無能濟河。女曰。舟子在前。嚴父在側。難以盡言。某月日。舟至涪州。父僭舟人往賽水神。日晡方返。君來當爲決策。勿以紆道失期。使妾望眼穿也。生曰。敬如約。生欲執其手。女謹避不可犯。其父呼女。女急掩門就寢。生恍惚如在柯蟻夢中。午夜猶目不交睫。次日舟泊荆江。羣從促行。生徘徊不忍去。促之再三。始簡裝登岸。竚立顧望。女亦從窗中以目送生。粉黛淫淫。有淚痕矣。生歔歔哽咽。叩之舟。挂帆去。迅速如飛。生益不勝情感。入謁守帥。心搖搖如懸旌。帥屢叩之。不能舉詞。惟辭帥欲往謁故友。數日復來。帥曰。軍務倥偬。急需借箸。且無他往。命使潔舍宇。治供具。館生。生逡巡就旅舍。陣守甚嚴。生度不得出。恐失前期。踰垣逸走。沿途問訊。聞關險阻。如期抵涪州。客舟雲集。見一水涯。綠陰拂岸。女舟孤泊其下。女獨倚篷窗。如有所待。見生至。喜動顏色。招之曰。郎君可

謂信士矣。囑生水急。纜纜登舟。生以手解維欲登。水勢洶湧。力不能持。舟逐水漂漾。瞬息順去。若飛電。生自岸呼喚。女在舟哭泣。生沿河渚狂走十餘里。望舟若沒水中。不復見矣。晚女父至。覓舟不得。或謂纜斷。舟隨水去多時矣。女父急覓舟。追尋無跡。涕泗而回故里。適瓊瓊之假母薛媪者。以瓊瓊供奉內庭。隨之長安。行抵漢水。見舟覆中流。急命長年綯起。舟中一幼女有殊色。氣息奄奄。媪負以紵絮。調以蘇合。逾日方醒。詰其姓氏。曰。妾裴姓。玉娥。小字也。隨父入蜀。至涪州。父偕舟人賽神。妾獨居舟中。纜解漂沒至此。媪曰。字人無也。女言與生訂盟矣。出其詞爲信。媪素重生。乃善視女。携入長安。謂之曰。黃生吾素所向慕也。歲當試士。生必入長安。爲汝偵訪。宿盟可諧。女啣謝不已。自此女修容不整。扃戶深藏。刺繡自給。思生之面。寢食俱廢。或夢呼生名而不覺也。一日有胡僧直抵其門。募化。女見僧有異狀。乃跪膜拜曰。弟子墮落火坑。有宿緣未了。望師指迷津。僧曰。汝誠念皈依。但汝有塵劫。我授汝玉墜。佩之可解。勿輕離衣裾。授女而出。女心竊異之。未敢泄於媪也。然生遍訪女。杳然無跡。若醉若狂。功名無復置念。窮途資盡。每望門投止。適至荒林。見古剎。生入投宿。有老僧趺坐入定。生以五體投地。老僧曰。先生欲了生死耶。生曰。否。舊與一女子有約。在涪州爲天災漂沒。師聖僧也。敢以扣問。僧曰。老僧心若死灰。豈知兒女事。速去。毋溷我。生固求。僧以杖驅之使出。生禮拜益

堅僧曰。姑俟君試後。徐爲訪求。當有報命。生曰。富貴吾所自有也。佳人難再得。願慈悲憫。遠爲指示。僧曰。大丈夫致身青雲。元宗顯親。乃其事也。迷念慾海。非夫也。迫之再三。復出數金以助行裝。生不得已。一宿戒行。終戀不能捨。勉強應制。得通籍。授刑部侍郎。時呂用之柄政。斂怨中外。生疏其不法。呂免官就第。生少年高第。長安議婚踵至。悉爲謝却。蓋不忍背女初盟也。呂閑居。遍覓姬妾。聞薛嫺有女佳麗。以五百緡爲聘。隨遣婢僕數十人劫之歸第。呂見女姿容秀美。喜曰。我得此女。不殊石家綠珠矣。女素布縞衣。雲髻不理。呂出綺組綦紈。命易粧飾。女啼泣不已。擲之於地。呂令諸婢擁女入曲房。諸客賀呂得尤物。置酒高會。有牧夫狂呼曰。一白馬突至。廐爭攪。嚙傷羣馬。白馬從堂走入內室。呂命索之。則寂無所見。衆咸詫異。因而罷酒。呂入女寢室。叱去諸婢。好言慰之曰。汝從我。何患不享富貴乎。女曰。妾本閭閻女子。裙布椎髻。固所甘心。無願富貴也。相公後房玉立。豈少一女子耶。羅敷自有夫。如若相迫。願以頸血濺相公衣。此志不可奪也。呂自爲解衣。女力拒不可脫。有白馬長丈餘。從床第騰躍。向呂蹄嚙。呂釋女環室而走。急呼女侍入。馬嚙女侍。傷數人。倒地。呂驚惶趨出寢所。馬遂不見。呂曰。此妖孽也。然貪戀女姿。不忍驅去。亦不敢復入女室矣。惟遍求禳遣。有胡僧自言能禳妖。呂延僧入。僧曰。此上帝玉馬爲祟汝家。非人力所能遣也。兆不利於主人。呂曰。將奈之何。僧

曰。移之他人可代也。呂曰。誰爲我代耶。僧良久曰。長安貴人相公有素所仇恨者。贈以此女。彼當之矣。呂恨生刺骨。思得甘心。乃曰。得其人矣。以金帛酬僧。僧不受。拂衣而出。呂呼薛媪至曰。我欲以爾女贈故人。爾當偕往。媪曰。故人爲誰。呂曰。刑部侍郎黃損也。媪聞之私喜。入謂女曰。相公欲以汝贈故人。汝願酬矣。女曰。所不卽死者。意黃郎入長安。了此宿盟耳。我九原死骨。奈何驅若東西水也。媪曰。黃郎爲刑部。相公以汝不利於主。故欲以贈之。此胡僧之力也。汝當急去。呂乃以後房奩飾。悉以贈女。先令長鬚持刺進。生力推不允。適薛媪至。生曰。此薛家媪也。何因至此。媪曰。相公欲以我女充下陳。故與偕來。生曰。媪女已供奉內庭矣。媪曰。昔在漢水中。復得一女。遂出其詞示生。生曰。是贈裴玉娥者。媪女豈玉娥耶。媪曰。香車及於門矣。生趨迎。入相抱。嗚咽。生曰。今日之會。夢耶。真耶。女出玉馬謂生曰。非此物。妾爲泉下人矣。生曰。此吾幼時所贈老叟者。何從得之。女言是胡僧所贈。方知離而復合。皆胡僧之力。胡僧真神人。玉馬真神物也。乃設香燭。供玉馬而拜之。馬忽在案上躍起。長丈餘。直入雲際。前時老叟於空中跨去。不知所適。事見北窗誌異。

猪嘴道人

洛陽李獻。少年豪邁。以才雄一鄉。常薄遊阡陌間。遇心愜目適。雖買一笑。擲錢百萬不靳。宣和間。某

太守自南郡解印還洛。家豪聲樂。別室一寵姬。明秀天麗。西都人家伎妾。雖百數莫出其右。嘗以暮春遊牡丹園。偕侶穿花徑而出。蠟一見如癡。目不暫瞬。姬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明日又邂逅於別圃。方寸益亂。思得暫促膝通一語而不可得。時有猪嘴道人者。售異術於塵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莫能識。蠟獨厚遇。忽造門求醉。蠟欣然接納。深思託以其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欸。具以誠告。客初難之。請至再四。乃笑曰。姑試爲之。蠟卽拜謝。明日召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蠟曰。吾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矣。善藏此瓦。每念至。則懷以來。蠟謹受教。劃壁未幾。豁然中開。竦身而入。徑趨曲室內。斗帳書屏。極爲華美。婦臥其中。宿醉未醒。見人驚起。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汝來。蠟卻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慕者。婦人亦悟而笑。略道曩事。卽登榻共臥。相與極歡。旣而曰。太守且至。卽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携還家。珍秘於櫝。過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歡。昵經累月。杳無人知。會其密友賈生者。訝蠟久不相過。意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社壇側。蠟覺而舍去。賈隨詰問。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耶。如不吾同。當發其妖幻。首於官。且自某太守。蠟甚懼曰。今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及旦往。道人不悅曰。機已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

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乎。皆曰幸甚。卽具酒肴偕往小飲。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起。舉手劃山石。一峯中分。兩人就視。見樓臺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法目間。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遽合。傷其指。道人杳無踪矣。他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前法施之。已無所效。惘然怨悔而歸。後訪乳媪。嘗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探。媪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私。燕今則不復然矣。

### 李月華

萬歷庚辰。北直隸順德府理刑署中書記王沼。家居鄉墅。落魄花柳之間。有角妓李月華者。京師教坊。色藝無雙。因避仇潛居墅上。與沼往來情濃。沼常服役府城。多歇道觀。遇雲髻道士。姿狀高古。姓名不定。亦在觀中旅泊。一日天暮。月光皎然。沼貰酒與道士歡飲。迨夜分矣。忽思月華。欲詣其家。暫與道士別。道士曰。夜已央。君不能去也。且李娘此時。赴側近貴人家陪宴。某爲君邀至可乎。但不得妄與飲酒。飲則敗君事矣。約束殷勤。沼亦許諾。道士乃以手按沼頭着壁。閉其兩目。口喃喃讀咒文。咒已。方便開目。趣炳炬照屏風外。見月華冉冉自樹影中來。形貌妝束。宛如平生。手携琵琶而至。使命促席並坐。弄絃成曲。彈出湘妃怨。淒然竹枝。嬈嬈之聲。道士起而長嘯。引以相和。其音清越。如黃



鶴唳空。漸遠而沒。月華於坐上數目。王郎不已。沼亦凝睇久之。私視其懷中琵琶。乃紫檀槽。背刻潯陽秋三字。宛是李家故物也。訝不敢言。彈竟。已是四鼓。月華告歸。已行至步廊下。沼持一卮往灌之。道士怒曰。若病狂耶。頓忘前誠乎。連催月華下階。推仆於地。化爲煙氣而滅。沼快怏益怪其事。目睫未交。際曉還訪月華。不辭道士而去。及門。月華尙未起也。視琵琶歷然在壁。問其晏眠之故。曰。夜來夢中見天使追去玉虛宮。仙官命奏樂。驚不自持。卿何爲亦在座。得無以人命戲乎。方知所攝者李姬之魂也。沼惋沮移時。重訪道士。杳不知所跡矣。海寧陳太常與郊時爲順德理刑。語於座人。情史氏曰。夢者魂之遊也。魄不靈而魂靈。故形不靈而夢靈。事所未有。夢能造之。意所未設。夢能開之。其不驗。夢也。其驗。則非夢也。夢而夢幻。乃真矣。夢而非夢。真乃愈幻矣。人不能知我之魂。而我自知之。我不能自見其魂。而人或見之。我自覺其夢。而自不能解。魂不可問也。人見我之魂。而魂不自覺。亦猶之乎夢而已矣。生或可離。死或可招。他人之體。或可附。魂之於身。猶客寓乎。至人無夢。其情忘。其魂定。下愚亦無夢。其情蠢。其魂枯。常人多夢。其情雜。其魂蕩。畸人異夢。其情專。其魂清。精於情者。魂與之俱。精於術者。魂爲之使。嗚呼。茫茫宇宙。亦孰非魂所爲哉。

### 桂花仙子

錢塘一士人。少年狂蕩。其妻早亡。獨居廓處。偶於市中。購得唐解元絹畫桂花仙子圖一軸。懸於書齋。日夕倚案。瞪目注視。念欲得嘉耦如圖中人。凡園囿花果。必採擷以薦。一夕。有女郎年可十六七。容顏嬌麗。裳衣輕妍。從月色中來。士人詢其居止。笑而應曰。家在牆東。士人心意東隣。無是子也。但貪慕艷色。狂不自制。擁之入帷。妖態橫生。曲盡歡昵。凌曉辭去。定昏之後復來。自是夕夕無間。每至則室中起靈香。枕席皆芬。時說蓬萊閨苑之事。士人頗訝異之。經數旬而內外親表及臧獲輩。竊竊倚聽。空壁而窺。乃絕代姿首。世所無也。驚爲狐魅之屬。乘士人他出。竟南昌道士來治之。道士吐匣中青蛇。遍索。因指此圖謂曰。非爾爲祟耶。可嘗吾劍。忽應曰。身是崑崙山女。與此郎有累世因緣。是以暫諧繾綣耳。君有何禁術而欲制我乎。復語其臧獲輩曰。汝輩如此行徑。不可留矣。其聲若出畫中也。語未畢。道士裂睛上視。持劍自抵其胸。反走出門。家人慌怖號叫。急謀焚毀此畫。俄頃晝晦。忽有狂風暴起。雲霧四合。彌漫一室。移時朗然。閱其像神如洗矣。隱隱漸失所在。久之空軸而已。里中數歲小兒。並見縮衣神女。羅襪行空而去。士人歸。驚訊其事。方悟神仙之遊。臂粧衣香。氤氳不散者。經月。悽戀宛轉。凝望無聊。乃延畫師好手數十家。重寫其真。莫能髣髴。於是乃止。終身不復琴瑟焉。好事者賦無題數章紀之。其一曰。玉京仙路杳冥冥。鳳折鸞飛去不停。泣盡雲鞞何日返。教人遺恨

丹青耳談云張文卿秀才親見其事。

### 赤丁子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旁。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許。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強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旁。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每夜微奠祭我。我當應君指使。足令君所求如意。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自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卽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潛令盜人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遂致富。一日穎見隣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隣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歎曲。問其所繇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引我至君室。宛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因思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潛留數日。而婦之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人取去。今却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卻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告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

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來。必須不放手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宅中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穎宅擒捉。穎遂攜此婦而逃。不知所之。

陳壽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己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十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冀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

崔護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少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崔以姓氏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屬意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睜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

某在斯三  
字是再生  
咒

女絕不自  
諱真是情  
種

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扇鎖矣。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但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唯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父喜。遂以女歸之。

### 買粉兒

近有一富家。止生一男。姿容過常。遊市。見一女子賣胡粉。甚美。愛之。無繇自遠。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何所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妾耳。女悵然微應之曰。見愛如斯。敢辭奔赴。遂竊訂約。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申於此。歡躍遂死。女悼懼不知所以。因遁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遂就殮殮。發篋篋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吾兒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以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吾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送官。女曰。妾豈復懼

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至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焉。出幽明錄。

元人傳奇有留鞋記。與此事相似。男爲郭華。女爲王月英。買粉作買胭脂。月英約華。元夜相會於殿堂。其夜女至。華醉臥。女呼之不起。留繡鞋一隻而去。華旣醒得鞋。知女至。悔恨之極。咽抑而死。獨此段稍異。

### 吳淞孫生

吳淞孫生者。年十七。美姿容。與隣女相挑。而無使。一夕。其母出溺器如廁。孫誤以爲女也。急趨就之。見母驚逸。母甚詫異。疑與女有私。嚴鞫其女。女慙迫。遂投繯而死。母驚救無及。因欲斃孫。以雪恨。出給孫曰。某與若門第相等。苟愛吾女。卽紅絲可締。何作此越禮事。固要至家。縛之屍旁。趨縣投牒。孫自分必死。私謂從無一夕之歡。而乃罹於法。豈宿孽所致耶。惆悵間。見女貌如生。因解屍淫之。謂一染而死。夫復何恨。甫一交。女氣息微動。牛異之急扶而起。女已甦矣。俄母偕捕者至。啓戶。則兩人方並坐私語。母惘然自失。強迫至官。孫畏責。備述其事。邑令以爲冥數當合。遂令配爲夫婦。

相悅也。幾至相殺。爲母者太狠矣。屍旁一縛。竟成赤繩之繫。情在一染。歎結百年。先忤後合。反成

佳話。雖然使一染而死。孫郎豈真無恨乎。苟且幾幸之事。又安可爲也。

### 唐文喻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唐叔叔女小名文喻者。誓爲夫婦。尋王道平從征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爲父母逼迫。出嫁劉祥。三年常思道平。悒悒而死。又二年。道平還家。乃語鄰人。此女安在。鄰人云。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逼事劉祥。今已死矣。道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道平悲號哽咽。不能自止。乃祝曰。我與汝言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各不從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君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道平何處來。良久契濶。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卽活我。道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劉祥聞之。申訴於州縣。錄狀秦王。王斷歸道平爲妻。出搜神記。

### 速哥失里

元大德十年戊戌。李羅以故相齊公子。拜宣徽院使。着都刺爲僉判。東平王榮市爲經歷。一家聯住海子橋西首。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爲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

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花卉庭榭。冠於諸貴。每年春。宣徽諸姬諸女。邀縣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適樞密同僉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望之。正見鞦韆欲闋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觀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爲闈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於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吾正擇婿。當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僉飾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問之曰。爾喜觀鞦韆。以此爲題。賦菩薩蠻南詞一闋。能乎。拜住揮筆。以國字寫之曰。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耍爭高。更將裙繫牢。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宣徽雖愛其敏捷。恐其預構。或假於人手。因盛席待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詠鶯。拜住拂抹刻藤。用漢字書呈宣徽。其詞云。嫩日舒晴。韶光艷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鶯聲初試。孤枕乍聞。簫管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蠻柔舌韻。東風愈嬌媚。幽夢醒閒愁。泥殘香褪。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爲姻。且召夫人並呼女出。與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窗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爲得婿。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都下。以爲盛事。旣而同僉



豪宕。重盥不飭。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疾囹圄間。以大臣例蒙釋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弗起。闔家染疾盡亡。獨拜住在。然已水消瓦解。財散人亡矣。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婢雖多。而三夫人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豪門。恐貽譏笑。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卽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慕諸姊妹家榮盛。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闊闢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視昔有加。泊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腳紗縊於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愛女輿回。悉傾家奩及夫家聘物殮之。暫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棺。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絲可啟。乃謀於僧曰。勞用刀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殮。亦有利物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釵及首飾之半以謝僧。計其餘尙值數萬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無知者。所携豐厚。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卽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學術。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爲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

哥失里也。一家驚慟。且悲且喜。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少年。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殯。空觀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爲贅壻。終老其家。拜住三子俱貴顯。

### 馬子

東晉馬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廐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復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曰。可。因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遂屏左右發視。漸見頭面。已而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尙虛假。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尙未至。遂住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具教馬子。出已。及養護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醮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置臥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灑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爲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

## 干瑩

晉干瑩爲丹陽丞。有寵婢。妻甚妬之。及瑩亡。塋之。遂生理婢於墓。瑩子寶兄弟尙幼不知也。後十餘年。瑩妻死。開墓而婢伏棺上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干郎飲食我一如生前。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更活數年。

子猶氏曰。生理婢本舒其生前之妬也。豈知反爲彼結地下之緣耶。雖然。嫗葬而婢出。則嫗之妬終遂矣。異哉。

## 張果女

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遠棄。權瘞於東院閣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須復送喪。遂留。俄有劉乙代之。其子嘗上閣中。日暮徜徉門外。見一女子。容色豐麗。自外而至。劉疑其相奔者。卽前逐之。欣然諧遇。同留共宿。情態纏綿。舉止閒雅。劉愛懌甚。至後暮輒來。達曙方去。經數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不幸天歿。近殯此閣。合當重活。與君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氣息。慎毋橫見驚傷也。指所瘞處而去。劉至期甚喜。獨與左右一奴夜發。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視之。女顏色鮮明。支體溫然。衣服妝梳。無沾壤者。舉置牀上。細細有鼻氣。少頃。口中有氣。飲以薄粥。少少能咽。

至明乃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如舊。父母不知也。因辭以習書。不使出閣。常使齋飲食詣閣中。乙疑有異。乃伺出外送客。竊視其房。見女存焉。問其所由。泣自白。棺木尚在牀下。乙與妻獻款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聞。因匿於堂中。子不見女甚驚。乃謂曰。此既申契殊會。千載所無。自我何傷乎。而過爲隱蔽。因遣使往鄭州具以報。因謁結婚。父母哀感驚喜。尅日赴婚。遂成嘉偶。後產數子。

###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無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愛之。其長女二十六。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丘掾相善。名高廣。秩滿同歸。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行次豫章。守冰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因與調戲。婢亦忻然。因言曰。某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豔絕無雙。爲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謂是誠奇遇。因與爲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船外。時碧天無翳。明月滿江。有頃遙見一女自船後出。從此婢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煥。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急。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懷。姿態橫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歡愛。此後夜夜輒來。念想彌重。如此月餘。一日忽謂高曰。欲商一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姑請說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

長史船中  
乞火豈無  
男子而獨  
遺少婢乎  
高子猝不  
暇計是爲  
情眩耳

杜麗娘若有此夢朱平章亦當驚喜

若開婢棺婢亦當活

命當更生。業得承眷君子。若垂意相探。當得自家令知之。高大驚喜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席。何樂如之。女又曰。後三日必生。求爲開棺。夜中以面承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許諾。明日遂白廣。廣未之甚信。亦以其絕異。乃使詣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煖氣。家中大驚喜。乃設幃幕於岸側。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云。先女死。柩亦在舟中。女旣甦。遂臨柩悲泣與訣。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爲禮會村。

### 麗春

麗春者。唐韋諷祖母之美婢也。祖母妬之。乘夫他出。生理麗春於園中。至韋諷時已九十年矣。諷好園事。鋤地見髮。掘之乃麗春也。眉目漸開。已而前來拜諷曰。麗春初蒙冤死。卽被一黑人引至一王府。春亦不敢自訴。而陰府已經知悉。滅主母十一年祿。以與春。乃付判官處分。適判官去職。此事遂寢九十年矣。蓋陰司亦以下人故不急也。昨天官來搜幽司。積滯者皆決。麗春是以得生。諷問曰。天

官何狀。曰。絳衣赤冠。如今道士也。又問曰。汝屍何得不毀。曰。冥事未結。屍不毀也。蓋地界主以藥傅之耳。諷遂以爲室。相道幽冥事。勸諷修德。曰。天報之以福。信也。勸諷修煉。曰。入仙之路。福之福也。嗣後數年。忽失諷春所在。

###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二十二年。彊名爲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病卒。廣州蠶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擊園而封之。彊名痛其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應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屋爲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擊棺中。卽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當開吾門。出吾身。吾卽生矣。及旦。彊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独。彊名異之。試發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通體皆爾。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吾身。旣曉。彊名發之。妻則甦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盼多姿。祛服靚妝。人間殊色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以下夫人皆從。彊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薄而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而少言。衆人問之。久而一對。若

問冥間事卽杜口。雖夫人不答。明日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往觀。悅其柔姿豔美。皆曰目所未覩。旣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日各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惟沉靜異於疇昔。彊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去後其妻爲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數日。妻復言病。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耳。或曰有物憑焉。

### 祝英臺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地忽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効勞。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見寧波志。吳中有花蝴蝶。橋蠹所化。婦孺呼黃色者爲梁山伯。黑色者爲祝英臺。俗傳祝死後。其家就梁塚焚衣。衣於火中化成二蝶。蓋好事者爲之也。

### 季攸甥女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己女。己女盡而不及甥。甥恨

之。因積怨而死。殯之東郊莊數月。主簿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爲魅所惑。遂於墟墓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棺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棺內胥叫聲。殯棺固完好。不知從何入也。遽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棺。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遂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己女。不知有吾。故氣結而死。今神道使吾嫁與胥吏。故輒引與同衾。既此邑通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欺。而違神道。請即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主簿驚歎。仍召胥吏。問爲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爲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女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來親迎。楊郎言已胥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斂。合葬於東郊。

### 吳王女玉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之爲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屢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氣結死。葬閭門外。三年。重詰問其父母。知玉死已葬。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現形。謂重曰。昔爾行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乃歌



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命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玉曰。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此不過發塚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走至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玉。妝梳忽見王。王驚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王。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詣塚弔唁。玉感其篤衷。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塚。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

### 長安崔女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舉。見纖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卽見車入永從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重違兄命。

女人厚臉  
皮雖然情  
至亦惜不  
得也  
輕紅種種  
正氣與紅  
娘大別

說如此太  
疎豈無對  
證王亦不  
善爲柳生  
夫婦地矣  
唐人取  
再醮其輕  
於常人妻  
如此

諾之。女曰：願得曲江所見柳生，則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麤莽，奈何小娘子屬意如此。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得歲寒，其可得乎。某且還自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居於金城。里及旬月，金吾始至。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零，雖姪不得理會，而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千。密令捕訪，爛年無獲。亡何，王氏卒。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定，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尙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資看圃。豎令稽輿，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三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殞。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

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妝奩而進。曰：小娘子且至。俄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敍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繇。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瑩篋。頗有功。柳生卽時置瑩篋。調弄絕妙。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隣里。曰：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於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於王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旣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之上。崔氏女新妝。輕紅捧鏡於側。崔氏施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之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生與王生相誓。卻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 周瑞娘

撫州霞山民周十四郎女瑞娘。號千一娘。年二十一未嫁。慶元二年。中夏染疾。伏枕五六旬。至七月二日。遂亡。已殯。十三日正午。忽從門外入。遇家人皆含笑而呼。父母見而唾之。曰：爾不幸夭歿。天之命也。乃敢白晝爲怪。盍明以告我。對曰：不須怕。千一娘之死。盡是爺媽做得。問其故。曰：去歲九月。林

百七哥過門。見我而喜。歸白百五郎。欲求婚聘。及媒來議。父母不從。林郎因此怏怏成病。五月十九日身亡。憑訴陰司。取我爲妻。今相隨在門首。記我生時自織小紗六十三疋。絹七十疋。綢一百五十六疋。速取還我。父母惻然。如其言。搬至堂上。貯以大籠兩只。女出招林郎。搬運去。林洋洋自如。無所畏怯。然後拜別二親。曰。使與林郎入四川作商。莫要尋究。隨語而沒。周父邀林百五郎。語其事。林云。理屬幽冥。何由窮究。至初冬。各舉柩一處火化。啟木之次。二柩俱空。

樓上童女

一御史巡按某處。每封門例住轎。見對門樓上有一童女。彼此顧盼。女成疾數月而死。御史初不知也。偶一夕。其女忽來求合。天未明去。夜深復來。不知所自。如此數月。遂成病。延醫罔效。有司訓精於醫。診其脉云。大人尊恙。非絲寒暑。似爲陰邪所侵。御史不能諱。司訓云。伺其再來。可堅留其隨身一物爲驗。已而復來。堅留其鞋一隻。司訓持此鞋遍訪。有一老嫗見而墮淚云。此亡女隨身鞋也。何以入公手。司訓令開棺視之。其足少一鞋。卽白之御史。御史託彼厚葬之。因爲設薦薦度。其怪遂絕。御史深德司訓。及司訓陞教諭時。又與前御史相值。乃力引應試。於提場時薦之入彀。御史因此罷官。

事載王元禎說圃識餘云。劉端簡公屢言其事。惜日久忘其姓名。

## 鄒曾九妻

岳州民鄒曾九。以紹熙五年春首。往蘇州太湖作商。留其妻甘氏於兄甘百九家。約之曰。此行不過三兩月。幸耐靜待我。已而至秋未歸。甘氏逢人自淮南來。必詢夫消息。皆云已客死。甘不以爲信。又守之踰年。勿聞的耗。曉夕不自安。不告其兄。潛竄而東。欲尋訪存亡。既抵江夏縣。不能前。爲市娼譚瑞誘留。遂流落失節。其心緒悒悒。僅及半歲而死。慶歷四年正月。鄒方自太湖回程。過鄂州城下。泊船於柳林頭。登岸憩旅店。一婦人邀之啜茶。鄒疑全似其妻。直造彼室。問其姓氏。答曰。姓甘。行第百十本。非風塵中人。緣父喪母亡。流落於此。鄒問故夫爲誰。曰。巴陵鄒曾九也。初去舒州時。期一季。卽反。後杳無一音。傳云已死。於今恰四周年。孤單無倚。不免靠枕席度日。鄒大怒曰。汝渾不識得我婦。曰。我亦覺十分相似。只是面色黧黑耳。鄒益怒曰。我身便是汝夫。原不曾死。遭病患磨折。以故久不得歸。汝亦何至入此般行戶。貽辱於我。巨耐百九舅。更無兄弟之情。縱汝如此。日今與誰同活。婦曰。子然。鄒卽合算還店。家房錢。携之回鄂。是日。就見甘百九。作色責問。百九曰。爾去之後。妹子一人私走。近日卻在江夏譚瑞家。正欲經官。且得爾到。明日卽同詣州陳狀。郡守遣人赴司究問。甘氏於衆中出。倒退數步。化爲黑氣而散。訟事遂止。

解七五姐

解三師所居與寧秀才書館爲隣。一女名七五姐。自小好書。每日竊聽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嗜道教。行持法書。女遇父不在家時。輒亦私習。年二十三。當淳熙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華爲贅。婿留未久。卽出外作商。至十五年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密信告妻曰。我在汝家日爲丈人丈母。凌辱百端。況於經紀不遂。今浪跡汝寧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稱意時。自歸取汝。女視畢掩泣。卽日不食。奄奄如瘵。瘵以八月日死。華不知也。後兩月。施在汝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叩之曰。自房陵抵此。千里尙遙。汝單弱婦人。何以能至。答曰。緣接得汝書後。愁思成疾。父母不相憐。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室中。託言投水。切莫相尋。絲是脫身行乞。受盡苦辛。經行霜雪。兩脚皆穿。僅得見耳。華視其衣履破碎。拊之而哭。携手入房。飼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華資囊頗贍。至紹熙七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堅不可。乃還歸州。明年冬。解三師隣人田乙作客抵歸州。遇施華。華延至其居。女出相見。田乙驚言。解七五姐亡去三載。何緣得生身在此。女曰。我詐父母云赴水。而潛來訪施。郎非真死也。田大疑訝。仍不欲盡言。及房陵爲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舉女樞火化。尸朽腐矣。四年。華遷居荆南。明年解三師聞之。遣男持書信。驗見華與妹情好甚洽。住數月。相率來房州。解氏喜置。

酒召會諸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幸天逝，於今七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託，將必爲施郎不利。宜思其策。」三師心爲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別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靈官提鬼符，女作九天玄女符破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劍顧之曰：「汝的是何精靈邪？」女曰：「我在生時盡讀父法書，又於夢中蒙九天玄女傳教我反生還魂之法，遂得再爲人。永住浮世，吾嘗有濟物之心，亦不曾犯天地禁忌。爾過愆甚多，有何威神而能治我？」法師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如初。慶元元年，解氏盡室遊玩郊野，至女葬處，漫指示之。女大笑，走入山，怪遂絕。

### 金明池當壚女

趙應之，南宋宗室也。偕弟茂之入京師，與富人吳小員外日日縱遊。一日，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竹扶疎，器用整潔可愛，寂然無人，止一當壚少艾。三人駐留飲酒，應之招女侑觴，吳大喜，坐間以言挑之，欣然相允，共坐舉杯。其父母自外歸，女亟起，三人興既敗，輒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遊，但思慕之心，屢形寤寐。明年，相率尋舊遊，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乃少坐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塚，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來飲，共坐，吾薄責之，女悒悒數日而死，屋側小塚，正其塚也。三人不復問，促飲言旋，沿途傷歎。

而已。將及門。見一女鬟首搖搖而來。呼曰。我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我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念。詐言我死。設虛塚相疑。我一春望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甚。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漸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於官。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往謁之。邀請同視吳生。皇甫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祟深矣。宜亟避之。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害。不可治矣。三人卽命駕往西路。每當宿處。女先在房。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談酒樓。且憂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請。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歸試緊閉門。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卽斫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殺人卽當償命。或有脫理。均爲一死。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門者。斫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照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獄。獄不能決。府遣吏審地上之塚。父母告云已死。發瘞視驗。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

李會娘

金彥與何兪出城西遊春。見一院甚華麗。乃王太尉錦莊。貰酒坐閣子上。彥取二絃軋之。命取簫管合奏。忽見亭上有一女子出。曰。妾亦好此樂。令僕子取蜜餞勸酒。兪問姓氏。答曰。姓李名會娘。二人



次日復往。其女又出。二人請同坐飲酒。笑語諧謔。女屬意於彥。情緒正濃。忽報太翁至。女驚慌急去。自此兩情無緣會合。次年清明又到。彥思錦莊之事。仍尋舊約。信步出城。行入小路。忽聽粉牆間有人呼聲。孰視之。乃會娘也。引彥入花陰間。敘衷情。雲雨纔罷。會娘請隨彥歸去。彥遂借一空宅居之。朝夕同歡。月餘。俞拉訪錦莊。忽遇老嫗哭云。會娘因二客同飲。得疾而死久矣。彥歸詰會娘。答曰。妾實非人也。爲郎君當時一顧之厚。遂有今日。郎君不以生死爲間。妾之願也。

###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遊西湖。獨行疲倦。小憩道傍民家。望雙鬢女子在內。明豔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眷若失。自是時一往。女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冀頃刻之歡不可得。旣注官言歸。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將從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聘志。又我不忍爲。使人曉夕勞於寤寐。如之何。則可。士求之於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又五年。再赴調。亟尋舊遊。茫無所覩矣。悵然空還。忽遇之於半途。雖年貌加長。而容態益媚秀。卽呼揖問訊。女曰。隔濶豈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問其徙舍之繇。女曰。我久適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虛務事。暫繫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值故人。能過我啜茶否。士欣然。

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他客同邸。女曰。此自可棲泊。無容至吾家也。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畧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將還。議挾以偕遊。始歛衽鑿蹙曰。自向歲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厭成疾。甫期年而亡。今之人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相從。歡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歡。慮見疑訝。故諱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益精血。士聞語驚慌良久。乃云。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何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旣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將曉。慟哭而別。暴瀉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每爲人說。尙悽慘不已。

易萬戶

隆慶年間。西安易萬戶。以衛兵屯京師。與同鄉某工部君交最驩。二家各有孕。偶會他席。酒酣。隨俗割襟。爲指腹之盟。已。工部君以言忤旨。謫遠州去。萬戶亦移邊地。茫然星散。於時萬戶生男。工部生女。第隔越無由踐盟耳。久之。工部染癘。謫鄉。舉家皆殞。以喪歸。葬郊外之野。萬戶亦相繼卒。萬戶男易生。旣相與其偶。日夜較藝。有兔起草間。生彎弓逐之。至一墅。見長者衣冠偉然。曰。此非易郎乎。生下馬趨拜。長者携至堂上。酒數行。曰。吾與君葭莩不薄。命童子持一裹。至發之。羅衫一角。合縫押字。

尙半。曰二人情既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爲婿。必偕百年。昔盟者天厭之。某年月日。其書坐客名皆列焉。生締視之。識其父字。涕下交頤。忽孺人珠冠緋袍。擁一女。至。貞色淡容。韶秀華麗。目所未覩。生又趨拜。孺人謂長者曰。極知良緣。先人戒命。第媒妁未通。宦僮未致。如禮何。長者曰。交盟無執伐。且儀文末耳。君倘不棄。今夕便可就甥室。女已避去。孺人再擁之出。交拜花燭。皆如故事。兩情極歡。及明。女又戒旦。生已忘歸。輾轉累月。生忽念家曰。路當不遙。歸可卽至。其家極留款。生知其意。謂馬久失調。須騎出盤旋。遂加鞭急去。回視棲處。何有人家。惟羣塚叢墓耳。歸言其事。有知者曰。盟果有之。第工部舉家絕矣。此其幽宮也。郎君不可再往。生遂捨之。適長安襲父職。歸卽奉檄理衛事。夜出巡堡。至一處。前女抱一子迎謂生曰。君卽忘妾。襁中兒誰之子。此子有貴相。必大君門戶。今以相授。妾亦藉可稱不負君矣。生受子顧之。貌酷肖己。大悅。迫而與言。忽失女所在。生屢有娶。皆求佳者。然莫能如女。而亦絕無生息。奄忽十有八載。生倦於戎武。此兒果健有略。竟以自代。

### 草市吳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塵肆細民。而姿相清皙。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繇可通。繼綫積思成瘵。母憐之。私叩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對曰。實然。懼爲父母羞。

不敢言。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其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貽笑鄉曲。不聽。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勉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其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且鄙女所爲。出辭峻却。女遂死。卽葬於百里外本家山中。凶儀豐盛。觀者歎詫。山下樵夫少年。料其瘞藏豐備。遂謀發塚。旣啟棺。扶女尸起坐。剝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謂曰。我賴爾力幸得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能安好。便爲爾妻。樵如其言。仍爲補治壁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爲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僕之念。未嘗暫忘。乾道五年春。給樵云。我去南山久。汝將船載我一遊。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不窮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携瓶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緣欲與之合。彭旣素鄙之。又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見形。女泣而走。遂之墜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并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募化到鄂。正觀其異。

韋臯

唐四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韋。而恭事之。

荆寶知人

如此有志  
節者不當  
更以尋常  
日之

留贈詩至  
此始表出  
倍覺有情

禮如父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纔十歲。常令祇事。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役給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陳廉使得韋季父書云。姪輩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遣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載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從往。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載。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遣之。泊五年。韋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年。至八年春。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獄囚。其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辭別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執廳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卽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曰。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

之懷。無繇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卻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事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瀘焚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驗矣。

### 李元平

唐李元平。大會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縵。容色美麗。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而窺之。問以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爲土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從院出。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里。女曰。亦欲見君論夙昔之事。我已非人。得無懼乎。元平心旣相悅。略無疑阻。女曰。吾父昔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爲門夫。舊在使君家長直。雖生於貧賤。而容色可悅。我因緣之。故私與君通。纔過十旬。君患霍亂。沒我不敢哭。哀慟倍常。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爲誌。常持千眼千手咒。每旦焚香發願。各生富貴。

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因留宿歡甚。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卽爲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爲夫婦。幸存思戀。慎勿他婚。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亦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爲夫婦。出異物志。

### 楊三娘子

青州人韋高。避靖康亂。南徙居明州。紹興初。詣臨安赴銓。時因事出崇新門。逢青衣前揖問曰。君得非韋五官人字尙臣者乎。高曰是也。何以知吾字。曰楊三娘子欲相見。憑達家書。適在簾內望見君。亟使我相邀。願移玉趾一往。高之舅氏楊僉判。時寓新安。知其女三娘嫁李縣尉。而彼此流落。久不相聞。乃先叩其故。曰李尉死已二年。楊家原未知也。娘子用是欲寄音耳。高惻然愍之。遂同往。至一小宅。三娘出拜。具訴孀居孤苦之狀。且以所以獨處自守。不爲骨肉羞者。東隣桑大夫與西隣王老娘之力也。二人皆山東人。覆我如父母。今當邀致之。俄頃俱來。遂具酒共坐。桑翁兗州人。王娘單父人。皆年七十餘。日暮高辭退。吾今出江夏訪新安客旅報舅家。後再過此。王媪詢高妻族。曰吾妻鄭氏。亡已久。家惟二老婢。見謀婚配。以貧未辦耳。媪喜曰。姑舅兄弟通婚甚多。三娘於勢須適人。與其偕行。媪淹歲月。孰若就此成夫婦哉。今日之會。殆非偶然者。高曰。雖然。吾當白舅氏以俟命。三娘

曰。五哥以妹爲醜惡。則在所不言。不然。則吾父母經年無音信。吾朝夕不能活。正使歸他人。亦無可奈。況於邂逅相遇。得外兄乎。桑翁亦贊襄。以爲不可失。高遂許諾。三娘自取縑帛之屬。付王媪。備禮納采。是夕成嘉好。留六七夕。高入市。遇有荷先牌過者。曰。楊僉判宅二承務。視之乃舅子也。相携入酒肆。具以事告。且謝不告而娶之罪。楊大駭曰。三妹同李尉赴官。到此暴卒。李恐違任限。始棄葬崇新之野。以書報吾家。吾父使我來望其柩。安得有此。高猶疑未決。率詣其處。不見居室。但叢塚間。傑然一本。標曰。李縣尉妻楊三娘子墓。左曰。兗州桑大夫。右曰。單州王七娘。二子泣歎良久。高曰。諺云。一日共事。十日相思。吾七日之好。義均伉儷。豈以人鬼爲間哉。爲之素服哭奠。與楊生同護其喪。行過嚴州。夢三娘立岸上。相招呼。使登舟。不肯。曰。生平無過惡。便得託生。感君恩義之勤。今懇祈陰官。乞復女身。與君爲來生妻。以答大貺。泣而別。高調定海尉。衡陽丞。容州普寧令。歷十七八年。謀娶婦。輒不偶。旣至普寧二年。每見縣治側一民家女。及笄矣。貌絕妍越俗。比數數窺之。女亦出入無所避。遂遣人求婚。女家力拒之。曰。我細民。以賣酒爲活。女又野陋。不堪備妾侍。豈敢望此。高意不自慚。宛轉勸諭。且以語脅之。竟諧其約。迨解印。乃聘之以歸。女步趨容止。絕似三娘。初不以爲異也。後詢其年命。蓋嚴州得夢之次日。其爲楊氏後身無疑矣。



## 綠衣人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杭州錢塘。後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卽宋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遇晚嘗自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鬢，年可十五六，雖不盛妝濃飾，而姿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而問之曰：娘子家居何處？何暮暮來此？女笑而答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耳。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暱。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有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止何處，女子曰：君但得美婦，則已。何用強問我也。叩之不已，則曰：兒嘗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止所在。源意其爲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迹彰聞，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謂綠衣曰：此真所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子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相與，卽君僭老，奈何以媵妾待之，令人忸怩不安。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之乎？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非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蓋其數當然。夙緣未盡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固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女，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

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君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少年。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吾與汝乃再世姻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奕。教之奕。盡得其妙。凡平日以棋稱者。皆莫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歷歷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閒望。諸姬皆侍。適有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繇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爲某姬納聘。可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鄭市賣之。太學有詩曰。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鱈。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襄陽累歲困孤城。餒養湖山不出征。不識惻忱（疑誤）形勢去。公田枉自害蒼生。秋壑見之。捕得遭顯戮。又嘗齋雲水十人。其數已足。又一道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齋。主者以主人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秋壑。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

二年之說亦不可定。氣旺者盛，氣餒者虛。之鬼亦，有壽歿也。

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梢人泊舟蘇隄。時方盛暑。臥於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鼈。徑三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先知。數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二年爾。源固未之信。及其臥病不起。源爲之延醫。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言矣。姻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往者一念之私。俱蹈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難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身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於茲。志願足矣。請從此辭。毋更以爲念也。言訖。面壁而臥。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爲治棺槨而殮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啟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焉。虛葬於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棲靈隱寺出家爲僧。終其身云。

### 張越吾

三輔張越。吾孝廉。計偕在京。中煤毒死。有親契李大學經紀其喪。而扶送之歸。及抵家。孝廉婦迎泣。

致謝言在京在途情篤如此。李詫曰：嫂何以知之？曰：夫已先計歸家語妾矣。又謂今爲上帝所憐，命作江都城隍神。但聽壁上車馬鼓吹聲，則我已至也。居帷中伉儷如舊。後數年，李忽夢孝廉謂曰：上帝以我數歸，塵緣不斷，謫我投生於高唐州林接武秀才家爲子。其地去城十五里某村中。越六年，君謁選當某邑丞，可携喜姐過高唐，俾我一觀。孝廉止一女名喜姐，往已許聘李子。在京殮時，李簡裝得珠一封，上題曰：珠購得爲喜姐妝資。時女適李子矣。李因得選，果授某邑丞。携家過高唐，令孝廉家僕來童覓村中林秀才，忽一家小兒在門呼曰：來童來童，我是汝故主張越吾。李親家來乎？喜姐來乎？曰：皆在此。遂延至家，勞問如平生。問女珠安在，曰：在。則又喜。時曹侯鐸守高唐，耳其事，爲郡侯羅公道之。羅公檄召之來。是日方講業學宮，而林生抱兒至，兒稱公祖，儀禮皆如孝廉。問其科名，同榜士，臚列甚悉。問文記否，曰：墨卷七作能成誦，餘亦不記。揖遜而退。姑蘇張伯起爲作傳。

幽明錄云：晉桓帝時，隴西秦嘉爲曹掾，赴洛。婦曰徐淑，歸甯於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此與張越吾事相類。

李行修

李十一郎行修。初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修敬之如賓。王女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修亦深所鞠愛。元和洛下有名公。與淮南節使李公鄴論親。李家吉期有日。同請行修爲賓。是夜禮竟。行修昏然而寐。夢已之再娶。其婦卽王氏之幼妹。驚覺甚惡之。遽命駕歸。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修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凶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李行修意王氏爲蒼頭所忤。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廚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修以符已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凶問至。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修續親。行修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隨者。有知人之鑒。忽謂行修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修。託以小女。行修堅不納。及行修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召徵滁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焉。行修絡轡山關。程次稠桑驛。已聞勅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日迫暝。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修詢其繇。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爲鄉里所敬。行修忽悟衛秘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似可也。乃引修使去。繇一徑入。上山中。又陟一坡。高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修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卽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

行修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亦與李行修折一竹枝令跨之。迅疾如馬。與女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行修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李行修前拜。乃齋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修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修備治疾。皂莢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修啜焉。卽宛是王氏手煎之味。飲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修方欲申情。王氏固止之曰。與君幽顯異途。不當如此。苟不忘平生。但納小妹。卽於道盡矣。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修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卻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修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修拜謝。因問九娘子何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引行修卻至逆旅。壁釘熒熒。櫪馬啖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去。行修心憤然。一嘔。所飲皂莢子湯出焉。從是行修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出續定命錄。

楊玉香

林景清閩縣人。成化己亥冬。以鄉貢北上。歸過金陵。院妓楊玉香。年十五。色藝絕羣。性喜讀書。不與

俗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卽千金不肯破顏。姊曰邵三。雖乏風貌。然亦一時之秀。景清與之狎。飲於瑤華之館。因題詩曰。門巷深沉隔市喧。湘簾影裏綠浮烟。人間自有瑤華館。何必還尋弱水船。又曰。珠翠行行間碧簪。羅裙淺澹映春衫。空傳大令歌桃葉。爭似花前倚邵三。明日玉香偶過其館。見之擊節歎賞。援筆而續曰。一曲霓裳奏不成。強來別院聽瑤笙。開簾覺道春風煖。滿壁淋漓白雪聲。題甫畢。適景清外至。投筆而去。景清一見魂銷。堅持邵三而問。三曰。吾妹也。彼且簡對不偶。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乃與同至其居。穴壁潛窺。玉香方倚牀佇立。若有所思。頃之命侍兒取琵琶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曰。倚牀何事斂雙蛾。一曲琵琶帶恨歌。我是江州舊司馬。青衫染得淚痕多。玉香答之曰。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斷月黃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明日景清以邵三爲介。盛飾訪之。途中詩曰。洞房終日醉流霞。開卻東風一樹花。問得細君心內允。雙雙攜手過鄰家。旣至。一見交驩。恨相知之晚也。景清詩曰。高髻盤雲壓翠翹。春風並立海棠嬌。銀箏象板花前醉。疑是東吳大小喬。玉香詩曰。前身儂是許飛瓊。女伴相携下玉京。解佩江皋贈交甫。畫屏涼夜且吹笙。夜旣闌。邵三避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則玉香真處女也。景清詩曰。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卸紅妝。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朵花枝壓衆芳。玉香詩曰。行雨行雲待楚王。從前錯怪

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曰。妾雖娼家。身常不染。願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歸。勢不得從。但誓潔身以待。令此軒無他人之迹。君異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相負。遂以一清名其軒。乃調鷓鴣天一闋留別曰。八字嬌娥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月方好處人相別。潮未平時僕已催。聽囑咐。莫疑猜。蓬壺有路去還來。穆穆一樹垂絲柳。休傍他人門戶栽。玉香亦以鷓鴣天答之曰。郎似閩南第一流。胸蟠星斗氣橫秋。新詞宛轉歌纔畢。又逐征鴻下碧樓。拉開錦纜上蘭舟。見郎歡喜別郎憂。妾心正似長江水。晝夜隨郎到福州。景清遂訣別歸閩。音信不通者六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携書北上。舟泊白沙。忽於月中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上。迫視之。乃玉香也。且驚且喜。問所從來。玉香曰。自君別後。天各一方。魚水懸情。想思日切。是以買舟南下。期續舊歡。不意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敘疇昔。景清詩曰。無意尋春卻遇春。一回見面一回新。枕邊細說分離後。夜夜相思入夢頻。玉香詩曰。雁杳魚沉各一天。爲君終日淚潸然。孤蓬今夜烟波外。重訴琵琶了宿緣。吟畢。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復見。景清疑懼累日。及至金陵。首訪一清軒。門館寂然。惟邵三編素出迎。泣謂景清曰。自君去後。妹閉門謝客。持齋誦經。或有強之。萬死自誓。竟以思君之故。遂成沉疾。一月前死矣。景清聞之大駭。入臨



其喪。拊棺號慟。是夜。獨宿軒中。吟詩曰。往事淒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最是秦淮月。還對深閨燭影紅。因徘徊不寐。惘惘間見玉香從帳中出。歎歎良久。亦吟曰。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畫樓空。從前爲雨爲雲處。總是襄王曉夢中。景清不覺失聲呼之。遂隱隱而沒云。

### 王幼玉

王氏名真姬。字仙才。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流落在衡州。姊姊三人。皆名娼。而幼玉又出姊姊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也。夏公西遊衡陽。郡侯張郎中紀開宴召之。公西曰。聞衡陽有王幼玉者。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張乃命幼玉出拜。公西見之。吁嗟曰。使汝居東西二京。當名聞天下矣。因命取牋爲詩贈之。曰。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幽谷清。風雲暗助秀。雨露濡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讓芳馨。絲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豔愁寂。含花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會東都人柳富字潤卿。豪傑之人。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亦有意室之。而時方倦遊。執手戀戀。未能爲計。風前月下。語輒移時。兩不相捨。其家竊知之。嘖有煩言。富自此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諒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爲今日之恨。相與沾飲。復謂富曰。我髮委地。寶之若玉。然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憤兼至。鬱

而成疾。幼玉日夜懷思。私遣人餽問不絕。病既愈。富爲長歌贈之。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宴息皆仙子。絕世嬌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嬌嬈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絕倫。壓倒花衢紫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爭脫向青烟裏。緩步蓮花窄窄弓。鳳頭翹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干。桃花無顏亂紅紫。自此城中豪富兒。呼童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常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囑。青羽飛來洞戶前。柳郎苦恨多拘束。偷生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具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鬢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情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折。別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歎明月下。花時灑淚東風前。怨入朱絃厄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託誰傳。奈何幼女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買醉屬傭人。密約幽歡常相誤。將刃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鷓鴣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煙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殷勤。聞指松筠心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與。他日得郎歸來時。携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游。親促其歸。幼玉潛往話別。共飲野店中。玉曰。我心子意。卜諸神明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游。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

復爲女子  
乃不得再  
世姻緣亦  
是缺點

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春。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歸去櫂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富自唱勸酒。悲惋不能終曲。乃相與大慟而別。富既親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灑淚。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多臥病。富開緘疾讀。書尾有蠶死燭灰之語。富大傷感。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若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犯幽獄。後日當生兖州西門張遂家。復爲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遇。幸見我焉。我雖不省先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爲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不已。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亦不瞑。郎平日愛我。手足眉眼皆不可寄附。今剪頭髮一縷。手指甲數個。郎來訪我。可以與之。富終自傷悼。語及輒流涕。

### 嚴猛婦

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亡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旣而俱前。

忽逢一虎跳來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胡卽擊虎猛得免  
猛晉時會稽人見辟寒部

### 王將軍

東都士恭坊朱七娘者娼嫗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  
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問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許之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日王氏使婢  
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子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  
還家

### 孟才人

有書作朱  
才人者誤  
也

孟才人以笙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武宗疾篤孟才人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  
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帝憫然復曰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  
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棺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  
其輓至乃舉張祐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  
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祐又有詩云偶因歌罷得嬌嗔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

下泉須用孟才人。

### 白女

白女者。娼也。與吳人袁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他適。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姥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憚姥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姥曰。嘻。其爲袁郎未至也。卽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爲異。節爲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

情史氏曰。人生死於情者也。情不生。死於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卽令形不復生。而情終不死。乃舉生前欲遂之願。畢之死後。前生未了之願。償之來生。情之爲靈。亦甚著乎。夫男女一念之情。而猶耿耿不昧若此。况凝精翕神。經營宇宙之瑰瑋者乎。

### 化女

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少年者。腹痛不可忍。其友極爲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爲女。事聞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爲夫婦。此等奇事。亙古不一二見。萬曆丙戌年事。見邸報。旣相友善。卽夫婦矣。雖不化女可也。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尤郎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歎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恆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有人云。乃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沈水中。出江河紀聞。

死能化風。爲天下婦女作方便。其靈甚矣。其力大矣。豈不能自致尤郎。而須人喚耶。夫惡男子之遠行。而誓爲風以阻之。情蔽而愚矣。其靈也可化。其愚也可欺。

晉劉伯玉之妻段明光。性極妬。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贊歎其美。明光曰。君美水神而輕我耶。我死何患。不爲神。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見夢曰。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敢渡此水。因名曰妬婦津。有好婦人渡者。必毀粧而濟。否則風波暴發。若醜婦。雖盛粧。神亦不妬也。婦人無外事。其性專一。故立志往往著奇。

化火

蜀帝生公主。詔乳母陳氏乳養。陳氏携幼子與公主居禁中。各年長。陳子出宮。其後此子以思公主故。疾亟。一日陳氏入宮。有憂色。公主詢其故。陳氏陰以實對。公主許允。遂託幸祆廟。期幼子會。及期子先在廟候之。忽睡去。既公主入廟。子沉睡不醒。公主待久將歸。乃解幼時所弄玉環附於子之懷中而去。及子醒。寤見之。怨氣成火。廟宇亦焚。祆廟胡神也。

### 化鐵

昔有一商。美姿容。泊舟於西河下。而岸上高樓中。一美女相視月餘。兩情已契。爲十目十手所隔。弗得遂願。迨後其商貨盡而去。女思成疾而死。父焚之。獨心中一物不毀如鐵。出而磨之。照見其中有舟樓相對。隱隱如有人形。其父以爲奇。藏之。後商復來訪。其女已死。痛甚。咨諏博詢。備得其由。乃獻金於父。求鐵觀之。不覺淚下成血。血滴於鐵上。其鐵卽灰矣。

### 心堅金石

至元年間。松江府庠生李彥直。小字玉郎。弱冠有文譽。其學之後圃。有高樓焉。眺望頗遠。彥直凡遇三夏。則讀書其中。圃外則妓館環之。絲竹之音。日至於耳。彥直亦習聞不怪。一日與同儕飲於樓上。一友聞之笑曰。所謂但聞其聲。不見其形也。彥直亦笑曰。若見其形。并不賞其聲矣。衆請共賦其事。

彥直賦先成。衆方傳玩。忽報學師在門。彥直卽取詩懷之。迎學師登樓。因而共飲。彥直復恐諸友饒舌。託以更衣。圍其詩。投於牆外。所投處。乃張姥姥之居。姥止一女名麗容。又名翠眉娘。衡其才色。不可一世。旦夕坐一小樓。與李氏樓相錯。麗容拾紙展視。知爲玉郎手筆。心竊慕焉。遂賡其韻。書於白綾帕上。他日候彥直在樓。亦投牆外。彥直讀書。知其意有屬也。踐太湖石望之。彼此相見。款語莫逆。麗容因問彥卿何以不婚。彥直曰。欲得才貌如卿者。乃可。麗容曰。恐君相棄。妾敢自愛乎。因私誓而別。彥直歸。告諸父母。父以其非類叱之。復託親知再三言之。終不許。將一年。而彥直學業頓廢。幾成瘵疾。麗容亦閉門自守。父不得已。遣媒具六禮而聘焉。婚有期矣。會本路參政阿魯台任滿赴京。時伯顏爲右丞相。獨秉大權。凡滿任者。必獻白金盈萬。否則立黜罷。阿魯台宦九載。罄囊未及其半。謀於佐吏。吏曰。右丞所少者非財也。若能於各府選才色官妓三二人。加以粧飾獻之。費不過千金。而其喜必倍。阿魯台以爲然。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諮於各府得二人。而麗容爲首。彥直父子奔走上。下謀之萬端。終莫能脫。麗容臨發。寄緘謝彥直以死許之。遂絕飲食。張嫗泣曰。爾死必累我。麗容復稍稍食。舟旣行。彥直徒步追隨。哀動行人。凡過停舟之所。終夜號泣。伏寢水次。如是將兩月。而舟抵臨清。彥直跋涉三千餘里。足膚俱裂。無復人形。麗容於板隙窺見。一慟而絕。張嫗救之。良久方甦。苦



浼舟夫往謝彥直曰。妾所以不卽死者。母未脫耳。母去妾卽死。郎可歸家。無勞自苦。彥直聞語。仰天大慟。投身於地。氣遂絕。舟夫憐之。共爲坎土埋於岸側。是夕。麗容縊於舟中。阿魯台大怒曰。我以珍衣玉食。致汝於極貴之地。而乃戀戀寒儒。誠賤骨也。乃命舟夫裸其屍而焚之。屍盡。惟心不灰。舟夫以足踐之。忽出一小物。如人形。大如手指。淨以水。其色如金。其堅如玉。衣冠眉髮。纖悉皆具。宛然一李彥直也。但不能言動耳。舟夫持報阿魯台。台驚曰。異哉。精誠所結。一至此乎。歎玩不已。衆請并驗彥直若何。亦發彥直屍焚之。而心中小物。與前物相等。其像則張麗容也。阿魯台大喜曰。吾雖不能生。致麗容。然此二物。希世之寶。遂囊以異錦。函以香木。題曰心堅金石之寶。於是厚給張嫗。聽爲治喪。以歸阿魯台。至京。捧函呈於右相。備述其繇。右相喜甚。啓視無復形。惟敗血二聚。臭穢不可近。右相大怒。下阿魯台於法吏。治其奪人妻之罪。獄成。報曰。男女之私。心堅志確。而始終不諧。所以一念不化。感形如此。旣得合於一處。情遂氣伸。復還其故。理或有之矣。右相怒不解。阿魯台竟坐死。

昔有婦人性好山水。日日臨窗玩視。遂成心疾。死而焚之。惟心不化。其堅如石。有波斯胡。一見驚賞。重價購去。問其所用。約明日至市中驗之。及至市。已鋸成片。每斤皆光潤如玉。中有山水樹木。如細畫然。波斯胡云。以爲寶帶。價當無等。夫山水無情之物。精神所注。形爲之留。况兩情之相感。

乎。

### 望夫石

新野白河上有石如人名望夫石。相傳一婦送夫從戍。別於此。婦悵望久之。遂化爲石。天台陳克字于高題望夫石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 連枝梓雙鴛鴦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有美色。康王乃築臺望之。竟奪何而殺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君王。後聞憑自殺。乃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引衣。衣絕。得遺書於帶中。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命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有梓木生於兩塚。根交於下。枝連於上。又有鳥如鴛鴦。雙棲於樹。朝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憑夫婦精魂也。何氏又有寄憑歌曰。其雨淫淫。河水深深。日出當心。康王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日過午則殂。明有死志也。韓憑塚在今開封府。

### 雙梓雙鴻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婦相重。時人號爲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不食而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塚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亦相愛慕。吳人呼爲小比肩。出述異記。

### 雙鶴

滎陽縣南百餘里。有蘭若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儼然。日夕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出搜神記。

### 連理樹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爲奎章閣授經郎。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簡討賈虛中爲鄰。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鑑定。守愚亦雅好琴咏。兼嗜綠綺。與賈交遊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名女焉。守愚子粹。甚清利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兄弟視之。呼爲粹舍。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學詩。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

他日得婿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買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愚出爲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亦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卽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人。惟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怏殊甚。蓬萊雖爲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一會而無繇。彼此時時凝立於樓欄相視。不能發語。一日。蓬萊以白練帕裹象棋子擲粹。粹接視。上畫緋桃。題一詩曰：朱砂顏色瓣重臺。曾是劉晨舊看來。只好天台雲裏種。莫教移近俗人栽。粹雖美其意。然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詩曰：蕊玉含春搵素羅。歲寒心事諒無他。縱令肯作仙郎伴。其奈孤山處士何。用綵繩繫琴軫三枚。投還蓬萊。蓬萊展看。悶悶而去。踰時。值上元節。閩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於其門。更深後。果有女夫舁轎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轎。婢妾追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傍曰：天遣香街靜處逢。銀燈影裏見驚鴻。綵輿亦似蓬山隔。鸞自西飛鶴自東。蓬萊知爲粹也。欲呼與言。訴其所懷。而礙於從者。亦於轎中微吟曰：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寧負歲寒盟。調羹欲問眞消息。已許風流宋廣平。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坐樓中。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風分飛曲以寄之曰：梧桐凝露鮮颺起。五色琅玕花新洗。

矯翩翩躩擬並棲。九苞文彩如霞綺。驚飛忽作丹山別。弄玉簫聲怨鳴咽。咫尺秦臺隔弱流。瑣窗繡戶空明月。颼颼掃却議朝陽。可憐相望不相將。下謫塵寰伴凡鳥。不如交頸兩鴛鴦。詩成無便寄去。忽買遣婢送荔枝。一盤來。粹詭曰。往在都下。與蓬萊同學。有書數冊未取。乞以此帖呈之。俾早送還。婢不疑有他。持送蓬萊。讀之垂泣曰。嗟乎。郎尚不余諒也。乃作龍劍合曲答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寫以魚箋。密寘古文中。付婢綠荷曰。粹舍取舊所讀書。此是也。汝持去還之。粹讀之服其才。而感其意。俄而閩中大疫。蓬萊所議林生竟死。賈夫婦知粹未婚。乃遣一人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六禮既備。親迎有期。花燭之夕。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因各賦詩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詩曰。海棠開處燕來時。折得東風第一枝。鴛枕且酬交頸願。魚箋莫賦斷腸詩。桃花染帕春先透。梅葉添香晝未遲。不用同心雙結帶。新人原是舊相知。蓬萊詩曰。吾今相見卽相憐。有分終須到底圓。舊女壻爲新女壻。惡姻緣化好姻緣。秋波淺淺銀燈下。春筍纖纖玉鏡前。天遣赤繩先繫足。從今喚作並頭蓮。蓬萊有詩集。粹序之。名曰絮雪。粹時才名藉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粹乃以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爲至正壬寅。閩城爲盜所據。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携家遁。盜踪跡得

之盡滅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爲妻。蓬萊知不免。給盜曰。我無歸矣。願事將軍。雖然。俟埋其故夫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所。拔佩刀爲掘一坑。掘訖。擲刀於地。坐於傍曰。吾倦怠矣。蓬萊便取刀抄土掩之。旋即取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恨。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望同穴乎。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燕則普化爲福建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民方復業。又數年有同避寇者。始備說蓬萊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往觀視之。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爲連理枝樹。閩人至今稱之不絕。見剪燈餘話。

### 並蒂蓮

揚州張姓者。富冠郡邑。有女子麗春。年十七。美姿容。善賦詩。遠近爭來締姻。張翁志在擇婿。不許。同里曹姓者。家雖貧。有子名璧。聰俊。主文詞。年十六。未室。張頗垂意焉。曹以貧富自量。不敢啓齒。張一日開塾於家。令人招生。過塾讀書。生負笈而至。麗春於花下窺之。竊念曰。得歸此郎。平生足矣。張亦暗喜。尋命生宿於西軒靜室。以便肄業。時值菊月。張拉師出外登高。生兀坐書齋。不勝岑寂。日將晡。窗外閒步。偶與麗春相遇。生整容前揖。麗春亦不避。彼此交會。其禮甚恭。麗春笑曰。子知家君館穀。

之意乎。東床之選。其在茲矣。子宜鄭重。正叙話間。侍婢報曰。主人回矣。遂各散去。翌日麗春命侍兒  
蘭香持彩箋作詞寄生。中有赤繩繫足之句。生得詞甚喜。以詩一律答之。末聯云。昨夜嫦娥降消息。  
廣寒已許折高枝。一夕生明燭獨坐。忽聞叩門聲。啓視乃麗春也。延入遜坐。麗春從袖中出花箋一  
幅。上書四絕句。笑曰。妾效唐人作廻文詩四首。請君改政。其一。花枝幾朶紅垂檻。柳樹千絲綠遠堤。  
雅鬢兩蟠烏髻裏。徑若行步卽香泥。其二。高梁畫棟棲雙燕。葉展荷錢小疊青。腰細褪裙羅帶煖。銷  
魂暗淚滴圍屏。其三。明月晚天清皎皎。凜霜晴露冷悠悠。情傷暗想問長夜。淚血垂胸鎖恨愁。其四。  
天冷雪花香墮指。日寒霜粉凍凝腮。懸懸意想空吁氣。夜月閒庭一樹梅。生誦畢。深贊其妙。將欲廣  
咏。麗春遽曰。不必和也。家君新構別墅。已狀四景。士夫題咏甚富。但無作廻文者。請君爲之。生按題  
揮筆。亦成四絕云。其一。東西岸柳迷烟淡。遠近汀花逐水流。虹跨短橋橫曲徑。石磷磷砌浪悠悠。其  
二。墻矮築軒當綠野。樹高建屋近青山。香清散處殘紅落。酒興詩懷遣日間。其三。溪曲近村流水碧。  
小橋斜傍竹居清。啼鳥月落霜天曉。岸泊閒舟兩葉輕。其四。岐路曲盤蛇島鼻。亂山羣舞鳳層枝。  
封雪蕊梅依屋。獨坐閒窗夜伴燈。麗春誦之。嘆其敏妙。時漏下二鼓。生欲求歡。麗春正色曰。所謂歸  
妹愆期。遲歸有待。君姑候之。遂各歸寢。張公倩媒擇日下聘。贅生入門。花燭之夕。極盡綢繆。麗春謂

生曰。曩之所以逆君情者。爲今日耳。生益歎服。咸淳末。海寇犯揚州。官軍敗績。城遂陷。賊衆大掠。市肆一空。迨至張宅。家人奔竄。生女臥榻。適臨大池。倉卒無避。恐致辱身。乃相撲共溺池中而死。踰年。其中忽生並蒂蓮花。紅香可愛。人爭以爲異。觀者如市。士大夫題咏甚多。錄其尤者於左。佳人才子是前緣。不作天仙作水仙。白骨不埋黃壤土。清魂長浸碧波天。生前曾結同心帶。死後仍開並蒂蓮。千古風流千古恨。恩情不斷藕絲牽。詩詞成帙。名之曰並蒂蓮集。至今傳誦不絕。

情史氏曰。情主動而無形。忽焉感人而不自知。有風之象。故其化爲風。風者周旋不舍之物。情之屬也。寢假而爲石。頑矣。寢假而爲鳥。爲草。爲木。蠢矣。然意東而東。意西而西。風之飄疾。惟鳥分其靈焉。雙翔雙集。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梓能連枝。花啓並蒂。草木無知。像人情而有知也。人而無情。草木羞之矣。白香山云。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謂此也。噫。自非情堅金石。疇能有此。則其偶然凝而爲金。爲石也。固宜。

盧二舅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之術。一日。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浪跡江湖。乃訣別而去。後李生知某縣。爲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



逢一人草躡布衫。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襤褸。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官。又有欠負。身被囚拘。尙有面目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卽將遣使以迎。至旦。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云二舅遣迎郎君。旣去。馬疾如風。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尤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旣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豔。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旣昏。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箜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蒙使者云。仙官遣迎。一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卻尋二舅之居。惟見荒草。不復覩亭臺矣。

二舅曾未顯然作伐。陰然以紅絲繫足矣。神仙從無誑語。

### 氤氳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妓女寵之。艷秀明媚。起甚留意。緣館院各別。種種礙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者。起送至郊外。獨回之次。路逢青巾短袍。擔筇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之。起拜之。以寵事訴青巾。嘆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略。偷期之秘。凡仙之遇合。姻緣成配。牽絲一道焉。我卽爲子。囑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神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絕。起歸如戒。來往無阻。後果十五年。寵疫病而歿。出清異錄。

有緣自合。何須神靈扇子幫襯。青巾亦多事矣。

### 潘法成

陳妙常。宋女貞觀尼姑也。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能詩。尤善琴。張于湖授臨江令。途宿女貞觀。見妙常。驚訝。以語挑之。妙常拒之甚峻。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令投詞託言舊所聘定。遂斷爲夫婦。

### 陳說

能使人以  
情告我陸  
之爲人可  
知矣  
如此成就  
人鮑之於  
管不足道  
也  
還是不知  
言

湘入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牆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宴。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乃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質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闌百就。今日天涯。楊花欲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奉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卽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至幕。旣而並迎陸入。卽開筵。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卽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語孟曰。能以柳見與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尙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慨嘆旣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旣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謂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于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同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閣公秋壑。俾充幕寮。詵不特洗一時之辱。且有幸進之喜。至巴陵。傳爲佳話焉。

### 趙汝舟

樊城趙生汝舟。字君牧。年少負才。未獲佳耦。有謝嫗携女自洛陽來。寓居南曲。女名素秋。才色無雙。

得王女可  
以解憂生  
非慕素秋  
也慕其色  
耳  
始終成就  
那得如此  
良緣

誓非才士。必不失身。時人爲之語曰。男中趙汝舟。女中謝素秋。生聞之。因往訪焉。不遇。邸庭間紅梨花盛開。因題詩於壁云。換却冰肌玉骨胎。丹心吐出異香來。武林溪畔人休說。只恐天桃不敢開。女歸讀其詩。甚悔。因和云。本分天然白雪香。誰知今日却濃粧。鞦韆院落溶溶月。羞覩紅脂睡海棠。以詩寄生。且訂晤期。會有無賴子。挾勢求歡。女不從。遂之使行。遂還洛陽。生悵快不已。適故人劉輔爲洛陽太守。遣使召生。生喜。卽日束裝赴洛。及相見。首以謝素秋爲問。劉本意慮生花柳蕩志。欲合習靜理業。得問茫然。乃僞令人徵素秋侑觴。而以疾死還報。冀絕其念。生嘆悼不已。館於王參軍廢園。因而成病。輔爲求醫。生却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除是素秋重生耳。輔方授計於素秋。使僞爲王參軍女。月夜徬徨園亭。生望之心動。遽前挑之。宛轉成好。鬱抱頓開。久之。試期漸逼。生戀女。未有行色。輔復屬賣花嫗。携筐詣園。僞爲奠其亡兒者。生問之。對曰。昔王參軍有女甚美。亡瘞園中。紅梨樹下。每月明之夜。往往出現。魅人。吾子以是妖死。今忌日。故奠之耳。生詢女狀貌服色相類。大懼。卽夕移寓他室。及明。遂辭輔詣臨安。輔厚贈資斧。生是歲登第。得選還鄉。道從洛陽。謝輔。輔觴之。命素秋見生。大駭。輔笑述始末。生喜極。輔爲治婚禮。竟爲夫婦。今傳奇有梨花記。或作謝金蓮。

姚牧菴

姚牧菴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後也。父官朔方。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以償。遂賣入娼家。飄流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欲賣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卽令教坊簡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棣曰。我以此女爲汝妻。汝卽以我爲父也。黃忻然從命。黃後至顯官。京師相傳以爲盛事。

按牧菴名燧。樞之姪也。致政家居。年八十時。夏月沐浴。有侍妾在側。公因私之。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肚圍。題詩于上。云。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過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未幾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

### 馬光祖

有士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告到官府。尹馬光祖（號裕齋）面試踰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搔。謝玉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如此麗。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生平花柳債。好個檀

郎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文士得幸免罪。反因以此得佳偶。

此事不可爲訓。風流太守。偶一示奇。亦何不可。

### 西畢氏

西畢氏。中歲無子。甚憂。然與妻恩愛。不忍置妾。醉後。其妻陰以侍婢與睡。卽有娠。畢疑之。旣產子。欲斃之。其妻以實告。乃納其婢。試之。明年復產一子。遂釋然。乃感其妻。後二子濟川。濟時。相繼登進士。濟川爲翰林編修。

### 聶勝瓊

聶勝瓊。宋時名妓也。資性慧黠。李之問詣京師。見而悅之。遂與結好。及將行。勝瓊餞別於蓮花樓。別旬日。復作鷓鴣天詞寄之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清樽一曲陽關後。別個人。登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况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簷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李藏篋間。抵家。爲其妻所得。問之。具以實告。妻愛其語。句清俊。遂出粧奩。資夫娶歸。瓊至。損其粧飾。委曲奉事主母。終其身和好無間隙焉。

## 穠芳亭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久之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爲遲留不飲。衆曰。伺維翰書耳。謝遂以身衣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王戲謝詩云。昔日章臺會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 郭曖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曖大稱賞。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郭曖粗豪公子。終是大家門風手段。

## 趙令時

趙令時字德麟。號聊復翁。襲封安定郡王。善詞。劉斧字偉明。旣喪愛妾而不能忘。趙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隋堤柳。得鴝兒黃欲就。天氣清明時候。去年紫陌青門。今宵雨魄雲魂。斷送一生憔悴。

悴。能消幾個黃昏。有王氏女。聰慧。父母爲擇配未偶。壯年不嫁。作咏懷詩曰。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鏗居。見詩遂求媒焉。人以爲二十八字媒云。

回回偈

至正間。明州女子柳含春。年十六。患病。禱於延慶寺關王廟而愈。因繡幡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姿容而悅之。因其姓作咒語。誦於佛前。名曰回回偈。其詞曰。江南柳嫩綠未成形。枝軟不堪輕折取。黃鸝飛上方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而恨之。歸告於父。時方國珍據明州。父因訟之。國珍捕諸僧至。詢作詞之姓名。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乃召匠氏作大竹筒。將納僧以沉諸江。謂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作爲筒。付與法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惶恐伏地。叩頭哀告云。死吾分也。更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復吟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如鏡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答。笑而釋之。且令蓄髮。以柳氏配爲夫婦。

吟詞不差。還是錯做了和尚。

馬仲叔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甚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恆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女子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繇。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授也。後生一男。爲南郡太守。

身死矣。猶念友之無婦乎。其情乃勝於父母。

### 梁公肅

廣寧閻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貌獐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牽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談及鬼神事。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閻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慙惑。之。明日晚偕往。約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逕入。至廟之東隅。摸索中。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鄉俗不同。氣息奄奄。狀若昏醉。環立守之。良久。問曰。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肩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思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

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挈婦歸。尋擢第。不數十年。致位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都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于祐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中拾得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葉。置溝上流。宮中韓夫人拾之。後祐託韓泳門館。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以韓氏嫁祐。成禮之後。偶開筍見葉異之。各出所得相質。嘆曰。事豈偶然。泳開宴慶之。曰。二人可謝媒矣。韓氏作詩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王伯良作題紅傳奇。唐小說記紅葉事有四。本事詩云。願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游苑中。於流水上得大梧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風取次行。一說明皇時。貴妃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有詩隨御溝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寄

與接流人。况從而和之。和詩同前。既達聖聰。遣出禁內人不少。又雲溪友議載。宣宗朝。盧僊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流水何太急云云。又北夢瑣言所載。與雲溪友議同。以爲進士李茵事。惟劉釜青瑣中有流紅記。易其人爲于祐。妄也。又別書載進士李茵。襄陽人。嘗游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云云。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歎曰。此妾所題也。同行往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某。識之曰。侍書何故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茵甚快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於是陳往年綿州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此說更異。

### 勤自勵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征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輒欲拚生往劫。常破吐蕃得利劍。會日暮。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林去家八九里。屬暮雨天晦。進退不可。忽而電明。見道

左大樹有旁孔。自勵避雨。孔中有三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納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其人呻吟。徑前捫之。是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林家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能再見。適持手巾於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子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意尙有一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虎亦至。視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復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尙無恙。

此樹孔乃虎穴也。託其穴以避雨。借虎力以得妻。大德不報。反以殺身。哀哉。然自勵不殺虎。能相信無害乎。猛惡稔著。爲德而人猶疑之。世有施而不報者。可自反其平日矣。

### 鄭元方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歷中。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君子之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官而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亦止其縣。縣舍隘。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

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見三虎。雖目尙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陷頭於樞中。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擊擄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死。旣而聞門外若女子呻吟。氣甚困。元方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何以到此。曰。我前盧合女也。夕將適韋氏。方登車。爲虎負荷至此。今卽無損。恐其復來。能相救乎。元方奇之。爇燭出視。乃好女子。年十八。禮服儼然。泥水皆澈。旣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問此何處。曰。縣東佛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歸。其家以虎擄而去。方謀制服。忽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

### 周商女

義興山陳氏。薄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乃肥瘠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繫瘠羊於外以塞口。及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嗥者再去。陳趨視。則一年少女子。雖衣履沾敗。而體貌絕妍。扶入室。久而息定。乃言兒是江陰周商女。隨母上塚。爲虎所搏。自分死虎口矣。不意得至此。主人爲易衣。飲以粥湯。

俾之縫紉。殊有條理。主婦諷之曰。汝旣無歸。肯爲吾子婦乎。謝曰。兒得主君救援。出死入生。敢不唯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甚勤儉。舉家愛重之。浹辰。其父母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

###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尙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冠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日迎娶。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束裝南邁。以畢嘉禮。鎬知其將至。深喜。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游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紛笑語。忽虎自竹間。背負德容。跳入翳叢。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周圍遠近。曾無跡蹤。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二三十里。尙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與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過水次板屋之內。有榻。因掃拂潔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共闕喝之。仍大擊其屋。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竟入山間。僕從窺看。云是人也。尙存餘喘。越客卽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燃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所

有越客驚異。遣羣婢看撫之。雖髻雲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漸漸灌以湯飲。卽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敢應。良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尙書次女。昨夜游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卽遣羣婢以此詢。德容號泣不止。越客旣登岸。遂以其事訴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旣悲且喜。遂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祠。今尙有存者。出雜異記。

元方所遇。義虎也。自勵所遇。忠虎也。義與陳氏所遇。媚虎也。總之無愧於虎媒也。夫撮合爲媒。越客婚有日矣。虎一番驚擾。大爲嘉禮之累。板屋聲高。饑涎未厭。天下有此惡媒乎。何以祠爲。忠者見殺。而惡者居功。此爲媒者之所以競爲惡。而莫肯爲忠也。

### 大別狐

天順甲申年間。建中蔣生。賈於江湖。後客漢陽馬口某店。而齒尙少。美丰儀。相距數家。馬氏有女。臨窗織綾。光采射人。生偶入竊見之。歎羨魂銷。是夜女自來曰。承公垂盼。妾亦關情。故來呈其醜陋。然家嚴剛厲。必慎口修持。始永其好。生喜逾遇仙。遂共枕席。而口必三緘。足不外趾。惟恐負女。然生漸憊。其儕每夜聞人聲。疑之。語生曰。君得無中妖乎。生始諱匿。及疾亟。始曰。與馬公女有前緣。常自

來歡會。非有他也。其儕曰。君誤矣。馬家崇塘人稠。女從何來。聞此地夙有狐鬼。必是物也。因以粗布盛芝蔴數升。曰。若來。可以此贈之。自能辨識。果如其言。以授女。因跡芝蔴撒止處窺之。乃大別山下有狐窟。寢洞穴中。生懼大。喊。狐醒曰。今爲汝看破。吾行藏。亦是緣盡。然我不爲子厲。今且報子。汝欲得馬家真女。亦不難。自擷洞中草作三束。曰。以一束煎水自濯。則子病愈。以一束撒馬家屋上。則馬家女病瀨。以一束煎水濯女。則瀨除而女歸汝矣。生復大喜。歸不以告人。而自如其言爲之。女瀨偏體。皮癢膿腥。痛不可忍。日夜求死。諸醫不效。其家因書門曰。能起女者以爲室。生遂謁門曰。我能濯之。濯之以草。一月而愈。遂贅其家。得美婦。

生始窺女。而極慕思。女不知也。狐實陰伺。故假女來。生以色自惑。而後狐惑之也。然竟以此得真女矣。燕昭市駿骨。而千里之馬果至。以僞始。以真終。狐雖異類。可以情感。況於築臺禮士者乎。

### 玄駒

昔有一士人。與鄰女有情。一日飲於女家。惟隔一壁。而無絲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駒。見賈子說林。



情史氏曰。媒者尋常婚媾之事也。常事不書。有異焉則書之。媒而得。雖戾如虎。妖如狐。亦足以傳。媒而失。卽氤氳大使。使盡神通。適以導淫遺議。嗚呼。伐柯伐柯。媒其可苟乎哉。審於媒之得失。而情亦可自量也。

情史上册終



W